



# 邊荒大俠

下  
冊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

邊荒大俠

著者 江天覽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 
大達圖書供應社  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二冊定價

清代北派  
武俠小說

# 邊荒大俠傳

卷叁

嶽崎生著

## 第三十五回

韓依仁縱慾傾殘生

郝世隆信讒欺正室

不懷好意

且說韓依仁詢罷那女兒。知是後巷帳中有人娶婦。那女兒恐他得隴望蜀。便挽他頰兒笑道。那新媳婦我曾見過。長的好個醜八怪樣兒。依仁口內答應。便搭趲着結束站起。沒口子向那女兒定期後會。拔脚跑出。却悄悄的走向後巷。這時天色將暮。只見娶婦的包帳前。鼓吹燈彩。並一應家人出入。甚是熱鬧。忽見依仁大搖大擺的走來。衆人趕忙迎入。依仁沒暇看帳中陳設。但見明燈輝映中。那新婦正盛裝而坐。仔細一看。登時魂靈兒飛去半天。真個千嬌百媚。比那女兒還勝幾倍。當時心下暗喜。虧得沒上那女兒的當。正在目不轉睛。

只見帳衆亂紛紛。早將酒脯茶菓擺設停當。便恭請依仁入席。依仁正有些肚內發空。卽欣然就坐。屁股方隱。便有個老婦人笑吟吟將新婦一枝花似的攙將過來。那新婦含羞帶笑。斟起一杯酒。纖手捧定。便敬依仁。這時依仁恍到色界天。眼前只疑是一團彩雲。模糊糊接來飲盡。帳衆大悅。互相慶賀。說是大喇嘛遣人賜福。多少眼光都注在依仁面上。依仁却不肯白拋丟眼光。只縈繞住新婦。恨不得穿入人家皮肉。方是意思。便拿酒來遮狗臉。一氣兒灌了十來杯。倚醉裝愁。竟將新婦拉坐膝頭。先著實實去親香頰。於是帳衆會意。搭趁着躲出。以下風光。看官都是明眼人。就不用題咧。少時。那老婦人進去祝喜。僵僵走進。果見新婦眉黛上平添一團春色。抿抿髻。向榻上一弩嘴。老婦人一看那依仁。還突自擁衾高臥。仰着臉兒。合着眼。好

凡佩符者  
爲大喇嘛  
所遺故稱  
尊使

一副快活神情。當下老婦人榻前膜拜。那新婦自恃新寵。便大着膽子。將依仁肩頭一拍。依仁睜開眼。老婦人已笑問道。尊使覺得這新婦還好麼。該死的依仁。他眩眼良久。方慢騰騰的道。他水也似俊人兒。真個再好沒有。却有一樣差池點。似乎不是含苞女兒哩。這句話不打緊。不但老婦人怔在那裏。那新婦一個寒戰。登時拜倒。兩行珠淚早落下來。一迭聲泣告道。願尊使切勿兒戲。小婦人性命所關。快些請一言洗白罷。說罷香軀一顫。痛倒在地。依仁見了。倒覺寫意好笑。還以爲他故作此態。只朦朧醉眼。一含糊的當兒。便見一男子大步搶來。不容分說。揪住新婦便走。老婦人太息。隨後而出。依仁覺着沒趣。便忙忙起身。方想走去。只聞得一陣血腥。那男子重復走入。膜拜道。方纔那不貞之婦。吾輩已殺飼惡鬼。今割其乳肉兩片。特求尊

使爲懺悔來世。說罷雙手高舉。依仁夢想不到。竟至於此。當時驚匆。匆胡亂一看。可不正是那顆新剝鷄頭。方纔軟篤篤脫手未幾。而今竟不堪入目了。這一猛驚。也就不同尋常。只覺眼前發黑。便忙忙起身走出。一路之上。又受了些夜風。當時雖不怎樣。只過得三兩日。便漸漸發作起來哩。一言表過。當時依仁一絲兩氣的含淚述罷。一陣難過。便卽昏去。從厚欲慰無從。惟有長歎。便從容向世隆等一說。張安便道。這種人真也難說。都是姊丈性急。不專等俺。却邀得他來。一路上既沒用。如今到添個累贅。那知世隆爲人。甚是褊傲自用。一聽張安此話。却疑他恃功。來揭自己短處。便紉了面孔。向張安便是一揖道。俺姓郝的仗了舅爺過日月。那個不曉得。這段事實在是我發昏。舅爺教訓的狠是。說着竟左右開弓的。自打了兩記耳光。張安少

好色者當  
以韓依仁  
爲戒

獨卸去世  
隆其爲人  
褊狠寡恩  
意在言外

年性氣。不由劍眉剔起。道。姊丈這是怎麼。便是韓……從厚忙大笑道。人家韓老兄。只是發昏。你兩位還有功夫。鬪嘴耍子。快跟我來望望他。於是一言揭過。拉了兩人便走。一看依仁。不由都替他難受。過了兩天。依仁下部爛得。蜂窩一般。一命嗚呼。就此交代。這時張安。便不來插嘴。自由從厚等。將依仁棺殮。擇地埋葬。世隆白拋注肥錢。那裏有好氣。且喜貿易順手。大得利市。不多日。藏貨都齊。世隆便犒衆飲福。整治歸裝。張安爲人。原是爽豁熱性。因依仁客死。臨行之際。倒拉從厚。到他葬處。憑弔一番。於是。由藏回程。一路上。甚是安穩。這日。經過烏梁墩地面。張安馬上。沉吟。不由憶起。白葛兩人。便笑向從厚道。咱們這。髓入藏。總算順手。若非在此。巧遇白葛兩友。指示求符。便有些不妥當哩。世隆道。依我看。還是老弟力量多。你若沒本領。

制服他兩人。恐怕他兩人又是一副面目。也未可知哩。從厚一笑。張安聽了。也沒在意。只望那屯幕遺基。徊徘徊良久。於是按站歸程。一路無話。這日離祥符城還有三四十哩。世隆道。丁兄等且押駝騎。等我先走去。命店中人伺候卸貨。說罷鞭馬跑去。這裏張安等緩轡而進。不一時將要進城。也不見有店人來接。從厚道。這羣巴巴蛋子。真沒緊沒慢。主人進城這一霎子。還不見他們來哩。說罷一緊轡頭。當先走去。直到店門首。衆店夥方驚道。怎的回貨到了。也不先給個信兒。從厚道。難便東家沒向店中來麼。店夥道。不曾哩。從厚沒暇理論。指揮之間。張安率衆已到。問知情由。便道。俺姊丈先轉向家下。也未可知。於是大家匆匆卸貨。直亂了良久。還不見世隆到來。張安道。左右我閒在這裏。且望望他去。說罷一逕奔世隆家中。這時天已黃昏。到



那個主兒  
是指沙氏  
而言

門首一望。只見靜悄悄的。方要步入。只聽背後喚道。舅爺辛苦咧。張安回望。却是何富。手內拎一藥包兒。忙忙走來。張安便道。你主人怎不向店中去呢。何富怔道。早就去咧。俺主人到家。向俺主母便是一個雷頭風。你想俺主母。本是個病身子。那裏有甚麼說笑。偏搭着那個主兒。一見俺主人。又有些啾啾唧唧。只略爲歇息。便怒吼吼由上房走出。小人正忙着去打藥。以爲他定向店裏去啦。於是兩人且行且語。進得門。剛至客室。便聽得內院中。沸反盈天。鬧將起來。小鬟哭道。你莫委曲人。俺主母叫俺尋主人家。問問路上光景。並張舅爺怎的不見。誰可查落你去來。便是主人家在你屋內。也不是稀稀罕兒。還值得雞下蛋似的臉怎的。又聽得一陣小腳亂躁。沙氏吵道。小蹄子。真是人小詭大。用你當這能行探子。去獻淺兒麼。主人在俺屋內。

是不錯。也不是誰請他來的。怪得你悄手躡脚。恐怕踏殺螞蟻兒。原來是奉了美差來咧。真是俗語說得好。從小纏小脚。安妥養漢心。鬢髻毛兒還未燥。倒是個水滸傳裏王婆子脚色哩。小鬢聽了。越發哭嚷。便聽得王氏有氣無力的喝住小鬢。何富縐眉道。咳。一聲未盡。只見世隆匆匆由內院走出。一見張安便道。你們來得好快。俺因歇了一霎兒。還不曾到店去哩。張安便道。丁兄已在店料理。姊丈去。倒不忙咧。世隆道。老弟且自方便。俺還是去去。說罷。腆起臉子。揚揚走出。這裏張安且自稍淨行塵。何富忙跑進報知。不多時。小鬢合何富走來。來請張安入內。小臉兒上。突自腫眼塌眉。張安站起。整整衣裳。這當兒。何富向小鬢道。你是有氣性的。總也不理他。小鬢急道。怎的何大叔。你也這般說。說着眼圈一紅。要訴說原因。却被何富搖手止住。

於是領張安匆匆入內房簾一掀。張安不由大驚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三十六回 小丫頭憤訴中葷事 大俠客結識少年場

且說張安一脚跨進房。便見王氏瘦削削臉兒。一點血色也無。正僵了被。爬在枕上。微微喘嗽。一見張安。又要笑又要落淚。那神情兒越法難看。這當兒小鬟忙移個座兒。置在榻前。張安落坐道。怎的姊姊病到這步田地。王氏喘過一會。剛要開言。只見小鬟一擺手。便聽得沙氏小脚兒跑得各吉吉的響。一面笑道。舅老爺辛苦咧。俺娘娘這會子。保管不吃藥。病就好咧。這一趟。掙錢不在多少。只要人馬平安。好多着的呢。俺這會子。纔放下心啦。一路胡噪。業已俏擺春風的進來。眼光一溜。向張安便是個萬福。王氏登時一低頭。又爬在枕上。張

說的盡是  
好看話

安沒奈何略爲欠身周旋。沙氏問茶問水。好不殷勤。末後方向小鬟道。娘娘的藥。何富打來了麼。他上年紀人。有些顛吹倒打。等我問問去。真個這會子娘娘病倒。大家便吃涼。不管酸麼。說罷。向張安笑道。舅爺。你說對不對呀。於是頭兒一扭。翩然走出。這裏小鬟一張嘴。撇得爛柿子一般。王氏頭兒一擡。道。你且給舅爺泡茶去。今天我懶得服藥。不須煎咧。小鬟去了。姊弟各述別後情形。張安方知姊姊因沙氏氣鬱。病勢已成。刻下胸膈凝積。常二三日價。不思飲食。談話之間。王氏不由淚落。張安雖是龍跳虎躍的脚色。但是親串家。衽席間。碟大碗小之事。那裏能插下嘴去。只好悶在心頭。笑在臉上。又恐怕語言有失。若轉到世隆耳內。自己便不像脚色。只好婉轉勸慰一番。便談起西藏許多新奇事。與姊姊散悶。果然王氏心下稍開。這晚

上竟同張安在房中用飯。倒喫了半碗粥。及至世隆走回。張安方出。就客室安歇。次日清早。小鬟已蝸蝸螯螯的走來。蓬着個小髻兒道。俺昨晚是沒暇合舅爺說。真令人氣破肚皮。便是那個浪老婆。你看他多會作踐人。主母命俺向他屋內去請主人。他正在那裏裝姐己樣哩。說着一擡小腿。坐在張安膝上。又抱了張安頸兒道。便是這樣兒。軟搭搭的對主人說道。你莫要合人家榛子黃栗子黑的咧。自從你出門後。人家那一天不揭揚幾遍。說這次賣買。若不是俺家兄弟。誰也不用想得吉得利。這會了却血糊了心。一個個向我擺臭架子。是我聽不過。便道。娘娘別這麼說。主人作賣買也不是一年咧。難道前次舅翁爺沒去。怎的也一般的利市平安呢。張安見小鬟兒一面說。一面臉兒氣得緋紅。便笑道。你且下來。我這膝蓋都麻木咧。小鬟

正說得高興，也不理會。便接說道：「你猜那浪老婆怎麼着？竟登時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哭道：『你聽這話，俺也沒說錯呀，不想娘娘登時大怒，合我大吵大鬧。』」末後還說我氣着他啦，歪倒牀上，終日價啾啾唧唧。我陪了許多小心，只是不理。這種日月真沒法過咧。說着小嘴兒一撇，直哭得抽抽咽咽，不想被俺猛的一喚主人。張安趁勢一歪腿，小鬢落地，便道：「準是這樣兒罷。」小鬢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」也便登時羞怒交併，合我一頓好吵。便是何富叔來報舅爺的當兒，正說着何富進來，笑道：「你這妮子，少說句罷，仔細着人家葬送你。」小鬢尙要開言，聽得二門外有人聲，連忙顛着小鬢兒如飛跑去。這裏何富出去一望，却是丁從厚遣店夥來請張安去喫照例的平安酒。除本店人外，還有別商號的朋友，世隆遠道新歸，懶於酬酢，竟命從厚代東。當時張

安從容結束。徐步赴店。只見街坊上風景如故。不由想起合雲姑在張官兒署內光景。心下十分感觸。信步兒走至署前。又想起法暉長老在這裏廝鬧的光景。正在棖觸無端。望了署照壁發怔。忽聽後面有人喚道。張兄久違咧。想是不久方到罷。張安回望。却是先前曾在途中相遇的那個祥符布商楊老板。於是兩下廝見。各道契濶。楊老板捉臂道。走走。小號便在署西巷。且小坐談談。俺聽了兄從厚說張兄來咧。左右咱今天同席。只是不便叨談罷了。說罷。拉張安轉入巷。剛走了數步。只見一家門兒半啟。搖頭晃腦。跑出個十四五歲的伶俐丫頭。一見楊老板。登時笑嬉嬉扭住便拖道。俺娘止念誦您哩。楊老板却將臉兒一縐。鬚兒一撇道。大街上甚麼樣子。我老人家那有工夫去看他。丫頭笑道。您再說。我揪掉你的鬚子。不是那晚上半夜

盡暴其醜

裏戴了頂大氈帽。前來拱門。俺一喚是楊老板麼。便莽態似的將人的嘴掩住。緊緊的給俺個銀戒指兒。這會子又沒工夫咧。說着一聽張安笑道。若不是體面客同你走。俺便都掀掉您的底。說着用小指在臉上羞了羞。加飛跑進。倒招得張安要笑。楊老板道。這妮子慣壞咧。他娘生得委實不錯。渾名白牡丹。能說會笑。在祥符地面。總算風塵獨步。只是手把兒大得很。他慣仗設賭抽費。是個大大的囊家。裏面倒熱鬧的很哩。兩人且說且走。不一時便到市店。相讓而入。張安留神。細看貿易光景。十分興盛。只坐了一霎的當兒。便有兩起來借款的。楊老板一一簽付訖。便笑道。這種濶大爺並瘟生的錢。且樂得賺他個肥利錢。他們借錢去。無非是狂嫖豪賭。千八百金。不算甚麼。張安笑道。本來不算甚麼。楊老板吐舌道。呵。唷。我的張兄。若是窮人

晴逗下文



如此說來  
武官之大  
多莫過於  
今日矣爲  
問老百姓  
安乎不安  
嗚呼余欲  
無言

家千八百金不夠過一輩子麼說着消停下來。兩人便促膝閒談。楊老板歎道。總是俺這裏人沒福分。好端端張縣主走掉。連張兄也去咧。你看地面上。不久又該賊星發旺咧。憑張兄這等本領。幾時作個大大武官也。讓老百姓們安安生。張安哈哈笑道。這個有甚定得。只。要人乘時得運。難道楊兄所業盛起來。不許富堪敵國麼。楊老板笑道。謝謝您等。您發達起來。我給你管寶庫去罷。兩個說得入港。望望日影。已將已分時。便一同去尋從厚赴筵。到得店中。只見酒筵已齊。賓客都到。從厚正忙得沒入脚處。大家厮見過。其中有初會張安的。見他凜凜一表。都紛紛稱羨。便有兩箇豪爽子弟。一名鄒原。一名敬子佩。都是祥符遊俠少年。與張安攀談起來。講到臂鷹走狗。吹彈博奕等事。十分投機。相見恨晚。須臾從厚斟過酒。揖請入席。恰好張安

楊老板合鄒敬兩人。坐在一席。楊老板原是拉攤場中的老手兒。真是見甚麼人。說甚麼話。見鄒敬這等意氣。不由漸漸談起風月場中事兒。撇了兩撇鬚兒。且是說得有稜有眼。滿堂人聽了都笑吟吟望着他。他却綳了臉。品這個的頭兒。評那個的脚兒。不但祥符名娼。品題殆遍。便連許多的私窠小娘。他都點綴過來。其中有個詼諧朋友。便笑道。你偌大年紀。作這猴相兒。不覺臉厚麼。楊老板正含了一口酒。撲哧一笑。竟噴了半案。一歪身險些連椅栽倒。衆人不由大笑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逞豪興留戀煙花院 擲纏頭起疑長舌婆

且說楊老板捧腹半晌。方說道。你說俺臉厚。俺是有在嘴裏。無在心裏。不像那西門大街裕和當的查老西。滿臉上天官賜福。却專幹那

清機徐引

眠花宿柳的勾當哩。衆人聽了。登時闕堂。便連左右僕役。也都背臉掩口。當時大家笑過一陣。接着便猜拳行令。偏是楊老板滿場飛舞。那敬子佩覺這人甚是有趣。須臾席散。業已掌燈時分。張安等都有幾分酒意。便大家興辭而出。這時微月初上。街塵不起。鄒敬不肯便別。却與張安等徐行踏月。少時走過一道巷口。楊老板忽笑道。此名師師巷。相傳便是道君皇帝夜幸李師師之處。巷那頭還有拉圾堆似的一處高阜。他們硬說是甚麼當年樊樓的故址。你說這美人兒。死掉千百年。還引得人心內癢刷刷的哩。子敬拍掌道。你老兄莫要發癢。我便給你個美人兒看看。於是不容分說。拉了張安等便走。不多時。走至署西巷一家。張安一望。正是楊老板說的白牡丹那裏。看楊老板時。却咕着眼道。這所在可以進去麼。倘走差了門。俺老腿舊

臃腫的。不禁打哩。說着猥瑣瑣。跟在子佩屁股背後。子佩大笑。一擁門相率走進。只見裏面分兩處院落。東院中燈火輝煌。人語喧騰。西院中却靜悄悄的。四人方走至西角門。只見從東院奔馬似跑出兩個漢子。一個是吃混飯的秀才模樣。那一個却歪帽拖鞋。踢踢噠噠。手內拾了隻麻袋。似乎沈甸甸的。兩人一面走。一面嘍啷。歪帽那人却將秀才肩頭一拍道。喂。真虧了你先生幾句話。便捉住這干琉璃球。我拙口笨舌。只會乾嚷。是不中用的。今日這彩頭。你都用了罷。秀才道。甚麼話呢。咱們哥兒倆。甚麼你的我的。對付這羣人。你須要見風使舵。你沒見那個挑單紙似的。他就是府學老師的兒子。你拿官腔橫調制服他。是不成的。他是個偷摸局面。所以我一提老師。他便替我們撈了這半袋錢。俗語說得好。打蛇打七寸方妙。不然像你似

北方喪標  
 紙謂挑單

閒中着筆  
都是筋節

的沒個稜縫兒。只管瞎嚷。大家鬧僵了。連一個錢也摸不到哩。一路胡噪撞過來。忽見楊老板。兩人笑嘻嘻哈哈腰揚長而去。楊老板道。這兩個都是喫賭飯的落拓帮子。歪帽子的本是馬快手。不足爲奇。那一個還是響噹噹的秀才。放着舉業不作。專以撈摸這種錢。此人名吳大用。他有個舅舅王進朝。刻下在陝西總鎮姜瓖營中。也是個游擊職分。曾累次喚他。他却不肯去。你別看他落拓樣兒。便是萬金到手。登時便盡。人有緩急求他。他不怕當掉褲子。再沒個皺眉搖頭。因此當地混混。沒一個不服他。方纔準是又收賂規來咧。張安道如此說。這人倒很有意思。正說之間。大家已步入西院。只見庭廊廻互十分整潔。茜窗疎簾。紅燈隱隱。忽見楊老板用袖一蒙頭。那個日間所見的丫頭。早從游廊下。如飛跑來。先向鄒敬嗤的一笑。便拉住楊

老板道。你不是沒得工夫麼。不想楊老板猛一撒袖。跳得尺把高。貓的一聲。那丫頭冷不防。嚇得一哆嗦。脚下一滑。一撲身正跌在張安脚下。楊老板拍手道。妙妙。你這妮子。倒有眼力。等我給你作媒。下個鬚髻兒罷。大家聽了。不由都笑。那丫頭紅着臉跳起。扭股糖似的。合楊老板厮纏起來。子佩道。別熬跳咧。你娘這時沒在東院麼。丫頭道。俺娘那高興在那裏。便是方才吳大爺來取彩錢。不得不陪他走一趟罷了。說罷轉身前導。引大家穿過大廳。却另有一所小巧院落。便有廊下傭婦。高報客至。珠簾啟處。白牡丹盈盈而出。只是良家裝束。越顯得輕俏多姿。一張俏臉。白潤無比。却生得豐艷異常。但看臉彈兒上。便堆着八分肉彩。張安方恍然這白牡丹之稱。倒也切當得很。於是白牡丹親手揭簾。讓進衆人。獨有楊老板作出副怯哥兒面孔。

針鋒相對  
活畫出伶  
俐婦人

妙語絕倫

落在後面。猛的向白牡丹便是一個大揖道。您好哇。這些時沒凍着。熱着。喫多了撐着呀。白牡丹咬牙笑道。當着人我不理你罷了。怪道日間丫頭說。恁在街上閒逛。原來您這時才有工夫咧。楊老板連連作揖。一望鄒敬二人道。莫怪莫怪。俺這叫捨命陪君子。若是俺一個人兒。還是一百個沒工夫。一言未盡。只見白牡丹刷刺一落簾。恰好那丫頭正立在門旁。連忙碰一聲。將門一闔。不想楊老板一條腿。已邁進去。不想夾個正着。楊老板怪叫起來。白牡丹已笑的花枝亂顫。伏在棊几兒上。張安等撫掌之間。楊老板已拉着腿子進來。却咕起眼道。你便是關房門。也得等那獨弔的客人。這亂闖闖一屋裏人。我看你怎樣打發。你便是喫杯品字茶。歎口川字氣。還多着我楊老板哩。一路說笑。白牡丹連忙讓坐。喫茶。楊老板却哈着腰。走向裏間。掀

掀軟簾道。罷了罷了。究竟是格巴巴的。白牡丹笑打他一掌。這才大家說笑起來。原來敬子佩合白牡丹是老交兒。便是鄒原也是熟客。楊老板本逢場作戲。不過是應酬。只有張安是生客。這色之一字。人所難免。何況張安是個倜儻飛揚性兒。當時酒後興豪。便點了支曲兒。白牡丹歌罷。果然響遏行雲。餘音繞梁。那纏頭之費。自然十分潤綽。直至夜深。方纔各散。張安走回。喚門良久。何富方揉着眼出來。便道。店中席散這麼晚。俺主人已問過舅爺好幾次咧。張安不便說得。只含糊答應。過了兩天。便是子佩等請酒。自然設席在白牡丹家。接着又是楊老板請酒。便連那吳大用也都廝熟起。杯酒欵洽。是不消說。張安只抹了石灰嘴白喫。未免心下不安。於是接連還了幾席酒。連從厚都拉得去。世隆聞知。便老大不是意思。一日正在王氏房中。



攢眉沈思。只見窗外髻影一晃。却是沙氏。朝他弩弩嘴兒。那小鬟剛要讓他房中坐。他已去咧。於是世隆與王氏敷衍數語。也便趨了腳兒出來咧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三十八回 沙氏女圖謀傷孤雁 吳大用設局捉肥羊

且說世隆跟沙氏入房。沙氏笑道。你跟我來作甚。你鐵桶似江山。自有娘娘國舅保護。將來兵馬錢糧。叫人家支用盡了。你還瞞在鼓裏哩。說罷眼兒一瞟。索性不語。世隆道。一人心難鬪百人智。你着咱家裏裏外外這些人。除你之外。那一個不合我鬪心眼兒。你娘娘通是廢物。照顧不來。你有甚麼見聞。合該我打開板壁說亮話纔是。怎還含着骨頭露着肉的。說罷嘻開嘴。偎在沙氏背後。沙氏腰兒一扭道。我就是淺碟子嘴。盛不住話。你又是直桶性兒。聽不進便照本發出

一席話欲  
攜先縱確  
是讒婦進  
讒口吻

去沒的惹人家淫婦長娼根短的亂罵。這就叫打不着黃鼬。倒惹一身騷。你要是掌的住撥的開的人。也不枉人挨罵一場。看起來我就不告訴你。世隆連忙笑。沙氏歎道。你這些日保管不大見張舅爺罷。世隆道。他沒處去耍子。不過到店中。或到城外盤盤馬罷了。沙氏鼻孔裏一笑道。盤盤馬呀。要說他找地處。下下籌馬。我還信些。世隆詫異道。不能罷。他頭些天每每請人酒。倒有之的。還許沒有甚麼嫖賭事情。沙氏登時一沉面孔。冷笑道。我沒甚麼。我這老婆就是多嘴淡舌。只當我閒放屁。你快躲開這裏。世隆忙道。好人。不要着惱。你只說來。我自的道理。沙氏道。不是我來離間你親戚。張舅爺年輕人兒。究竟沒籠頭馬似的。咱們當地一千人。那有好雜碎。且會慣敲櫃子哩。瞎掉錢不要緊。張舅爺又是個烈性子。賭嫖場中。爭風滾賭。耍刀

不說自己  
注意反說  
小事

子本是常事。倘若有個事故。豈不大家晦氣。我倒不爲痛你的錢。我風聞着他在店中。不過支用了個千八百兩銀。也是小事一段。却是就這樣沒個收煞。恐怕越來越手大。將來要不可收拾。你也對不住娘娘哩。一席話。欸欸密密。真個八面圓到。世隆聽了。不由大跳道。這還了得。丁從厚只告訴我。他支用二百餘金。這是前五天的話。怎的幾日之間。支掉如此巨欸。沙氏道。賭場上傾家蕩產。只消貶貶眼哩。說到這裏。忽覺院內似乎有人走動。忙一看。却沒有人。於是世隆風火般去尋從厚。一問情由。方知近來張安。只合了敬子佩等在白牡丹處頑耍。可不陸陸續續支用八九百金。其間却有三四百金。是與吳大用代借。說數日中。即便歸還。所以從厚不會向世隆提。世隆呆了一會。只管絮叨。從厚道。依我看張兄非騷呆一流人。不過意氣慷慨。

慨結友用掉就是了。却是像吳大用那種人。本沒巴鼻。不該代他來借。等我消停勸勸張兄。自然好了。世隆沒奈何。只好忍肚痛走回。到得王氏房中。那裏有好氣。不住價拍檯頓足作嘴臉。不想王氏業已曉得沙氏一席話。原來那小鬚見沙氏弩嘴。招出世隆。他隨後便悄來竊聽。一五一十都報知王氏。王氏聽了。登時一身燥汗。還以爲都是沙氏唆搆。這時見世隆嘴臉。只不敢問。只好暗中落淚。次日恰好張安走進。王氏便數數落落。勸他一番。張安笑道。姊丈也特煞仔細。便是吳大用沒錢還。都歸在兄弟身上。也是小事。我因閒着沒事。消遣消遣。遲幾天。我便回岳州去咧。王氏道。快不要如此。我病的待死待活。真個你就去了麼。只許你以後仔細。就是說罷。又掉下淚來。張安唯唯。果然十數日。不曾去尋鄒敬等人。不想這日。吳大用又尋

允音掌

將來見面便拍手道。今晚上咱們該套肥羊咧。此人是東鄉首戶。叫龍癩子。我誠心引他來。要撈撈稍。張兄快去幫個場兒罷。張安正在枯坐無聊。遲疑之間。已被大用撮得去咧。只見白牡丹正在盛裝欸客。鄒敬等早已在坐。客位上却有一人。有三十多年紀。生得悶悶昏昏。舊衣破帽。脚下踹著雙臉允子鞋。活脫似個鄉下曲辮子。便是龍癩子。當時大家廝見。大話大笑。龍癩子却臉紅半晌。方咕嚕一句話。於是茶罷畧談。即便開局。百忙中却不見了龍癩子。大家正在張望。只聽那丫頭在花欄旁喊道。叫唷唷。您老是甚麼咧。那是俺娘澆花的油頭料汁兒。衆人急望那龍癩子正腆着大肚。向那青磁白花百雞墩缸內。溺得起勁。衆人見那神情。不由要笑。吳大用趕忙擺手。却一擠眼。笑向衆人道。遇着土鼈不拿。是有罪的。停會子只管拿大注。

壓兩門爲  
川拐單壓  
一門爲孤  
丁即實心  
紅如向么  
門么即爲  
紅餘可類  
推

來逗他說話之間。龍癩子蹣跚走進。大用便道。今天猜寶玩玩。倒也別致。那位作莊。我給他幫忙賠錢。鄒敬撫掌道。你這夥計。還未上場。先講賠錢。不利市。不利市。於是共推張安作莊。便登時開起場來。大家果然信大用的話。大注價四門亂厭。轉了一週。互有勝負。大用留神癩子。真是鄉下孩子玩龍燈。怯耍兒。始終沒個川拐注。都是乾巴巴的老孤丁。北京人有句抖飄的話。叫硬碰硬。一翻兩瞪眼。你想四門中。獨占一門。其餘沒些牽拉。那裏會便壓着紅。不消頃刻工夫。龍癩子已輪掉五百多金。一張臉賤得豬頭一般。不住價大把抹汗。少時又咕嘟灌碗涼茶。殺殺火氣。白牡丹也會湊趣。早命丫頭將諸般水菓。捧將上來。龍癩子性起。一面火騰騰的大嚼。一面一腳踏椅。亂罵道。入娘的。怎的一壓一個黑屁股。難道我大年五更。沒受數麼。

賭徒於除  
夕野祭迷  
龍神謂一  
受數則必  
年中賭必  
得彩

我就不服這羊上樹。說着一連幾注。又都輸掉。吳大用只樂得打跌。知時會已到。却故意的正色道。你且歇歇兒。清醒一霎。別趁着火彩兒幹咧。這不是頑的哩。瘡子脫帽叫道。你不用抖歡翅。早晚叫你挨一大傢伙。說着抖淨囊金。一古腦兒壓在么門上。大家看去。竟有二百多兩。張安無意中深呼了一口氣。大用大驚。方暗道不好。只聽瘡子據案大叫道。么來好寶。一聲未盡。張安笑哈哈伸手一揭盒。却是個四。直將大用喜得發怔。再看瘡子時。業已垂頭搭腦的坐在那裏。便連鄒敬兩人。見張安跟前一堆白花。粗望去足有一千多兩。不由心內熱刺刺的。於是大家稍息。隨意用過茶點。白牡丹笑吟吟過來。周旋一番。便湊向瘡子身邊道。怎的今天龍爺手彩低。看來這事真是一時彩興。衆人搭趁說道。彩興是不錯。也是張兄心思兒變。

化多。不易捉摸。更妙的是沈的住氣。這寶官兒不易作哩。今年正月間。徐二標子在南窰沈一官家作局。也是一寶作出去。被人家一下便壓住咧。他恐怕偶然露像。帶過別注去。便竭力沈心定氣。談笑如常。那知一股急火。都歸到心裏。及揭盒之後。登時哇的聲吐了口鮮血。沒過兩天。便交代咧。像張兄這等手段。是沒有的。不要說是龍兄。便連我們也只好奉陪這一次了。一言未盡。只見龍翔子氣憤憤跳將起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赤手翻斗如同霹靂 黃金借客忽肇風波

且說龍翔子當衆人說笑他當兒。他本句句留意。却是心內暗笑。只管作沒精打彩的神色。却伸着支釘鉅似的粗手。摸索細磁茶杯。弄得杯倒茶流。淋淋浪浪。子佩不由暗笑道。這樣粗手把。只好扛大鋤



兩下各懷  
機心寫來  
好看煞人

頭却來這裏裝子弟。無怪他輸錢。正這當兒。忽見他跳喚道。俺就不服氣。這個來來來。咱們再幹一下。大用喜道。如此說。張兄便借給龍兄本錢。鄒敬兩兄合我作保如庭。張安側耳聽聽。更鼓業交三記。便躊躇道。時光不早。敝親那裏還須給我候門。明日再頑如何。大用道。早哩早哩。咱頑困了。便向白大嫂借個乾鋪。有敬兄面孔。難道真個拉眷腿子拉出去麼。白牡丹抿嘴笑道。今天這乾鋪。須十兩頭一夜哩。大用抓起一包銀。大笑道。都有在這裏了。誒笑之間。大用業已一包包遞給癩子。共有七百多兩。張安沒奈何。只得上場略爲沈思。便推出寶盒去。這當兒。大用貪心過大。便就棹底下暗躡鄒敬之足。兩人會意。登時向二三兩門。各壓二百金。癩子見了。果然火性大作。攘臂道。這次俺要看個盒兒。說罷。拈起一文錢。置在盒蓋上。用爲標。

識。原來賭例中。壓家瞧盒本是常事。當時大家也不在意。只注意他壓向某門。便見他將七百多金。都推在么門上。大用偷望張安頗有忍笑光景。不由心頭一塊石。先已落地。使用指敲案。作個花腔鼓的音調。口唱俚歌道。

半夜三更睡不著。急得俺心焦燥。給你個二四川三上龍門跳。單賸了么么么。呵唷唷我的天呀。那一個鰲頭獨占。一品當朝。

大用唱罷。十分得意。只見癩子攢着眉毛。一言不發。只管就檯布儘力揩手汗。少時忽喝道。怪咧。我耳邊總彷彿聽得么么的。準是我時氣來咧。如此我便豎個棋竿玩一下子。說罷。便將鄒敬兩人的注。都移到么門去。張安一見。竟有些不忍起來。便道。龍兄只照管自己注罷。語方脫口。大用已大叫道。罰你罰你。你這時何等職任。如何擅自

借用全局  
之注名曰  
豎旗杆

講起話來。原來當寶官。須有木雞養到的工夫。端然危坐。慢說是講話。便連出氣兒。都不敢稍有參差。因精於賭者。視聽十分利害。有三十六種端相寶官之法。曾有一寶官。無意中拈了一根頭髮。用力一擲。便由此露出相兒。以致大負。當時喧鬧之間。龍癆子斗然站起。單手按盒。這當兒便連鄒敬心內都有些撲撲的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龍癆子微喝道。么來好寶。聲盡處。盒兒一啟。只聽咕咚一聲。吳大用栽落椅下。大家也沒暇看他。急望張安時。只管搔首叫怪。原來這一寶。正是個么紅。於是大家先忙着扶起大用。只見他嘴角只管顫動。再瞧癆子。倒沒事人似的。合白牡丹談話去咧。於是張吳兩個。怔了一霎。合計該賠人三千三百餘金。大用這時。已如死長蟲。張安沒奈何。沈思一回。先將自己本金四百兩。並所贏癆子之千餘金。儘數賠

猜得不錯

出。下餘之千六百金。囑鄒敬作保。準三日內。仍在此交割。張安還不怎樣。只有吳大用咳嗽歎氣。眼看着龍癩子檢點囊金。便存在白牡丹處。道聲失陪。合鄒原一同走去。白牡丹送得客回。只見大用正抱了頭發悶。一會兒搓手道。這事兒透着蹊蹺哩。因望張安道。你真個記得明明白白。作的是三門寶麼。張安道。這何須說得。我不是見他輸得太多。還要止住他豎棋竿麼。子佩聽了。沈吟咂嘴。忽笑道。據我看龍某人外樸內詐。倒許是賭場中老脚色。會作手脚。都未可知。但是我們當場沒看出破綻。也只好吃啞叭虧罷。大用遲疑道。我與龍某。也是新認識。他有個綽號叫龍老斗。其瘟生可知。難道這種人。還會鬧詭麼。子佩道。這倒也不見得哩。吳兄慢慢查查罷。白牡丹聽了。也覺詫異。當時夜深。三人便宿在那裏。大用一夜價不會合眼。次日

此是從厚  
慷慨處

老早他已忙忙走去。張安回到世隆家。因一夜沒回。又被姊姊絮叨了一回。且喜這當兒自己手中還有千數銀兩。原來世隆頭些日想了個逐客之法。便囑從厚。由店中提出千金給張安。作爲赴藏的酬勞。這明明是遣他去的意思了。那知張安直爽性兒。竟沒解悟。却越法揮霍起來。當時張安默算賠款不敷。只得去尋從厚商量。從厚慨然道。只要張兄從此謹慎。便是所需這六百金。將來歸在我身上。也不算甚麼。說罷。便由店賬上支給他。於是不消三日。賠款已足。便仍在白牡丹處。交給龍朋子。無言各散。到了第四天上。大家又聚在那裏。方詫異大用怎連日不見。只聽那丫頭在院內笑道。這不是吳爺麼。那裏趕集去來。鬧得塵頭土臉。一言未盡。大用一脚跨入。果然灰撲撲的。拽起衣襟。脚下黃泥狼藉。一見張安。劈頭說道。那賠款快

別給他。咱們上了好體面惡當咧。我破了三日工夫。方從東鄉左近。探了痢子的實底來。原來他弄得好玄虛。他鍊就的一種手上工夫。名爲翻金斗。只揭盒之間。那寶心登時顛個倒兒。怪不得從三到了么門上哩。大家聽了。方纔恍悟這注錢真輸得冤哉枉哉。但虧既吃咧。也沒奈何。過了兩天。張安方在口道這處閒坐。忽見大用低着頭走來。猛然問道。由這裏到陝西去。須用多少盤川。張安隨口道。這個那裏有定。不村不俏。敢好有五十兩頭。也就夠了。你問這個作甚。大用喜道。如此說有指望咧。敬子佩兄多了不敢說。這點銀兩。想還不至撥我面孔。因說道。我也是在家鄉鬧大發咧。一屁股兩肋掙都是賬。我很想躲躲兒。恰好俺舅王進朝。昨天又有書喚我。我苦於沒盤川。已託子佩兄張羅去咧。正說之間。那丫頭忽的拿進一封札。大用

認得是子佩給他的。劈手奪來一看。不由氣得拋在地下。發話道。難道這幾十兩頭。我便坑掉你。真來的甘脆。張安拎書一看。却是子敬推諉之語。不由微笑道。吳兄你錯咧。還是合俺商量罷。這句話不打緊。竟引起許多事故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#### 第四十回 玉河橋酒肆逢異人 仙樵峪月夜覘俠隱

且說張安向大用道。你稍待三兩日。我借給你。就是大用喜謝。匆匆散掉。張安更不怠慢。便尋從厚。要支用五十金。從厚道。這兩日東家正在盤賬。張兄如急用。好在爲數無多。何妨暫從。令姊商量。等東家盤過賬。再來支用。就有遮掩咧。張安一想。甚是有理。便別過從厚。一氣兒奔到世隆家。方一脚踏入前院。便聽得內院中吵成一片。只聽世隆雙脚跳得山響。大喝道。姓郝的。飄江過海。憑父母血氣掙錢的。

犯不着供別人用。俺一謝就是千兩頭。還不夠瞧麼。那知還沒有放屁工夫。便已冤掉。在店中一支又是六百元。如此胡鬧。還不許人哼一聲兒。沙氏帶哭道。您別鬧咧。總怨俺死老婆說話不知輕重。張舅爺總是年輕性兒。性子老老就好咧。快別爲這點子夫妻反目。世隆大喝道。放屁。等他性子老老兒。俺只好抱瓢咧。張安聽到這裏。不由氣呆。剛要奔進。便聽得姊姊一陣嗚咽之聲。世隆一面跳叫。其聲漸遠。似乎被沙氏拉得去咧。這裏張安好不躊躇。終碍著姊姊只得忍過。枯坐尋思。不由自己反好笑起來。暗道。真是住親戚無百日香。不差著姊姊鬧病。俺戀在他這裏作甚。疎爽之性。當時便拋在腦後。只是既允大用。豈可失信。這當兒如何能尋姊姊商量。沒奈何將自己衣裝。摒擋了五十金。把與大用。赴陝去了。從此子佩等過從頗疎。張



把者回教  
之尊稱

安悶極。只尋楊老板談談。却是王氏從那日世隆嚷鬧後。越法病重。一日張安又到楊老板店中。只見楊老板正在吩咐店夥。小心上夜。張安隨口道。難道近來夜緊麼。楊老板歎道。我沒說麼。張縣主合你走後。這所在又該賊星發旺咧。便是近來城廂內外。出了許多竊案。看光景是高去高來的大手把兒。真來的輕妙絕迹。便是城中名捕金四把。曾歷踏失竊之家。一無踪迹可尋。却有一件。那被竊的門楣上。必畫個寫意的飛燕兒。你說這賊多麼鬧玩笑。就是昨天。那大報國寺後院佛塔。有多麼高。不想塔尖金輪上。也畫個飛燕兒。將老住持驚得甚麼似的。可想這賊大有能爲。準又是袁時中的黨羽哩。張安聽了。十分詫異。閒話之間。不由談起世隆近來情形。楊老板勸慰一番。張安終是悶悶。便信步走出一路。低頭沈思。想回岳州。猛一抬

頭已到潘司署側玉河橋。這所在十分曠朗。疎柳短堤。趁着一灣流水。那臨河人家。僅籬相望。更兼有酒帘茶肆。點綴其間。張安客味飽。嘗見此光景。不禁酒懷浩浩。湧將上來。便檢一家雅潔酒肆。走將進去。酒保招呼就座。張安一望短榻那邊。却有兩個男子相對飲酒。上座一人。白滲滲面孔。劍眉星目。禿着頭兒。額光晶瑩。便似隱一層華彩一般。穿一件大布袍。非常寬博。腳踏蛤蟆嘴青緞履。口銜一根旱烟筒。那鍋兒足有小酒杯大。正抽得煙氣迷漫。那烟圈兒連珠似冒上去。下首那個生得五短身裁。黃面海口。十分異相。穿一身青絹衣。結束勁健。正駢起手堂。就案作個輕輕徐切的樣子。一面搖頭道。我終不信。你只說的好聽。便如古書上說。劈下可斷牛項。直搦能穿象腹。不過是形容之詞罷了。難道真個辦的到麼。張安聽他兩人談武

功正搔在癢筋上。便不暇飲酒。留神聽去。那白面人微笑道。你不信便罷。這深靜造詣。你原沒悟到。還幹那驚愚駭俗的把戲作甚。那都不值高明一笑哩。張安方心中一動。只見那黃臉人一勒袖道。如此。咱便較量較量。白面人低笑道。怎麼樣。我說你火氣未除。左右是閒着耍子。既如此。人靜當兒。咱們破廟見罷。正說到這裏。忽見張安在隔壁。兩人相視一笑。便大碗價鬧起酒來。這裏張安忽想起楊老板一席話。未免覺兩人形跡可疑。故斂之間。那兩人已喚過酒保給錢起出。恰好離肆不遠。有一窪積水。那黃臉人見左右無人。便雙足一碾。覆水而過。張安暗吃一驚。只見那白面人直不曾理會。依然矩步從容。繞道而過。展展眼。兩人混入人叢不見。這時酒保恰好走來換酒。張安按壺道。俺不吃咧。你可知破廟是那裏。酒保笑道。客人這話。

破廟何其多也是作者故設疑陣

好不籠統。左近破廟。少說着也有幾十座。南城三清觀。北關宏濟寺。還有王家大院那裏的海潮菴。都是破廟。再要最大最老。最有名頭的破廟。就是離城四十里。仙樵峪內開元寺。那還是唐朝的老古董兒。却是而今只賸座破配殿咧。張安隨口道。這所在你去過麼。酒保吐舌道。那種荒涼亂山。誰耐煩到那裏去。張安聽了。便揣度着三分。於是給過鈔。徐步走出。就街坊上徜徉多時。已將日落。便忙忙走出城。依酒保所說道路。奔將去。少時行人都絕。那一痕涼月。漸次東昇。張安便施展飛行術。風也似捲去。不消頃刻。已到山脚。這時微月下。只見磴道盤紆。林木虧蔽。走過一層嶺。却得一蜿蜒小徑。曲通峪口。有兩處高崖。巉巖對峙。張安小立一回。只聽得松風謾謾。棲禽時噪。於是迤邐入峪。裏面荒草茂鬱。看光景久絕行人。走了里把地石。

基牆垣都盡。舊址上倒生了許多蒿菓。仔細一望。除幾株大樹外。可不只贖了座配殿。孤蟲在微月中。好不荒涼。張安當此境界。不由浩然興歎。便撥草走至配殿。留神一看。不由暗詫道。難道這所在還有人上供麼。原來神案上脯酒雜列。還有兩支巨燭。用松枝插在佛爺脚下。更奇怪的神龕裏還有個大包袱。酒杯火種等物。都準備的停停當當。分明是有人到此。張安暗喜此行不虛。便將隨身短劍。撫摩一番。方要找一藏身所在。先覘究竟。只聽一陣風過。遠樹夜雀驚飛起來。張安傾耳一聽。倉猝中便奔大樹。剛哧哧爬將上去。便見日間所見的那兩人。大說大笑。攜手而入。白面人道。老弟你真個孩子氣。我不過一句話。你竟認真預備來咧。耽擱我一夕靜坐不消說。又須耽擱你的自在遊行。今夜月色頗佳。咱們清談一回。便算數如何。

於是一面說。一面就殿階相對而坐。白面人仰觀月色。忽的徐徐長嘯。便覺涼風颯然。樹葉槭槭。慨然道。你還記得去年秋裏。咱們薄游關隴。到是西北高寒。天氣冷的早。咱們登太白峯。跨斷龍澗。那山風料峭。分外削肉。便是雍涼一帶的人。也都有勁武氣象。一言未盡。黃臉人拍手大笑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知白子藝服燕飛來 紫金杯巧盜左鄉宦

閒寫來極  
目送手揮  
之妙

且說那黃臉人笑道。那裏人勁武。是不錯。所以姜瓖練兵。自負得很。你還記得我偷馬戲弄他嗎。白面人道。怎的不記得。幾乎鬧的全城大索。黃臉人道。我並非愛他那匹烏雲駁。我是試試他有沉毅度量沒有。果被我一聲叱咤。他正在燭下輕裘緩帶的看什麼兵書。竟頓時手腳失措。大呼衛兵。因此我知他是浪得虛名。不成氣候的。白面

照應前文

人歎道。雖是如此。他那虛矯悍愎之氣。既苦不自知。又坐資以西陲雄鎮。一旦天下多故。正恐他不肯安生哩。黃臉人道。他倒是還能格外用人。也是些長處。白面人道。你到此間遊戲。曾望望袁時中麼。黃臉人掉頭道。此等鼠輩。遠值得俺一眼麼。倒是咱們瞽先生。上了他一個惡當。十分好笑。一氣兒遠下去咧。因將瞽先生夜入縣署之事。一說。張安聽了。詫異非常。便料他兩個必非等閑之人。不由把好看勝負賊之念。暗暗打掉。轉凝神聽去。白面人嗤的一笑。略一昂首。倒將張安驚得身形一聳。幸得樹葉茂密。下面似不覺得。偏這當兒。白面人徐徐站起。就那顆樹下。竟鬧了個撫孤松而盤桓。張安惴惴然。好不難受。黃臉人遂語道。俺知你好靜坐。專尋老比丘等打交道。這幾日。不消說。又從法暉處來罷。白面人道。那是自然。法暉是沒得說咧。我

句中有眼  
暗映下文

對輔臣沈  
溺富貴下  
一針砭

就服他那意思蘊藉。黃臉人道。那也是從絢爛中過來的人。却遠是心熟的狠。白面人道。說了半天。你這裏也游戲厭煩咧。咱遠是北游哇。南游呢。黃臉人道。北方朝政。這時頗能清明。還沒甚麼暗無天日的事。倒是南方三藩用事。恣意胡爲。咱們到那裏游行。還可暗中濟人。你道好麼。白面人道。也好。你我本是雲水心頭。無可無不可說罷。移步便走。黃臉人跳起道。了不得。你真個置我不屑教誨之列麼。我豈敢說比較。不過試試功力罷了。白面人道。既如此。你便飛將來。黃臉人應聲一張口。倏的一股爛銀似白氣。嗤然飛出。鋒銳森射。却帶點藍瑩瑩的簇頭。長可尺餘。電也似高下盤旋。時時拂及白面人跟前。直照得鬚眉瑩碧。只聽刷的一聲。高及配殿鴟尾。一個投壺倒躍式。向殿柱石礎。直注下來。只聽鏗然一聲。火星四射。那光氣一天矯。



便如彗星經天。又似個絕大月闌。繞了一週。白面人道。也還罷了。說罷。眉頭略低。倏然由鼻孔飛出三寸長短一縷白氣。不過有箸兒粗細。却亮徹非常。其色正白。激灑如波。只略爲東西遊走。便如浮針停波一般。十分凝重。却是寒氣襲人。張安身畔的枝葉兒。早一陣陣簌簌亂落。張安大驚。忙一看黃臉人。那股光氣。早鋒銳頓縮。這白光略爲近逼。那光氣便低縮兩步。於是兩人各收光氣。黃臉人撫膺嘆道。原來火候之爲功。是一絲勉強不得的。那麼咱們且試試內功罷。說罷。白面人出入配殿。張安在高處望得分明。只見頃刻間。熱燭置酒。黃臉人却從殿角。抱過許多準備的乾柴松燎。熊熊然登時燒將起來。滿殿通明。直及殿外。張安暗詫。這時初秋光景。熱巴巴遠不迭。怎向火飲酒起來。正在思忖。兩人已近火而坐。飲酒御肉。默無聲息。

但看光景兩人凝神定息。是個默用內功。不多時白面人忽的打個寒噤道。了不得。冷的緊。你快將準備之物拿來。黃臉人也抱肩道。我也撐不住咧。於是取起包裹。就地解開。張安偷望。越法詫異。原來是毛茸茸一堆皮裘。約有十來件。於是兩人各着一襲。仍瑟縮縮飲酒。這時柴旺火騰。紅光亂閃。兩人近在咫尺。遠只管喊冷。於是又各著一襲。白面人一面鯨吸。一面却用火棍。儘力子挑撥燒柴。少時竟紅燄燄小山一般。連張安在樹上。都有些面紅耳煖。再看那黃臉人。却偷偷一抹鬚角。反戰抖抖的道。我再來一件。白面人道。不必客氣。隨意罷。於是起身爭穿。各如戲場鮑老一般。擁腫得十分好笑。張安默數白面人穿到五件。黃臉人穿了三件。再坐下飲酒時。業已大汗如洗。氣促欲絕。逡巡之間。不由擲杯大叫。起拜於地。白面人扶起。大笑。

久仰大名

道。快別兒戲咧。咱們如許醜態。爭不成都被樹頭貴客看了去。張安猛聞一個整顛。情知有異。忙一躍下樹。向兩人納頭便拜道。小子無狀。有瀆尊嚴。死罪死罪。願聞兩公大名。並劍術之要。兩人扶起。相顧笑道。法暉目力。倒也不錯。因向張安道。足下在酒肆中一番猜測。此時遠有那意念麼。張安悚然汗下。但稱惶愧。於是兩人脫置衣裳。滅火熄燭。白面人先携張安就塔匡坐道。方才所較。便是劍術中之朝元聚氣。養罡內功。因劍術以靜爲動。先戒張皇。實與道家用虛致柔相彷彿。不過我們老友相逢。試試造詣罷了。吾名知白子。因指那黃臉人道。與敝友燕飛來。偶然遊行至此。張安聽了。不由愕然驚顧。知白子笑道。不須詫異。便是敝友近來所爲。實因黃河湮沒商雒一帶。欲暗中去救濟災黎。需大大一筆款項。所以出以遊戲。取諸貪學之

囊足下何所見而來。便跟踪至此呢。張安惶愧之間。便將見燕飛來履水不濡之故。說了一遍。恰好燕飛來携杖走來。知白子大笑。問道。可知你不能深藏。便露馬脚罷。燕飛來也笑道。若非法暉曾提此人。我也不引他來耍子。因向張安道。足下武功天資。法暉時時歎念。因語及足下形狀。所以茶肆偶見。我們便曉得哩。張安聽了。不由再拜求教。因問及法暉並瞽先生。知白子道。法暉長老。是我們前輩老友。瞽先生與我們都是隱派中知契。立意在暗中濟物。不貪赫赫之名。所以江湖間沒有小聲望。這也是各人資性如此哩。至武功之奧。非倉猝能盡。且自有法暉在。足下遠愁請益無師麼。張安聽了。正在爽然若失。燕飛來道。咱們也好去咧。今天俺所集之款。就要功行圓滿。且到郝家走一趟。便可足數。咱們南遊也該發脚。只混在這裏。便

別插口有  
是非

是捕役的屁股。也會咒我哩。張安失驚道。那個郝家。莫非郝世隆那裏麼。燕飛來道。此人起家不義。豈可放過他。張安雖不滿世隆。究是至親。不由吐出親情。竭力求免。燕飛來道。既如此。便照顧玉皇閣後左鄉官。也是一樣。我聽說他貪囊中。還有十二支紫金杯哩。說罷相與走出。行至歧路。合張安拱拱手。瞥然不見。張安一怔當兒。忽手觸劍柄。不由好生慙愧。一路沈思走轉。便不去敲門打戶。只就白牡丹處住了一夜。次日起來。果聞街坊上紛紛傳說。今夜哩。左鄉官家。又復被竊。張安聽了。早知就裏。信步走向世隆家。只見何富正合衆僕人談左家被竊事。十分熱鬧。張安不由插口道。管許失掉的。遠是紫金杯哩。何富道。這個却不曉得。外間紛傳。倒沒聽說有甚麼紫金杯。一言未盡。只見個伶俐僕人。跳鑽鑽跑將進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

下回分曉。

第四十二回 聽讒言郎舅失和氣 聞毒計鴉鬢告密情

且說那伶俐僕人生得猴頭猴腦。小名兒就叫乖毛。整日價浪星似的。貧嘴薄舌。專好打聽些沒要緊的事。便是街坊上下個狗。那庵裏師姑養個兒子。他都要探探是公是母。合宅人都合他鬧玩笑。當時他闖然跑入。失驚打怪的道。可了不得咧。老友這一傢伙。真夠他受用的。這個賊爺爺。真也會玩笑。偷去紫金杯。遠將他婆子老年賠嫁的紅鞋子。拋的滿院都是。衆僕聽了。不由一望張安道。舅爺猜的。倒像親眼見的。便有一僕。打趣乖毛道。這小子慣會順風使舵。抱粗腿。全掛子本專哩。他是在門外聽舅爺話前話後。說甚麼紫金杯。他就頂著烟上來咧。別聽他胡說一泡。乖毛一撇嘴道。你和婆子差不多。

無怪生疑

吃飽了。只知壓床頭子。外面事。你那裏曉得。這是左家廚房裏打雜的小安子。告訴我的。這種年景。他主人不願聲張藏寶器的名兒。所以報官贓單。只捏開了些銀兩算數兒。你若不信。小安子遠趁鬧裏。拾了支紅鞋子。那花樣兒都老吊牙咧。足見是體己箱子裏的物兒。難道這是瞎話不成。衆人一笑散過。當時也沒人理會。乖毛這種人。本是個破嘴子。不消半日。這段事早傳入沙氏耳中。左家失杯他倒不在意。獨有張安一猜便着。却引起他的疑心。一日向世隆方要說這節事。不提王氏病得昏沈。大家一忙亂。便將話兒壓下咧。過得兩日。王氏病已不起。伏枕綿延。世隆通不理會。沙氏不消說。越法逞頭上臉。一日病榻昏燈。王氏力嗽一回。望望室內。只有小鬟孤零零候在那裏。便歎道。你這孩子服侍我一場。只怕不久要成捨哥兒了。我

這裏百點釵釧。你便將去藏起來。將來主人許你贖身。也好把來用。我去了。這裏沒甚戀頭了。小鬟哭道。娘娘快別胡思亂想。人銷灾除病。都有個日子的。不是昨天胡瞎子說。過得這個月。就好咧。我給你請舅爺去。談談話。開開心兒。說罷真個跑去。不想張安。又方纔走出。原來張安因姊姊病重。一時去不得。又見世隆相待冷落。那裏有好心緒。悶來時。只在街閒撞。及至回家。又被姊姊絮絮勸導一番。只道他真個溺於嫖賭。張安不便分訴得。便拿閒話談起。不由將開元寺內所遇一段事。說將出來。王氏聽了。也覺詫異。那知事有湊巧。又被沙氏潛聽去。過了幾天。王氏大限已到。一命嗚呼。張安想起少年時。姊弟流離之苦。不由哀痛異常。世隆却如沒事人一般。臉子腆得高高的。也不合張安商議。就忙忙草草殮葬。張安去心早定。便索性不



去理他。這當兒借酒紓懷。便仍尋敬子佩等一班人廝混。往往深夜被酒。或連宵不返。世隆等閒也不敢去查落他。却是厭憤之意。日深一日。這時沙氏業已公然成了世隆的小婆子。一夜沙氏晚裝已罷。搽抹的粉妝玉琢。正抬起支脚。纏結藕覆。却塌着眼皮。只管沈吟。世隆便笑道。你尋思甚麼。這些時夜裏安靜得很。沙氏笑道。你說近來夜裏安靜。想是那賊爺爺左家的紫金杯。還沒用完哩。你要知底細。快問你那親親熱熱的舅爺去。只怕他比你明白多。性哥兒。小心着吃掛悞官司哩。怪得他狂嫖濫賭。水也似用錢。你遠合人家丁從厚查店賬。須知人家。眼角兒也瞧不着那個。便是你家中壺子醋錢。還虧了人家舅爺一句話哩。我若不說給你。你知道承人家恨麼。一席話夾七雜八。世隆摸頭不着。只光着眼望他。沙氏一面抿嘴笑。一面

死猶致怨  
寫狠婦入  
骨三分

一席話如  
游絲輕颺  
不黏不脫  
深得進讒  
之法

道。傻哥兒也怪可憐的。我只道死鬼娘娘。早合你計議過哩。原來還  
瞞在鼓裏。這等血淋淋的勾當。難道護着兄弟。不顧丈夫麼。世隆驚  
道。怎麼。難道張鼻爺有甚麼壞行動麼。沙氏微嗔道。你別合我烏眼  
雞似的。俺又沒吃着縣官糧。當捕役。誰知誰甚麼行動。不過俺聽得  
幾句話。說給你。你大才大學。自家去揣度罷。說罷。便將所聞乖毛兒  
一番話。並潛聽張安合姊姊所說開元寺一段事。一一說出道。張鼻  
爺雖自己說合燕飛來等偶然相遇。恐怕未必哩。倘若他們有個牽  
扯兒。一旦犯起事來。咱們便吃不了苦。兜起走咧。你說這事。不讓人  
槽心麼。張鼻爺是甚麼善岔兒。你怎的想個計較。咱們便破着牢個  
家私。只求他歡歡喜喜。祖宗離門。不然這耽心日子。過不得咧。說罷  
雙眉一鎖。咳的聲將小脚放下。世隆頓足怒道。我也不是甚麼傻子。

便是張耳崖那回事。究竟是甄雲娘之力。稍帶着救出咱們來。再者俺種種厚報。也值得過咧。怎麼他要如此胡鬧。却怨不得俺咧。俺知他近來都是半夜三更的。由後門跳進。等我給他個冷不防。宰掉他。俺先時節殺人放火半輩子。你道俺是善岔兒麼。說罷氣吼吼一跳。只聽得窗外微响一下。沙氏趁勢笑道。可是你說的哩。那貓貓兒又作怪咧。世隆這纔憤然安歇。也是張安名不該絕。兩人一席話。却被那小鬢偷聽去。只驚的他脚下一顫。所以微有聲息。小人兒沒甚思忖。登時一氣兒跑向後門。去等張安。他一般也有算計。百忙中又怕世隆走來。便將身兒一蹲。刺蝟似縮在木香花架下。但聽得街鼓沈如萬籟無聲。小鬢這時驚聳聳五官並用。便是螞蟻兒行動。真也覺得少時果聞後門外。微有脚步行動。小鬢剛要起迎。只聽咕咚一聲。

頑皮如畫

跳進一人。撲哧的便是個嘴啃地。一面拱將起。晃蕩蕩罵道。入娘的。這臭花娘罵會拿把人。錯了真乖大爺。早讓他灌倒遠不算。還許掐頸兒幹一傢伙。我這兩條腿子。保管越法似擰股糖咧。說罷。一嗽啞喉。模糊唱道。一更裏明月照窗紗。姐在房中看見他。呵唷。青紗帳裏抱抱小奴家。一面胡噪。一面踉踉撞撞到花架旁。解褲便溺。那泡溺既多且長。便是烏龍戲水。百忙中他還玩個花樣。只將手指一撥動。登時一股溺旋了個大圈兒。竟濺到小鬢鬚角上。小鬢沒奈何只好吃個啞吧虧。原來乖毛這廝。方從後巷倡家吃醉走來。這時光已有三更以後。小鬢等他去後。方暗罵道。死挨刀的一聲未盡。只聽颯的聲一個長大黑影兒。翻落院內。小鬢望得仔細。急不暇語。趕忙一縱身撲將來。那人大喝道。甚麼人。不容分說。提拳便打。欲知後事如

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馬鶴子拳打郝世隆 乖毛兒壓倒沙氏女

且說小環猛的撲去。那人出其不意。大喝要打。小環忙喚道。舅爺是俺哩。張安聽得是小環。笑說道。這時光怯生生猴在這裏作甚。小環這時業已拉住張安。附他耳根一說。張安也經中酒。不由大笑道。你小人兒懂得甚麼。你主人說頑話。也未可知。承你好意。俺自小心便了。說罷倒拉了小環。送到內院角門。自己方歸客室。一夢沈酣。早將小環之話。忘掉大半。次日清晨獨坐。不由猛憶起來。細一揣念沙氏讒語。入情入理。方知自己處處疎忽。遠近嫌疑。世隆人既陰鷲。倒也不可不防。好在姊姊已死。自己不久便去。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事。思索一番。也便拋開。仍去尋子佩等消遣。却從白牡丹那裏。接着吳大

爲後文輔  
臣投料張  
本

用一封書。說到陝以後。便在王進朝營中。曾遇料軍官。囑寄聲問候。張安見了。也沒在意。這晚子佩又飛牋觴客。及至席散已將夜半。張安吃得半醺。一路上低頭急趨。酒氣熱上來。便將長袍解開。搨着兩個翅膀一般。方走入世隆家後巷。只見對面兩人。聯臂撞來。一個道。朋友。我告訴你是好話。你那直桶子性兒。處處吃虧的。你道別人心眼兒。都似你麼。俗語說的好。大恩不報。饒他娘的一刀。如今晚就是這個烏世界哩。一路笑着。與張安交臂而過。却是兩個街混子。胡噪的是賭場上的事兒。不想張安猛聞。直賽如轟雷掣電。登時想起世隆之謀。暗想道。這倒也須小心一二。於是隨手拾了兩個石子。放輕脚步。走至後門。聽了聽杳無動靜。便拈一石子。拋將進去。只聽拍一聲。落在磚道上。側耳後門邊也沒聲息。那知世隆這當兒正悄伏後

門間。他也是江湖老手。有甚麼不明白。見石子飛進。他反準備停當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張安長袍一抖。便如雲鶴翻空。早刷的聲側身躍入。一足還未落地。忽的眼前一亮。只見一柄五尺長的雙手馬刀。明晃晃橫腰便截。張安趁勢一抖袍。攔過刀鋒。跳出數步外。定睛一看。可不正是世隆。業已殺氣騰騰。勢如猛虎。張安怒叫道。你有話。好生講。何須如此。世隆喝道。你這賊骨不須說咧。說罷長刀一揮。促步便進。張安聽他罵出賊骨兩字。知小環之話不虛。不由將姊姊受氣死掉。一股宿憤。一古腦兒也鈎將起來。便大怒道。郝世隆。天理良心。難道俺怕你不成。說罷忽的一旋身。疾如風雨。就長袍抖裹之勢。世隆一柄刀。只如斫絮擊水。倒鬧的大而無當。轉費氣力。原來這長槍大刀。若遇着劍術家。人家聳躍如飛。差不多站近腹背。自己還須大寬。

這廝該打

轉的擺亮兵器。在勢是一百個不得動哩。還虧世隆有幾手兒。舞得那刀呼呼風响。張安手脚雖捷。一時間還近他不得。事有湊巧。須臾趕至一顆老槐樹旁。張安就枝頭掛燈亮兒。望得分明。趁世隆一刀猛斫。張安忽閃。唳唳聲刀入樹腹。張安猛飛一脚。直將世隆踹出十步外。一個箭步。早踏住世隆脊背。氣極當兒。拳頭便雨點似下去。世隆先還嚷罵。後來竟死狗般聲息俱無。張安定定神仔細一望。不由喫驚。原來世隆已面如白紙。口鼻間溢出血沫。看光景竟交代咧。張安這一來不知是悔是懼是悲感。只覺一陣眼跳耳熱。六神無主。登時通身無力。望了天際疎朗朗明星。直如作夢一般。正這當兒。微風飄過。便聽得前院中人語喧喧。中有何富語音道。後面有動靜。你們怎還慢騰騰的。張安猛省道。不好。我且避避再處。於是仍越牆而出。



穩瓶不穩

這且慢表。且說何富睡夢中聽得後面吆喝。以為是甚麼賊警。趕忙爬起。喊集衆僕。世隆家下有的是槍棍。於是各執兵器。打起亮子。由箭道擁入後院。沙氏在房中聽得分明。以為世隆定然得手。方倚枕磕着小指甲。單聽捷音。却聽得後院中衆僕人喊成一片道。快些攙起主人來。不妨事的。怎的這馬刀也斫夾樹上咧。於是衆僕揸的揸。喚一喚。狼嚎鬼叫。便如叫魂一般。直喊主人。須臾又聽得何富道。好了好了。快扶進主人將息去。咱們再照院子裏。有無賊人藏匿。說着一陣脚步亂响。沙氏大驚。眼前便彷彿張安趕來。百忙中拖了軟底鞋子。剛暗中跑至角門。只見燈光一耀。一個人熊似的大物件。飛步搶來。拍的一脚。正踏在沙氏脚尖兒上。痛得沙氏呵唷一聲。咕咚栽倒。不想那物猛的被絆。一個躡踵。登時脫節。上半段哼的聲。

摔在一旁。那下半段竟不客氣。四平八穩的合在沙氏身上。只急得沙氏駝了他。金蓮亂舞。兩個滾了良久。只聽得提燈何富亂喊。還是隨後衆僕趕到。方纔將那半段物。拉着腿子。由沙氏身上拉下來。大家也沒暇理會他倆。便忙去再攙世隆。這裏沙氏業已雲鬢飛蓬。綉鞋倒褪。百忙中一望那物。却是乖毛兒。雖口嚷晦氣。却頗有得意之狀。原來他逞有氣力。背了世隆。不想却喫了一交痛。雖痛。却也有些寫意去處。於是沙氏罵道。死囚根。停會子等我揭掉你的皮。乖毛頓兒一縮。趁亂中溜之大吉。這裏何富扶世隆一步一哼。走進屋。安置在榻。一絲兩氣價。只管要翻白眼。沙氏不由心慌起來。仔細一看。他背上傷痕。却也作怪。並不十分青紅。却一處處凹塌下。便如拳搗濕麪一般。世隆呻吟道。你不曉得。那厮……沙氏道。你且安養罷。莫要

說話傷氣。於是揮退何富等。自喚僕婦。值應湯水。大家出來。只以爲是主人捉盜受傷罷了。正在大家紛紛談論。有的便道。可惜張舅爺沒在家。不然主人怎會吃這苦頭。有的便道。罷啲。人家張舅爺早就寒透了心咧。即便在家。人家也未必出力咧。好好的至親。都是這小點的撥弄的。正說之間。只見乖毛嬉着嘴走入。作起鬼臉道。呵。唷。唷。好舒齊。俺這輩子總算沒白做。人家也是個人。怎就那樣軟棉棉一身肉兒。說着一抹鼻頭。儘力子刮答了兩聲嘴。衆人笑道。你還很得意哩。你可知一舒齊不打緊。將你負主的功勞。多淹沒了。乖毛跳起道。那個希罕甚麼功勞。在這門裏混。張舅爺便是榜樣哩。一言未盡。只見那小環慌張張跑入。何富不由大驚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嵩山寺英雄求劍術 火夫房噩夢感秋心

且說何富猛見小環跑入。只當世隆有甚變故。忙驚問道。主人這時怎麼咧。小環搖手道。不妨事的。因急問道。張舅爺沒走回麼。衆人道。正是哩。小環合十當胸道。阿彌陀佛。他今生今世。離掉這是非坑纔好哩。衆人聽話中有因。便扯住他一問情由。小環便將沙氏怎的進纔。世隆怎的要害張安。一一說出。衆人聽了。方知是郎舅厮打的一回事。不由都替張安不平。何富道。張舅爺沒遠處去。消消氣。自然回來咧。因問道。主人傷勢還不礙事罷。小環道。你還沒見哩。那主兒已淌了許多騷水。哭得淚人兒一般咧。主人說舅爺拳頭有觔兩。是甚麼內功。傷氣入肺。非大大調養不可哩。現已喫下定心丸。和血散等藥咧。說罷。小環自去。這里衆人也便各自歇息。次日見世隆不妨事。

世隆傷勢  
由小丫環  
口中述出  
省筆不少

的。大家便安下心來。隨便訪張安踪跡。這日慢表。如今且說那嵩山少林寺內。法暉長老。自兩次諷勸張安。原要成就他大大武功。爲隱派劍俠中奇偉人物。後來見他世味方濃。便知時會未至。却是終忘不掉他。所以在祥符縣署。臨別當兒。殷殷致意。這日法暉正在山門外散步。時當夕陽欲落。照得遍峰頭青青紫紫。恰好兩個牧童。騎牛走過。一見法暉。用短鞭向背後高林一指道。長老自在呀。方才有個漢子。還急匆匆打聽長老哩。說罷循矮坡而去。法暉望去。果見林間飛也似跑來個漢子。禿着頭兒。却穿件紫錦袍。也無行李。須臾至前。却是張安。向自己撲翻身便拜。滴淚道。弟子愚昧。多負慈誨。今願終侍方丈。幸傳藝業。說罷昂然站起。法暉一見。知他虛憍之氣未除。略一沉吟。便冷冷的道。老僧前既婆心。豈有不留你之理。且隨我來。說

罷將手中禪杖遞給張安。張安捧了。便要前行。只見法暉目光一瞥。十分嚴毅。張安悚然。只得趨了脚兒。隨在後背。須臾入寺。那知這次行僮僧衆輩。見了張安。只如平常。客光眼望望。誰也不去理他。張安惴惴之間。已隨法暉進得方丈。放下禪杖。孤蟲蟲站在那裏。還指望法暉賜坐敘談。那知法暉自就禪榻坐定。淡淡的問他一回。此來原因。張安訴罷。法暉只微笑道。雖是逞憤作緣。今憶及老僧。總還算念頭不差。且在此隨緣度日。就是。却是我寺裏沒得閒人。今香積廚下。正缺個供柴的火夫。等你效下力來。再傳藝業不遲。特是動墮之間。我自有覺察。說罷。令張安脫下錦袍。便命侍者折疊包好。却把來懸在方丈壁上。笑道。我且與你擱戾起來。恐你終歸與他爲緣哩。說罷。雙目微合。竟很有痛惜之色。當時張安那裏解得。見法暉情意落寞。

暗映後文  
輔臣薰心  
富貴

至理名言  
省得此便  
是素位而  
行的本領

不覺大失所望。沒奈何。跟了侍者。且到厨下。只見煙薰塵積。觸目狼籍。厨旁狗窩似兩間矮屋。破窗敗墻。地下鋪着兩具草荐。薄薄兩床舊被。這便是火夫的歇宿所在。這當兒還有個火夫。見新夥計到咧。他便擺出一副老前輩的面孔。不住的指東揮西。一面給張安尋担斧繩索。一面指着東壁下最破草薦道。夥計你看這榻榻兒。還不錯罷。張安這當兒一肚皮苦甜酸鹹。一顆心不知飛在那裏。如何聽得進他的話。他便發話道。夥計。清醒罷。人到一時。說一時。只給他個塌下心去作。好多着的哩。張安猛聞。這纔將他這老夥計一望。只見有四十多歲。生得俗臭擁腫。一張肥臉。便似發酵的醬色。短帚眉。巴狗眼。一嘴黃板牙。說起話來。口沫四濺。正扳着腰兒沒好氣。張安只得前問姓氏。那火夫道。俺是小地處人。說在這山下住家。姓朱名理。

張夥計你新來乍到。俺要不照應你。不惹得上座怪麼。於是張安隨口致謝。少時晚飯端上。槍砂似的粗米飯。一盃黃菜湯。張安從侍主以來。等閒遠不知此味。沒奈何胡亂吃下。只見朱理却大盃小盃價。喫了個撲鼻兒香。一面說道。張夥計。咱們是一家人咧。咱雖是力氣吃飯。也別賣到空地哩。說罷向外伸頭一望。然後低語道。咱寺裏老和尚。倒好說話。成日價一坐便是半天。就是首座。却像閻王爺的兒子。外號兒叫鬼羔。你的柴担。稍爲軟些兒。他便不放過兒。俺都是逢時遇節。點綴他一下子。雖沒甚麼大香火。幾瓶粗酒。總須準備的。說罷哈哈一笑。狠露着關切。那知這當兒。張安念頭已到岳州。又想起白成功葛秉貞吳大用等一千人。正在癡癡怔怔。都忘應對。朱理便笑道。人乍到一處。都覺八下裏不合轍兒。便是俺剛上工的當兒。無



天下事皆當作如是觀。惜乎輔臣不當時。大悟又墮世障也。世上惟有飽食酣睡。

論行動坐臥。茶裏飯裏。睡裏夢裏。總彷彿孩子在他娘跟前一般。弄的人油澆火燎。後來方漸漸不覺得咧。一路胡噪。便將土壁上黯淡油燈點上。一星疎火。點得昏沈沈。越法淒寂。這時寺內暮鼓已鳴。來着諸僧晚堂梵唱。一聲聲直鑽入張安心內。張安這火騰騰性兒。乍到這種境界。一時那裏按捺得下。枯坐一回。逡巡走至後院。只見那鐵鼎依然放在那裏。不由猛憶那年情事。正在徘徊增感。忽聽佛殿上清磬冷然。餘音徐裊。張安方悟前塵影事。原來與這當兒沒相干。咧。方在四顧無聊。只聽背後朱理喚道。張夥計。明天咱抄個近。先上嵩呼嶺罷。那裏柘樹條多的很。說罷拉了張安。走回矮屋。朱理登時呵欠連連。笑道。真沒出息。我就是喫飽了飯。困沒別的。俺要先偏一覺咧。說罷。就他草鋪上一歪身。頃刻間鼻息如雷。睡得好不酣蜜。張

人得大自在

安沒奈何。也只得屈身草鋪。瞑目待困。只覺心頭七上八下。便如明天有大不了的事一般。一會兒如在祥符。合敬子佩等廝混。一會兒如見世隆披髮洒血。跳得丈把高。合他索命。越要靜念。那念頭轉起得亂絲似的。便連在李官孫家。許多沒要緊的事。都一一迴溯起來。鬧得張安噪汗如雨。不由長吁一口氣。神致少清。傾耳一聽。業已闕寺寂靜。只有殿前樹上老鴉。時時如老人咳嗽。那佛堂上青瑩瑩長朗燈。還一絲兩縷的光兒。映照在殿福上。張安一望壁上自己影兒。不由反覺好笑。便一伸兩臂。格巴巴骨節一陣响。只聽外面有人大笑道。好了好了。張兄得了這位子。有的是功業可爲咧。一言未盡。走進威凜凜兩條大漢。一色的武裝佩弓。色頂藍翎。十分氣概。仔細一看。却是白葛二人。張安驚得直立起來。恍惚中一看自己。那裏是甚

麼火夫。竟是翎頂輝煌的一位武職大員。再望堂下一瞧。居然將弁如雲。雁翼排開。一色的紅纓耀目。劍佩森森。鴉雀無聲。靜候號令。看光景便如出兵打仗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得轟隆隆一聲砲響。門外無數人齊聲鼓噪道。殺殺殺。快北去呀。堂下將弁都登時磨拳擦掌。張安大驚。正沒作理會處。忽聞一陣仙樂嘹亮。眼前萬象都杳。却如在蕩蕩大路上。躑躅徘徊。須臾樂聲漸近。却是數十對旌旛節蓋。簇擁定一乘安輿。張安一望輿中人。神光離合。花容絕代。不是別個。正是雲姑。蛾眉微蹙。正色凜然。向大路一指道。正道自在那裏。我們各自努力罷。說罷虬鬚御者。猛一揮鞭。聲如霹靂。朱理猛然跳起道。呵。啃。磕了我的脚咧。張安憬然醒來。方知是夢。忙一看朱理。一隻脚却踏破溺器。模糊了一翻身。又睡去咧。張安正迷離着要尋思夢境。却聽得

值更行者。一路柝聲。由牕外敲過去。一面微歎道。俺也是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哩。張安猛聞。不覺悚然坐起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四十五回 苦心學藝方下工夫 感昔銜杯又逢舊友

且說張安悚然暗想道。他這話對呀。我此來端的爲何。如何這樣沒成頭起來。便當安心學藝才是。我本爲愧對雲姑臨拜囑咐之語。不返岳州。如立志不堅。安能藝就。俺這副銅筋鐵骨。將來正要馳騁當世。方不負此生。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。想到這裏。不覺心安下來。重復困到沉沉睡去。次日起來。早將一切念頭放下。便隨朱理逐日打柴。登山涉澗。冲風冒雨。除飽酣眠外。惟柴是務。久而久之。皮膚粗韌。面目黧黑。竟成了個實朴朴的莊農人。却是心地洒然。身體越法壯。

健。諸般光景。早被法暉看在眼裏。直過了一個年頭。法暉方暫得劍術。張安本有根基。資性又高。一聞奧秘。真是洪鑪點雪。不消一年。業已運劍絕迹。更涉及韜略兵家諸書。竟居然是個將材。一日師弟習藝之餘。張安便從容叩問。知白子等人。因談及開元寺所見。法暉笑道。這千人自在得很。塵世游行。一無掛礙。濟物以築善基。時至會當解脫。仙俠同途。超然塵壙之外。真是丈夫事業哩。張安聽了。更不思忖。便踴躍求教。法暉大笑道。談何容易。你如有志於此。且向蒲團上參證來。如鍊氣導息。熊經鳥伸。還自內功中之膚廓。最要的是絕世慮。禁嗜慾。苦行靜功。三年後。能守而無失。然後可語此事。至於塵世間之浮榮虛慕。更須一例刪除。咧。張安聽了。沉思良久。那裏能信及得自己。不由嗒然失望。法暉笑道。你這又錯咧。丈夫處世。既負村武。

有深意在

難道名教中之忠孝節義。沒有至善之地麼。趨途雖殊。功行則一。又何須偏慕隱派呢。總之無論顯晦窮達。只要立定脚跟罷了。你能十年相隨。吾當授你劍氣合一之術。過此以往。便在自己火候深淺了。張安冒然道。好好。我便在山一世也甘心哩。法暉微笑搖頭。却又不語。張安不敢深問。只埋頭習藝。山中居久。未免思動。有時節對了高峰流泉。往往撫髀搔首。也不知思量的是甚麼。這時河南土寇。越法猖獗。各當道還放不掉法暉。一起起書幣敦請。來向山中。那將命使者。至不濟也是。將職分鞍馬僕從。煊赫異常。再闊綽的。還有帶了嬌滴滴的愛姬。趁勢遊山。趁着寶刀名馬。好不意氣揚揚。張安見了。便如寒灰中一點火種。忽遇乾柴烘近。不覺要燒燃起來。於是屢勸法暉應聘。自己也好大顯其能。那知法暉一百個不理會。這日張安

心下悶悶。走到寺外。試了一回拳脚。只見日麗風和。雲物澄澈。忽向南呆望一回。暗道。雲娘如知我武功大就。定然歡喜的。鄉思一起。不但百無聊賴。便是淋漓酒懷。也隨着直湧上來。因張安入寺以來。真是口內澹得鳥出。當時張安更耐不得。便身子一挫。施展回飛行術。真個輕捷如風。十分適意。少時駐足一望。已近山脚。忽見一片村墟。由樹影中挑出酒帘來。更仔細一看。村外道路。不由頓觸起無限前塵。竟呆在那里。原來那酒帘所在。正是那年張官兒家眷駐歇之所。還彷彿雲姑倩影。走近走出的樣子。張安這當兒不待躊躇。兩支脚便逡巡趁將來。到門一望。只見那當年店媪。正垂眉低項的坐在茶棚底下。補襪一衣破件裳。面上皺紋。却增加了許多。一面咕嚕道。也沒見這兩個客人。說要登山。又不便去吩咐宰了肥雞子。又不便喫。

却走出敢步去咧。這時光敢好熬成濃雞汁哩。說着拋下衣裳。便要奔那熱騰騰的地鍋。張安斗覺一股奇香。鑽入鼻孔。不由將數年苦熬的清水涎頃刻逗將上來。正這當兒恰好店媪一抬頭。便道。你這位客人。想是少林寺內走出的罷。只看你這衣服樸素。身體硬幫幫。便不會是他處的。張安故意笑道。俺知得甚麼。老林少林。却因俺有個朋友。名叫朱理。便在上山寺裏傭工。俺想去訪訪他。因走得困乏。且喫杯酒再去。說着揀座坐下。四外一望。只見當年雲姑繫馬的木樁兒。依然筆直的立在那裏。眼前就如雲姑錦衣玉貌。高髻蠻靴。輕轡微笑一般。正在迷離。那店媪已一面端上酒菜。一面噪道。不錯的。那朱夥計真是志誠人。他也便在山下住家。俺們叙起莊親。俺還是那表姑哩。說着拍手笑道。你說他多麼老鑿兒。有一年大風大雪。通

俗謂迂滯  
者曰老鑿  
兒



絕倒

沒有道眼兒。日落時光。他定要回寺。家中人便說。這是天佔耽擱。晴了去。不妨事的。他怒道。俺與長老有定期的。說了不算。可還像個人。於是冲風冒雪。出門不遠。滑頭上早跌了幾個筋斗。及至到俺這裏。業已天黑如墨。弄得一身坭母猪一般。俺見他委實狼狽。便硬摺頸留他住下。可巧這天客人住滿。我以為我一個老媽媽子家咧。又是他長輩。他胎毛未燥。眼看他長大的。還避諱個甚麼呀。便道理兒呀。今天你跟我困覺罷。那怕我在上頭。你在底下呢。他聽了。抽頭就跑。飛也似連夜去咧。倒鬧的我摸頭不着。後來細一尋思。方曉得我說話沒留神。我床下原有一草鋪。我想安置他在那裏睡。不想倒把他嚇跑了。張安聽了。也覺好笑。便飲了兩盃。隨口道。媽媽這裏生意還好哇。店媪道。這種年光胡混罷了。遊山的也稀少。所以生意清淡。昨

天聽村中地保說。朝廷將派甚麼經略大官。安撫河南。將來隨從官員等。必要偷暇遊山。那時生意還許好些。張安道。這山野所在。等閒那有闊綽人來。這句話不打緊。店媪登時不悅。便道。你也別這般說。便是那年有一位新任官府。在此歇息。氣概闊綽不必說。便是那位夫人。和氣的菩薩一般。還有一位小姐姐。更是絹製的人兒似的。偏又會騎劣馬。打彈弓。有說有笑。好不愛人。臨走。他還賞俺付耳環哩。如何沒有闊綽人來呢。只是俺記性吃了忘蛋似的。再也不想不起那夫人。姓甚麼來咧。張安聽了。又是兩盃苦酒落肚。大笑道。這還用想。無非是張王李趙便了。店媪拍手道。你這一吵。提醒我咧。不錯。人家是姓張。我還想起人家有位管家。好個俊巴子模樣。合那小姐姐就像一對兒玉娃娃。張安聽了。忍不住將臉一腆。笑道。媽媽你看仔細。

他還俏皮過我麼。店媪大笑。正色道。你別說。他那眉目兒真有點像你。只是你黑粗些兒。張安一笑。也不說明。這時一看酒殺。只有瓜頭青蔬之類。便皺眉道。這些日口淡得緊。快給俺來點葷殺。店媪搖頭道。不成功的。村店市遠。客人只好將就罷。說罷走去。這裏張安四顧徘徊。好生感觸。不由酒懷浩浩。大盃價喫得半酣。兀然而坐。百忙中地鍋中奇味。只管發香。走去揭開一看。却是隻又肥又嫩的清煮雞子。不由大悅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從鍋中撈將起。撕開來堆到盤內。剛拈起隻腿子大嚼。只見兩個漢子。先後走入。徧體行塵。結束勁健。各戴范陽大毡笠。幾乎齊眉。乍望去就如標客模樣。一見張安。扑魯魯光景。也沒理會。便直趨旁室。叫道。店婆兒。快將雞子來。俺們飯罷。還要登山哩。店媪應聲跑出。便去掀鍋。呵哨一聲。一瞧張安。急說道。

客人這却不對咧。那雞子是人家客人定煮的。虧得儘吃一支腿子。快把去給人家罷。說着撮盤便走。張安正吃得高興。不由引手一攔。店媪正風婆子似的。一個冷不妨。璫琅一聲。盤落雞傾。急用手胡擄。業已滾得塵土不堪。張安被酒。便喝道。難道我用。不給錢麼。甚麼鳥客人。定不定的。說罷一拍案。嘩拉砰拍。洒翻菜倒。便聽得旁室中怒喝道。你這村廝好沒道理。俺們過了多少府縣。還沒見作這種人。哩。一聲未盡。托的跳出一人。單拳直冲。向張安便是個黑虎掏心式。張安叫聲來得好。剛斜刺裏一側身。只聽得呵哨一聲。一人大叫栽倒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四十六回 兩標客杯酒說原因 一少年旅途恣浪蕩

且說張安方一側身要躲。不想店媪跌在地下。剎那間拳已臨近。便

所謂不打  
不相識矣

趕忙一蹲身。趁勢來了個隻手擎天。舉起木案。先飛將過去。然後一躍丈餘。跳在那人背後。一擺拳。就是一個翻手偷桃。直奔敵人後心。那人一閃之間。却聽自己背後。颼的一聲。張安更不回頭。却向前一躍。就勢見掣步旋身。風也似一腿掃去。只聽後面喝彩道。真好家數。一個鳳魚躍浪。直躡到張安面前。却是室內那個客人。當時兩人前後夾攻。風旋雨驟。好得張安從容。肆應。拳脚到處。有不見人影兒。末後。打到酣暢處。兩人只辦得招架。還累的大汗淋漓。少時一客一脚踏空。撲哧聲。跌在地下。張安笑道。這樣不濟事。不合俺張安對敵。方要揮拳。單取那客。只見那客忽的喜叫不止。納頭便拜。地下一客也拖住張安道。張兄。倒叫俺兩人尋得好苦哩。張安定神細看。却是白成功葛秉貞兩人。不由喜躍道。你兩人如何來在這裏。成功道。說起

話長。咱們進室細談罷。這當兒店媪歪牙裂嘴的爬起。只管光着眼呆望。白葛笑道。咱們都是自家人。如今既巧遇。便不上山咧。你快將地下雞子。重爲整治。俺們過後。再殺兩支肥嫩的。如有新鮮菜蔬。只管拿來。店媪見是好主顧。便滿面堆笑。忙去整治。這里三人進室。互相問詢。秉貞道。原來張兄風貌。老幹了些。俺們竟不識得咧。張安也笑道。這二位相隔多年。又戴了頂大毡笠。所以我也夢想不到。說罷相與大笑。各唱個無禮喏。大家落坐。只見秉貞腿膀一沾椅。忽的眉頭一聳。張安惶愧道。莫非方才小弟冲撞了。秉貞笑着。只管搖手。一面勒起褲管。只見左腿上胯之間。一處青紫色傷痕。上有一洞。藥痕狼籍。又似尖標傷。又似粗錐攪了一下。十分可怪。成功道。俺兩人便道尋兄。就是爲此。正說之間。店媪端進酒來。大家好友忽逢。十分歡

暢便把酒傾談起來。張安先說了回別後情形。並在法暉處原由。成  
功道。這個俺們都知。便是聞祥符敬子佩說起。方才跟尋至此。却好  
巧遇。張安道。不錯。子佩那里。我到山後通過信的。可是郝世隆家。近  
况怎樣了。成功道。子佩說起世隆。越法就於酒色。被沙氏弄得七顛  
八倒。何富也病死咧。店中丁從厚也辭却他去。世隆也無意商業。只  
擁了餘貲。過日月。全是個強撐局面咧。張安聽了。不由太息。便詳叩  
兩人來意。兩人見問。忽的一齊拜倒。張安驚挽道。我們好友。何須如  
此。只見白成功奮然道。兄弟們這個筋斗。算總裁到家咧。因交手不  
離方寸。說出一席話來。原來白葛兩人。從烏梁墩燒屯回鄉後。因手  
中稍賸餘貲。便開了一月小旅店。起初數月。也還罷了。不想賬房先  
生一病死掉咧。後用的新手。渾名蝸子舅。生得方面大耳。兩撇黑鬚。

裂平聲

終日價笑面虎似的。胎貌兒狠是不俗。却有一樣。走起路來。一顆頭恨不得垂到褲襠。就怕卵子落掉一般。俗語說得好。仰頭老婆擡頭漢。這等人是在相法的。陰很叵測。偏搭着白葛兩人開店。本是禿子當和尚。將就材料。俗語兒就叫大裂裂。經營賬目。一概不問。只知交朋結友。吃喝玩樂。這裏東翁。蝎子舅如何不大得其手。於是只攢得半年。資本賠淨。白葛沒奈何。便請客懸標。作了標師。這一來。却正對了莊嗎。保過幾回買賣。十分妥當。遠近相傳。頗有聲名。一日。接到一起關標。却是山西皮商。要往大同本號。連一宗銀兩。共有八萬金之多。特地專使禮幣到門。白葛兩人當即應允。定日起程。將標欸裝了數十馱騎。皮商少東家也到咧。年方二十餘歲。十分漂亮。帶了健僕四五人。氣概豪華。公子哥兒一般。談起話來。倒也很有個八面風。



秉貞便向成功道。我看此子。驕浮得緊。咱們路上須格外小心。成功笑道。那不過是擺設兒。咱們程途中事。不必合他計較。到了起行之日。裝騎都備。白葛兩人全副勁裝。拉馬待發。百忙中却不見少東到來。少時一僕飛報道。俺主人纔起牀。須臾又一僕報道。剛用早點哩。直待至日上三竿。衆僕方前呼後擁的將他撮了來。突自呵欠連連。面有倦色。却從頭到脚。紮括的緞棍一般。早有健僕拉馬伺候。白葛兩人早等的不耐煩。便拱手道。時光不早。便請登程罷。說罷剛跳上馬。只聽少東怒道。這奴才。怎的沒眼色。這種粗鞭。也是我用的麼。說罷向那健僕連頓加項。便是幾鞭。另有僕人。遞上絲鞭。方才罷了。白葛不由相顧一笑。一聲喊標。人騎紛紛便發。這日宿在站頭。少東只嚷腰痛。却也沒甚話。又走了兩日。少東便向白葛道。呵哨俺實在頑。

此俗謂故  
意不痾屎  
與狗置氣  
世上真有  
這等痴物

不剋化咧。這種塵土道路。淹也淹死人。又搭着起身太早。沒法將息。咱們商量一下子。可吾動身晚些兒。成功笑道。這都是有站頭的。早行早住。本是路上老例。今少東既如此說。咱們只好午尖少歇一霎兒。却是還有一層奉告。那河南道中。伏莽極多。到那里時。須聽咱們指揮。方不悞事。少東聽了。隨口漫應。走回己室。老大不是意思。暗唾道。幹鳥麼。這才是花錢找大爺來管哩。俺既用標師。本為途中自在放心。他却擺出天字第一號的面孔。有一尺說一丈。又說是河南盜多咧。又須聽他指揮咧。無非是赫人居功罷了。我且不去理他。看他怎的。想的得意。信步兒走向後院。只見後面却掛着住家。小門內一陣陣婦女嬉笑。皎滴滴送入耳來。少東聽得寫意。便悄悄爬門一張。小戶人家院子淺。原來却是小姑娘兩人在那裏調趣。少東痴迷迷

呆了半晌。便登時色心灑灑。三脚兩步跑回房。一迭聲的叫店家去覓妓女。偏搭着店家又聾又利巴。反覆問了半晌。方明白是嚷他喚婊子去。俗語云聾人聲高。他便大喊道。早要說叫婊子去。不結了嗎。俺這裏南弄裏周香子。還有三眼井的王寶寶。再要講實在。還有廟後張小脚。真是紅子紅瓢。這都是頂呱呱叫的。你老叫那個罷。一路胡噪。僕人等都掩口而笑。少東便道。都與我叫將來。店家大喜。一路火雜雜嚷將出去。支使得衆夥計分頭飛跑。這裏少東還一面喊備酒菜。衆僕穿梭似鬧成一片。白葛聽了。又是笑。又是心下慙慙。不一時只聽院中一陣鶯聲燕語。秉貞跳起來先就門首一張。不由兩手柔着肚。蹲在地下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鄉村農指路潞陽山 俞大娘玩客烏梅鎮

以社火娘  
譬喻美人  
趣極

且說葛秉貞只當是甚麼美人兒。慌的先望去。却見社火娘似的。走進三個婦人。一個個濃脂厚粉。搽得鬼臉怪一般。頭兩個中等身裁。團毛雞似的髻兒。只穿青布衫。邁開兩支鯨魚脚。走得飛快。一面扭頭折項。附耳低語。百忙中還往後一指。便聽後面破鑼似語音喊道。你倆劈攬貨。不用搶先抓脆兒。老娘一百個拿得穩哩。包子有肉。不在摺上。老娘雖上了幾歲年紀。還沒把你們門面貨。放在眼裏哩。咱們等講住局再見。你看人家留那個。你當人家不識貨麼。一路胡吵喘吁吁趕將來。秉貞忙望。却是個四十多歲的黑而且肥的婦人。臉橫絲肉。堆滿磊塊。大蒜鼻。蛤蟆嘴。趁着個粗賴兒。渾身都是肉彩。掀起張大屁股。一走一哆嗦。偏又是兩支鵝頭小脚。越法難看。秉貞恍悟。這一定便是那張小脚咧。不由捧腹笑蹲下去。成功一望。也是撫

掌。便皺眉道。難道咱少東。便這等不像話麼。正說之間。只聽少東室內。業已吱吱喳喳。吵將起來道。你老真是屬老王揀瓜的。越揀越眼花咧。難道俺姊妹三個。都不中你意麼。張大姐。你是怎麼着。真個咱們一串兒羞回去麼。便聽張小脚。低低軟軟一聲。白葛聽了。不由渾身起粟。原來那少東一看三個。如此模樣。不由高興嚇退。立命退回去。店東恐失他分彩。便作好作歹。胡亂由三個唱了支村曲兒。方給錢開掉。白葛兩人只作不知。次日起程。果然稍遲不想走了半站。少東又啾啾唧唧不舒齊起來。只得破站前進。話休煩絮。一路上如此光景。只將白葛嘔得火星亂爆。這日行抵燕豫之交。只見樹木漸稠。沙徑逼窄。迎面一座高山。遠望去雲氣迴合。十分深邃。前途行人。都螞兒似的盤旋。轉入山道。成功遙指道。我記往年北來。曾經此地。須

穿過這山。有數里遠近哩。只是這山名兒。一時想不起。正說之間。恰好一村農走來。秉貞便道。喂。前面是甚麼山呀。那村農抬頭一望。理也不理。秉貞笑道。原來是個聾子。村農一眙眼道。那個是聾子。難道你腿子有病。下不得馬麼。成功自知理屈。忙下馬陪笑。仔細一問。村農道。此名潞陽山。距此還有四十餘里。却是通行的大路。不過裏面山徑崎嶇。且多歧路。好在裏面也有山家。只隨路問行就是。但是須謙和些兒。方不吃虧。說罷一笑而去。步履甚健。成功正在沉思。秉貞道。你看這山鳥。好生倔强。成功搖手不語。上得馬去。方且行且語道。他一提潞陽山。我想起來咧。這地方扎手得狠。沿山村落。風氣强悍。大半都素習武功。其中也是魚龍混雜。咱們標師這一行。倒要小心一二哩。往年山東紅旗李二倂。便在這裏吃了大虧。秉貞揚鞭大笑。

道。咱自烏梁墩逢張兄以來。其餘還怕着那個來。正說之間。只見岔道上。轉出個騎驢婦人。有二十餘歲。生得螭首蛾眉。十分俊俏。高髻錦衣。脚下銳履。只好三寸光景。鞋尖上結一朵海棠紅絨花。斜插小鏡。只一轉眄之間。溶溶秋水。妖媚中却帶些威武之氣。戴一頂觀音兜。斜背錦囊。却微露琵琶絃柱。纖手揚鞭。神彩四射。一膘白葛兩人。却小脚一撥鏡。直趁向少東馬後。那少東正在馬上。沒精打彩。忽聞一股麝蘭飄香。登時播回頭。不由神魂飛越。精神暴長。便一停轡。合婦人或前或後。兩支眼直夠夠看得好不仔細。那婦人眼皮微抬。忽又低下。不由引起紅巾。微拭髻塵。自語道。這種沙路真是討厭。沒趁得點把生意。倒沾得一身沙土。說罷香腮一綳。十分幽怨。少東情不自禁。便趁勢問道。小娘子想是向娘家去呀。婦人扭頭道。噫。俺謝謝。

你金口。俺要有娘家。還得那輩子哩。說着一撫琵琶。微笑道。尊客沖州過府的人。難道不懂這個麼。少東登時大悅道。你這姐兒既如此說。便跟我前站去。服侍我罷。婦人笑道。喲。俺知你前站多遠。若有一個十里八里。還可奉陪。說罷舉鞭遙指前面村落道。此名烏梅鎮。却是個小站頭。咱家便在山中。離鎮不遠。若在那裏還可以的。少東沒口子應道。好好。一言未盡。白葛急忙趁來。搖手道。少東莫要兒戲。這時天光方纔過午。如何宿在那裏。並且山村荒僻。豈是小事。因喝那婦人道。快去你的罷。婦人眼光一瞟。低笑道。今天喜神不在。俺淨逢着槲巴棍子。却是官路官道。俺便厮趁着借您個光兒罷。說罷頓兒一梗。白葛也無可如何。却是那少東很不是意思。便索性與婦人且走且說笑。白葛兩人。便儘力催衆躡行。那知婦人驢子。且是飛快。一



牛性少發  
才是

些兒更不落後。少時距烏梅鎮三四里。婦人忽嫣然笑道。俺要去咧。儘管討人厭作甚。說罷。向少東秋波一轉。一緊轡頭。如飛向岔道而去。却是小脚一磕鐙的當兒。日光輝耀。正射在他脚尖上。忽見紅絨花內。隱隱有亮晶晶光彩。成功大驚。便催馬向少東道。我看這婦人行徑蹊蹺。巧咧。就是盜線。咱們趕行纔是。烏梅鎮定住不得的。那知少東見婦人忽去。如失奇寶。正一百個沒好氣。不由強笑道。像這等盜線。俺情願多遇兩個。白兄也特煞胆小。說罷。便拿出少東脾氣。向僕人怒叱道。還不催駝騎快走。今天住定了烏梅鎮咧。成功也憤道。少東話不是這般講。這若干標項。既託在俺們身上。便當聽我分撥。你須担不得沉重哩。少東牛性發作。便道。你說得點點欵子呀。今天這干係。都在俺身上。你看如何。秉貞聽了。便催馬笑勸道。咱們看着

走罷。大家無事纔好。於是一言岔過。仍然前進。成功馬上只管沉吟。秉貞低說道。方纔我看那婦人。也是說道。你沒見他鞋花內似藏銅尖麼。成功道。我正爲此不放心。秉貞道。少東既執意玩脾氣。你我只好多加小心便了。談話之間。只見少東已帶了貼己僕人。風也似放馬跑去。白葛無奈。督衆趕來。少時已到烏梅鎮。却是個大大山村。居民沿坡坨高下起屋。一般也有旅店。當時一行人騎。亂嘈嘈擁進來。招得許多人聚攏來看。紛紜之間。少東已策馬入一客店。成功還要攔阻。便先趕去。方到店門。只見個白鬚老店翁。早扶少東下馬。笑道。俺就知尊客要到咧。方纔俞大娘分付過的。正說之間。只見在室中軟簾一啟。笑吟吟走出個美人兒。正是那騎驢婦人。少東這一喜。登時一切不顧。便直犇將去。與婦人携手入室。望得成功怔怔的半晌。

還猴在馬上。這時秉貞也便趕到。兩人下馬。只得且照應駝騎。一面卸裝旁室。少時靜下來。成功一面啜茶。一面傾耳正室。只聽少東合婦人說笑成一片。正在沉吟。只見室門外一人走過。成功不由拍的聲擲杯於案。大踏步趕去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#### 第四十八回 赤楓澗一婦人剪徑 烏梅鎮兩標客羞顏

且說白成功見少東這等貪色。正在心下慙懣。只見走過的那人。却是老店爺。便走上笑問道。你方纔叫甚麼俞大娘。莫非就是室內的婦人麼。店爺道。正是哩。成功道。你可知他是甚等人。店翁笑道。甚麼等不等。因悄語道。他是個有頭有臉的婊子。大方起來也是他。下賤起來也是他。俺這裏人都稱他俞大娘。誰也不敢擰着他。成功聽得糊裏糊塗。方要細叩。那店翁已吐舌道。話多了沒好處。我勸你老少

問句罷。竟自走去。秉貞也聽得分明。兩人白瞪一回。那裏測度得出。這時少東室內。業已酒飯將備。成功頓足道。俺倒要探探這個作怪的婊子。於是悄悄秉貞之耳。兩人便直入正室。只見俞大娘。正翹起伶俐腿兒。坐在少東膝頭上。少東正得意的搖頭晃腦。迷齊着眼色。端相人家姣模樣兒。見白葛進來。俞大娘一笑站起。少東便拍手跳笑道。怎麼樣你二位爲何也趁了來。成功笑道。閒話休提。俺們且喝個鑲邊酒如何。少東越喜道。好好。這纔是道理哩。於是大家同坐用飯。斟起酒來。這時紅燭高燒。美人在座。果然客邸風光。又是一樣成功留神俞大娘。只見他談笑風生。舉止伉爽。除眉目媚蕩外。也沒甚麼異樣的。於是心下稍安。吃過兩盃酒。方要起出。只見俞大娘翩然欠身。就旁几上取過琵琶。登時低鬟歛黛。和準鷓絃。鍍撥一下。聲

可謂當面  
罵人

如霹靂。嘈嘈切切。彈過開場。然後音調一變。頓開姣喉。唱了一曲結客少年場。真個蒼涼悲壯。那少東懂得甚麼。但見大娘妖媚可愛。便喜得手舞足蹈。若非白葛在座。大娘橫鞦膝上的一捻香鈎。早被他捏入手中咧。這時秉貞留神。俟他唱罷。便笑道。可見這所在山路石塊多。你這鞋子尖兒。還用鏡裹。少說着一年總須省兩雙鞋子的大娘聽了。忽的脚兒縮下。眉兒一揚。微笑道。倒不是這般講。俺出來趁生意。若有不睜眼的狗。橫來攔阻。俺便結結實實。給他一下子哩。少東大笑道。了不得。原來葛兄。倒是個老行家。便瞧得這般仔細。俺還沒理會哩。說罷。真個倚醉便來摸索大娘脚兒。成功見他狂態不堪。便拉秉貞點首趨出。這裏少東酒意酣足。於是撒席滅燭。解衣就寢。室外僕人傾耳。但聽得少東道。如此越法妙了。你家既在山中。是俺

明日必經之路。便索性陪俺同去如何。大娘笑道。你這等盛意。溘貺。既送到門上來。難道俺不先轉去。伺候清茶麼。那知白葛兩人。也因放心不下。五更頭便爬將起。招呼僕人結束裝騎。一問大娘。不知多早晚業已跨驢而去。少時少東呵欠連連的起來。早已天光大亮。恰好店翁走過。成功便問了回山。中道路。因隨口道。俞大娘多咱走的呀。店翁道。我沒說麼。多說話沒好處。誰敢問他的事呀。成功一聽。又復心下悒悒。便與秉貞計較好。格外小心。是秉貞開路。成功押後。將少東駝騎等夾在中間。一行人出得店。趁曉氣清空。便望山中進發。不多時循麓進山。道徑漸窄。兩旁樹木。密雜雜綿亘不斷。山凹林際。一般有莊戶村農。那雞犬之音。彷彿從雲端飄落。於是人騎盤旋。越入越深。秉貞抖起精神。舌端一蹙。集足氣一聲喊標。中氣迴宕。聲聞

遠近。趁看虛谷傳音。真有雷轉空山驚之概。不多時。已走了二十餘里。少東這當兒十分高興。一顆頭便如播浪鼓。只管東搖西晃的問道。還沒到赤楓澗麼。原來這赤楓澗。便是俞大娘所居。僕人昨晚聽得分明。便笑道。俺方纔問過山中人。說離這裏還有四五里哩。說着一望日影道。這樣早法。只怕兩標師不肯打尖哩。少東道。等到時俺自有道哩。說着揚鞭笑騁。這時山風烈烈。草木虧蔽。極目間叢峯削壁。十分荒僻可怖。少東走了一回。不由也稍有戒心。回望成功。正天神似按刀押後。再望秉貞一騎。已飛也似遠出一里餘。正走之間。轉過個矮坡。却是一片平陽。一望四圍。忽見短楓高下。前路四五里外。樹影中隱有聚落。少東大悅道。不消說。這定是赤楓澗咧。想見大娘定然等得不耐煩燥罷。方勒馬要等成功商量。忽見秉貞。潑刺刺一

此蒲留仙  
所謂家  
床頭有  
夜又在  
笑

騎駝回。揚刀大叫道。白兒仔細。風兒來咧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隨後一朵紅雲似飛到一人。高髻弓鞋。結束純紅。趁着蛾眉玉面。一擺青熒熒。剛鋒寶劍。獻取秉貞。少東這一驚。險些落馬。原來正是他昨夜懷中香溫玉軟。一搯一股水的俞大娘。如今却變成母夜叉樣兒咧。當時秉貞喝道。來得好。噹啷聲一刀格開。大娘湧身一躍。斜刺裏一挫青鋒。平頭便刺。秉貞忙一滾。只聽撲哧聲。劍尖劃入馬背。那馬長嘯一聲。沒命的躡去。秉貞趁勢跳起來了。丹穴探鳳。向大娘小腹下一刀戮去。大娘更不躲避。只一挺肚。憑空的將刀撞回。秉貞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便知是練氣勁敵。正在張皇。恰如成功飛也似提刀搶到。原來警作當兒。成功急欲迎敵。無奈少東嚇的抽掉筋一般。淹頭搭腦。只管戰抖抖。牽他不放。所以趕來稍遲。當時秉貞一見勇氣立增。成



功一柄刀翻飛上下。直滾入去。秉貞窺瑕進步。大呼跳盪。無奈愈大娘一柄劍。神出鬼沒。劍光潑開來。銀華亂滾。少時人劍不分。化作一片紅白異彩。將白葛兩人裹來裹去。殺得兩人汗如雨下。正在危急。只聽大娘姣叱道。去你娘的。纖足一騰。秉貞大叫而倒。成功一慌。還未及瞬目。便覺白光一耀。大娘手起一劍。直奔自己咽喉。成功急閃。哧一聲半條衣領。早被劍尖挑去。成功情知不敵。忙虛晃一刀。躍出圈子。剛要去。獲走少東。只聽大娘一聲胡哨。早由四面叢莽中。飛也似搶出許多人。各執兵器。便奔駝騎。牽駝的老例。凡遇盜劫。登時鞭兒一抱。閃向一旁。衆僕人中得甚用。這當兒早擁了少東。跑回三四里路。成功眼睜睜看衆人驅了駝騎。直奔前面聚落。那大娘却掂着寶劍。俯望地下。秉貞道。得罪得緊。俺煩你傳語少東。他如不忘情。何

調侃得使人難堪

妨到俺家中。你二位再喫個鑲邊酒如何。說罷大笑。纖腰一擺。頃刻間直上駝騎。徐徐而去。這裏成功。好不懊喪羞憤。只得先扶起秉貞。望望傷痕。虧得是腿胯肉厚之所。踢穿一處洞。血流不止。便撕下底衣襟。給他和土紮好。走了走還不碍事。且喜兩人坐騎。散走不遠。兩人不暇言語。上馬便趕少東。緊加兩鞭。不消頃刻。已望見少東背影。於是成功等大呼慢走。潑刺刺盪起塵沙。那知這一來。便如流星趕月一般。直一氣兒跑回原住的店。僕人等氣急敗壞。先擁少東闖入。七手八脚。就關店門。百忙中只聽少東呵哨一聲。栽落馬下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四十九回 辭少林遠尋琵琶女 探山寨夜渡飛索橋

且說衆健僕聽得後面大喊。回頭一望。塵埃起得丈把高。只當是兪

大娘率賊追來。驚惶之間。沒命的一路好跑。你想少東本是酒色淘虛的。又吃了大驚嚇。這一來一身骨架。差不多要散板咧。所以到店後登時栽落。昏了過去。於是衆僕合店翁急忙捶喚。正亂着便聽店門捶得礮礮的。有人大叫大喊。仔細一聽。却是成功。衆僕心下方安。連忙啟門放入。只見秉貞牽了馬。一癩一點。方知他也受傷咧。這時少東業已甦來。忽的想起八萬多兩頭。只換得一宵樂兒。不由嘴兒一裂。放聲大哭。這一來兩位標師。那裏撐的住勁。直羞得面紅過耳。成功憤然道。少東不必如此。俺定要破掉性命。闖他巢穴。必須奪回原銀。葛老弟你陪少東在此。俺便去也。說罷就要上馬。店翁微笑搖手道。慢着。俞大娘利害得緊。據說着沒遇過對手。依老漢之見。且從長計較罷。今且將息再處。於是大家分頭入室。少東呻吟成堆。這裏

成功便向店翁細詢大娘底細。老翁道：大娘來處。俺也不甚了然。頭兩年初來時。便跨驢負琵琶。只在遠近村落。賣藝陪宿。其時便有無賴少年。覘他獨處山中。曾夤夜入窺其室。不想却被他斷頭拋出。大家方知他不是等閒人。那年曾有一班山寇。便據在赤楓澗。四出騷擾。被他殺掉賊魁。他便據了那寨。却約束手下人。很有規律。他依然隨意游行。不恥妓業。却又慷慨得狠。遊踪所至。偏能救濟貧乏。因此人都呼爲俞大娘。因他初來時。自稱俞姓。老漢開店生意。往往有魁梧過客去訪俞大娘。所以我說標師不如從長計較。如沒有能人好友來幫助。倒不如忍個肚子痛哩。這句話不打緊。却提醒白葛。忽想起張安在祥符來。於是兩人商量一回。便命少東等在店靜候。兩人便施展飛行術。星夜價趕赴祥符。到得世隆家。一訪問。沒有頭緒。幸

得巧遇敬子佩。方知張安所在。所以兩人趕來。却好在村店相遇。當時白成功滔滔述罷。張安正負了渾身本領。沒處賣弄。不由捻拳大笑道。朋友有急。理當相助。好在無多日耽擱。想長老一定許俺去。今兩兒便在此相候。準備同行罷。白葛大喜。張安更不怠慢。便匆匆走回寺。只見法暉正指揮行童。將張安那件錦袍。抖開來就方丈前晒晾。張安見了。不解其意。便委曲婉轉。將白葛相邀一段事。一說以爲法暉定然不甚許可。那知法暉欣然道。你如此赴友之急。本是俠客應爲。我如何攔阻你。但是事會之來。非人自主。老僧臨別贈言。無多囑咐。惟願你無論處何境界。踏定脚跟方好。張安惶然道。長老說那裏話來。俺此行不過幾日。仍舊走回哩。法暉笑道。世界上事。都是唯心唯法。流轉無常。便是老僧也不能定得。何況於你。你只切記我言。

都是機鋒

以後輔臣  
一番如火  
盡在法暉  
一語中

就是說罷。命行童裹起錦袍。交與張安。張安接了。不由心下淒惶。却  
又不敢多問。只得結束停當。慨然拜別。倒招得那火夫朱理十分戀  
戀。只望得張安影兒不見。方纔走轉。衆僧便道。你且將張安房兒替  
他關鎖好。不久他轉來。也省得掃除。法暉撫掌道。鎖也好。不鎖也好。  
說罷。負手走入方丈。且說張安興匆匆負了包裹。又檢了一口寶劍。  
佩在身邊。走下山來。到得村店。業已黃昏時分。白葛見張安包裹內  
是件錦袍。便笑道。張兄山居。還用此物作甚。張安便將是自己入山  
時所穿。這時法暉却命帶將去。大家揣摩一番。也都不解其意。於是  
匆匆宿過一宵。次日便星夜價趕赴烏梅鎮。一路上三人商議取勝  
俞大娘之法。張安道。據那店翁說來。這潑婦也未可輕敵。等我先潛  
入他寨。覘覘情形。然後再設計捉他。白葛聽了。連連點頭。不幾日到

鎮入店。那少東正盼得眼紅，見張安堂堂一表，也知敬重。於是整備酒飯。主客談叙。張安瞅空就鎮中走了一轉。又問了回山中途徑。店翁道：要入赤楓澗山寨，却有兩條道徑。南路平坦，直抵寨前。那北路緊當寨後，却是崖壁峭峻，十分難行。還須渡過數十丈長的一段懸索橋。方抵後寨柵門。索兩頭繫有大鈴，飛鳥偶陷，立時鳴動。因此有險。那裏倒無甚防備。不過有幾名更夫。在那裏上夜罷了。白葛聽了，不由發怔。張安却不理會。急問道：北路比南路遠近？店翁道：北路近得多哩。張安沉吟道：如此俺自有道理。於是匆匆用過晚飯，成功就自己行裝中尋出一身夜行衣。張安結束停當，出得店來。業已暮色蒼茫，星光動野。白葛道：張兄仔細。張安一笑，但聽刷的一聲，早已影兒不見。白葛十分歎羨。專候好音不題。且說張安趁星光耿動一

致飛行不多時走進山口。便依店翁所說北徑。穿林過澗。奔將去。果然升高履下。十分崎嶇。好在張安已得輕身集氣之術。便如猿猴般飛騰上下。少時走過一重嶺。只見嵐氣沉沉。越法險逼。一處處叢鬱喬林。十分荒僻。張安就星光細辨道徑。便走向高崖上一線曲徑。少時越趨越高。直到崖頂。傾耳聽去。已聞澗水奔注。雷也似。起於足下。仔細一望。只見對崖已有燈火。更有鳥影。一條怪蟒似的東西。飄亘前路。張安暗想。這定是那鍊索橋咧。如此危險。倒要小心一二。於是足尖點地。一路輕趨。到繫索之處。一看果然距繫處兩丈遠。短綴着雙桃式的大鈴。飄風過處。微微滄然。因緊緊繫於索下。不能大鳴。下面水光涵白。駛如前激。張安真好是藝高人胆大。目無難事。傾耳一聽。索那邊一無動靜。於是凝神屏息。潛運輕身內功。瞑目良久。忽的



一睜。覘得索橋分明。便如蜻蜓點水一般。飄落索上。一路碎步。真個輕如鴻毛。疾如流星。彈指之間。已到橋盡處。連忙一躍而上。却是一處斜坡。坨環抱寨後。那寨柵門。却是竹樹紮就。十分堅固。張安正在伏覘。只聽一路踢躡。兩人笑語而來。偷望去。却是兩個更夫。一個細長條子。業已喫得醉醺醺。一面脚下踉蹌。一面將更鑼向脊梁上一背。口噪道。今天大約沒咱們的事咧。可要睡個自在覺咧。那個道。你別托大。小心看那主兒出來查看。醉夫道。你放心罷。今天人家相好的來咧。你沒見內寨裏紅燈高挂。預備筵席。要喫個知心知意酒兒麼。那個道。你說的也對。今天那鄭客人倒好個長相兒。不知怎的。咱們前寨萬頭目。見了人家。兩眼鰲雞似的。醉夫笑道。那還用提麼。一個槽上如何會拴的住兩叫驢。自然要鬧醋勁了。却是萬頭目也渾

透腔。咱那主兒本拿他們當玩意。尋自己開心罷了。他還真不真的。豈不可笑。說着那更夫有氣無力的。打了三記鑼。巡向他處。這裏張安方知時已三鼓。便趨向寨門。一端相聳身一躍。已到柵檐。先縱目遠望。果見一處高懸紅燈。料得是大娘所居。心中暗喜。其餘院落羣房。都靜悄悄的。於是由百寶囊先掏一石子拋去。聽了聽知是實地。然後翻身躍下。直趨內寨。到牆一望。幾乎失笑。那裏是甚麼正經屋舍。不過一帶竹籬。圍着數間高大草房。這原是俞大娘隨意蓋築來。爲自己偃息之所。并不像從前山寇爲佔據久居之地。當時張安先一側耳。已聞得男女笑語。便略一聳身。貓兒似撲入。趕忙倚籬按劍。稍待片時。然後鶴行鷺步。趨向正室。原來這都是夜行人的規矩。叫作眼觀四路。耳聽八方。最忌的不顧背後哩。當時張安就檐柱隱住。

俞大娘其  
胎脂虎  
耶

身體。伏窗一覘。只見裏面燈火明亮。好一處整齊臥室。床鋪新潔。衾褥燦然。東靠壁案上酒炙紛羅。坐定男女兩人。男子有二十多歲。衣履闊綽。面目俏麗。那女子斜鞦香環。業已吃得星眼微颺。香腮帶赤。擎了酒盃笑道。我們用過這盃。也好安歇了。男子笑道。正是哩。我這趟來。却是聞你得了大彩。來與你賀喜。不想你那萬頭目。一百個不如意。真個我還陪你玩玩麼。女子聽了。登時蛾眉微豎。滴溜溜眼珠一轉。却蕩漾出一種風情。咬着牙兒笑道。你們男人家。總之沒好東西。若非俺用得着。就該都殺掉。男的頸兒一縮。詭笑道。呵。這。這個我更來不及咧。因說道。今却有段事。我告訴你。便是昨天我來的當兒。經過烏梅鎮。聽說那皮商少東。還戀在店裏。又說是那兩標師去請甚麼能人。既有此話。你也須當心一二。女子笑道。若真有能人來。俺

求之不得哩。難道你我舊交。你還不知我用意麼。男子忙道。知得的。你風塵遊戲。本爲擇人而事。若真有能勝你的。不消說這注大彩。隨你作絕好的奩貲咧。可恨我一無所能。女子笑道。我等明日到烏梅鎮。定撮得他來。看有甚麼鳥能人尋到這裏來。張安聽了。不由心中一動。暗道。這女子面貌。恰如白老弟所說。一定便是俞大娘。這種怪物。說出得就作得出。他這是巢穴所在。狼易跑逃。我若將他拿跑了。他真個三不知去撮得少東來。倒更費了手脚。沉思少頃。忽得一計。暗笑道。他極好遊戲。我何妨也以遊戲出得呢。想到這裏。剛要轉步走回。那俞大娘已將男子摟住。這當兒只聽院門外彭彭一陣扣門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回 當場比劍慨允婚事 假意入贅暗賺標銀

且說門外那人大呼道。小鄭子你們還厮併到幾時。難道不曉得俺萬爺麼。張安趕忙一隱身。便聽嘆嗟一聲。竹扉踹落。大踏步闖進個彪形大漢。提一把明晃晃牛耳攬。直奔正室。將軟簾嘩喇一挑。狂笑走進。張安就窗忽望。見那男子慌張中就要推開俞大娘。大娘嘴兒一撇。却越法將他摟得緊緊的。索性將腮頰偎在男子臉上。星眸一瞟。冷森森射出一股煞氣。向大漢笑道。我就見不得拿刀動斧。多麼敗人興頭。快將攬子放下。聽我指揮。說也作怪。那漢子虎也似的氣勢。登時逼定鬼似的。置刀於案。却是兩眼嫖赤。恨不得吞掉那男子。大娘越法賣弄風情。便將男子推入幃中道。你且困你的。等我發放這厮。萬頭目登時跪倒。只管叩頭。大娘雙眉剔起。大喝道。那個叫你擅自闖來。一聲未盡。拾起攬便是一下。只見萬頭目項血一噴。登時

死掉。張安大驚。便要拔劍搶入。忽一思忖。還須安置少東方好。於是輕輕退下。連躍出得寨。便尋舊路。五更敲過。已抵店中。便向白葛一說情形。并自己計策。成功駭然道。這潑婦真個利害。如此事不宜遲。且就店翁尋個隱僻所在。張兄便在此。如計施行罷。於是喚起店翁。向他一說。店翁喜道。這俞大娘久在這裏。終非好事。張爺既有本事。除掉他。俺如若不幫忙。老漢女兒家便在數里外一荒村中。且將一應人等。整藏那裏如何。張安大悅。登時命白葛護了少東。帶了一應僕從。跟了店翁派的夥計。匆匆而去。這時天光業已大亮。張安便從容換了一身商人服色。倒一夢沉酣。歇息起來。及至醒來。已經午後。便靜坐良久。用過飯。却聽得店外有婦女語音。以爲是大娘尋來。忙去一看。却不相干。於是信步走出。就鎮中踱了一回。從容走轉。日已

以風月打  
動俞大娘

足見老眼  
無花

平西剛一脚跨入店門。只見一疋駿驢拴在院內。便聽得正房中店翁道。那羣人實係昨日便去咧。這不是今天午後。方纔個張客人到來。看光景也是個風月趣人哩。大娘來得倒也湊巧。便聽得俞大娘狡笑道。既如此。俺便尋個生客。張安一聽。正中下懷。便趁勢喚道。店翁這是誰的驢子呀。店翁道。巧咧。張客人轉來咧。大娘怎不趁個生意呢。說罷趨出。張安一眼望去。早見俞大娘紮括的花朵似的。長眉入畫。笑靨春舒。笑吟吟隨在店翁背後。水零零眼兒。向張安便是一瞟。張安猛想起他昨夜母夜叉似的兇樣兒。只管暗暗叫怪。於是神思一定。登時跑去。拖住大娘手兒。但覺入握如棉。溫嫩無比。大娘忽見張安英俊模樣。不由真個頓起愛心。便扭頭笑道。怪不得店翁誇讚尊客哩。店翁也笑道。如何。我老漢這雙眼看人不會錯哩。不消說

爲下文較  
劍設彩張  
本

張客人定須用酒。我且分付廚下準備去罷。說罷自去。這裏張安携了大娘直入己室。大娘忽見壁上寶劍。便微笑道。尊客還會舞劍麼。張安更來得促狹。推說不會。這時外間裏酒飯已備。須臾天交二鼓光景。二人飯罷。張安携大娘步出室外。只見天無纖雲。月華如水。更兼店院曠朗。越顯皎潔。於是張安趁酒興與大娘步月一回。俞大娘便覺張安這人甚是可愛。笑道。俺遊戲風塵。本爲擇偶。你果能劍術勝得俺。俺便委身事你如何。張安正色道。如此妙際。你看月明如晝。正好試劍玩耍哩。於是兩人各自結束。這當兒店翁原沒敢因歇下。及至張安提劍躍到院。店翁已徐徐走來。問知所以。便道。呵。嗜好得很。你兩人正是一對兒。却是今天大娘沒帶得兵器來。一言未盡。只見大娘兩手緊腰。結束得伶伶俐俐。翩然跳出。隨手將衣襟一翻。登



這是張安  
賣弄本領  
處

時由襟袋中。掏出盤屈鐵青鋒。鐙的聲抖展開。長可二尺餘。一月寒光。湛湛如水。便將身一挫。趨就下首。用一個懷中抱月式。卓然立定。這裏張安喝聲好。旋身挺劍。使個旗鼓。兩下裏推手示敬。道得一聲請。只見颼颼兩縷劍光。登時交作一處。張安留神。只見大娘俏身兒。風旋雨驟。著著進攻。却是劍鋒所及。僅能籠罩五步。家數雖本少林。却頗雜野派。更乏凝重之氣。於是張安放下心來。只先給他虛與委迤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倒將店翁笨眼驚壞。只見大娘劍光如龍蛇飛舞。張安一柄劍。却慢條廝理。只顧招架。偶一進擊。却又半路掣回。就如恐傷着大娘一般。頃刻間張安已退走兩週。兩人滿院中風車兒似旋轉。店翁暗道不好。不是這客人本領不濟。便是他真個愛上大娘。忘其所以咧。正在慌惚。只聽大娘失聲叫道。呵。你原來這等使

促狹。再瞧張安已不知那裏去咧。但見那柄劍電也似縱橫亂掣。上下翻飛。鋒銚所及。直到十餘步外。月光一照。便如一團瑞彩。但聽得風聲颯颯。偶見腳趾錯落。方知其中還有人在。於是店翁大驚。方要看大娘劍勢。只見大娘一擺劍。回身便跑。剛飛身躍登屋脊。只聽張安喝道。那裏走。劍光飛處。噲琅聲一物削落。大娘急叫道。莫要動手。俺服你就是。說罷兩人連臂跳下。在月光中携手大笑。店翁方知就裏。便趁勢說道。怎的你二人沒見勝負。便講和起來。大娘頭兒一搖。將耳朵湊向店翁眼前道。你看俺這耳環。可還有在上面。說罷一望張安。十分愛慕。微笑道。俺既跟了你。你好歹教給俺一路劍法罷。張安只作不聽得。便連店翁都邀入室。這當兒。大娘另漾出一番風致。便將張安長袍拎起。要親手給他披上。張安忙謙道。不勞不勞。大娘

笑道。哨。俺和你既作夫妻。還這般客氣作甚。張安聽了。忽的正色歎道。俺那裏有此福分。大娘你枉自有意。你可知俺甚等之人。大娘聽了。不由秋波亂閃。張安索性與他執手坐定。然後慨然道。俺並非甚麼商人。俺便是那白葛兩標師請來的好友張安。實不相瞞。便是嵩山法暉長老傳的劍術。大娘猛驚。急欲掙扎起。却被張安連肩抱住。大娘急得花容失色。便叫道。你待害俺麼。張安道。豈有此理。你也非尋常婦女。如何這等小看人。大娘沉吟道。既如此不消說。你一定爲那八萬金來的。好在淺淺之物。俺本沒看在眼裏。今俺既如數奉還。全你朋友之情。却是你也須應我一樁兒。說罷。星眸一瞟。嗤的一笑。張安道。你一定想學我這路劍法。這也容易。俺便在此耽擱個十天半月。都不打緊。大娘一伸纖指。點到張安額上。笑道。難道那會子

咱倆一席話。你就忘咧。你不是勝了俺了麼。於是店翁笑道。老漢倒省得咧。大娘平素價常說。如逢能人勝己。就要委以終身。今張客人既有如此本領。管保大娘要成就好事哩。張安大笑。放起大娘道。我們百年大事。不得草草。看光景俺須就贅山寨。既承你慨還銀欸。俺明日便同敵友等到寨領取。就讓他們作個媒證。當日便行嘉禮。你看如何。大娘喜道。如此事不宜遲。俺便先轉去準備一切。說罷婷婷站起。喜匆匆出得室來。解驢跨上。道聲專候。忙忙出店而去。這裏張安更不怠慢。便連夜價趕向荒村。知會白葛等。準備明晨赴寨。這且慢表。且說俞大娘一路上走回山寨。十分得意。便分咐手下人分頭準備酒筵。鋪設須要整齊。直鬧至巳分時。粗粗都備。便在前寨內備接張安等。那後宅密室。早收拾得新房一般。自己走進走出。正在高

興只聽嘍卒報道。寨前一行人騎轉出長林。想是客人等到咧。大娘大悅出迎。只見張安業已携了那皮商少東。大踏步遠遠走來。後面是白葛兩標師。還有僕人等。牽了坐騎紛紛都到。這當兒寨衆排開。也有百十人。刀劍如林。儘也有個氣勢。大娘笑吟吟舉手一揮。寨衆登時暴雷似一聲大諾。接着寨門大開。兩壁廂鼓樂雜作。望到裏面大廳。早已懸燈掛彩。還特選四個軀幹長大的嘍卒。各抱定潑風長刀。分立階下。少東猛見這等陣仗。登時戰抖抖。偎在張安屁股後頭。大娘笑着瞟他一眼。張安笑道。這還等我引見嗎。一言未盡。白葛走上道。張新嫂端的好劍法。俺們這大媒早已領教過咧。於是衆皆大笑。大娘便引衆人直入大廳。只見擺設的齊齊整整。張安見了。暗暗好笑。便公然携了大娘。竟就主位。大家依次落坐。茶罷後。白葛兩人

別有用意

便伸謝大娘還銀之情。大娘抿嘴笑避。十分喜悅。於是一聲嬌喚。便命開筵。張安忙道。這也須聽我佈置。一來今日婚禮重大。先須行過。二來敝友們贛程忙迫。待證婚後。吃罷喜酒。卽行登程。如此一來。方有次序哩。說罷向白葛一使眼色。於是白葛會意。連連道好。便不容大娘插嘴。登時趨就東壁焚香點燭。廳外伺候人。一見也便登時傳呼。鼓吹儵寧。鬧成一片。婚禮已畢。方要開筵款客。只見張安一望日影。拍手道。今還有件事兒哩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赤楓寨氣走俞娘子 太原城忽逢張千總

且說張安當時笑道。娘子那宗標銀。現在那裏。便可命人裝好駝騎。敝友等三杯過後。即便起程。大娘這時心花大放。都不理會。頃刻命人搬將來。就廳前裝好。少東等一見。方纔心頭一塊石落地。須臾筵

開酒到。大家匆匆飲過喜酒。站起告辭。只見張安却一聲不響。只管大杯價淋漓痛飲。一張臉兒業已潤如紅玉。大娘瞧得眉歡眼笑。便道。少頃回頭再吃罷。於是張安大笑。携了大娘。雙雙送出。眼看白葛等各上鞍馬。擁了少東駝騎。道聲再見。如飛而去。這裏張安却如木人一般。呆望良久。只管顛頭播腦。大娘等得不耐煩。便笑道。客去主人安。快回吃酒。是正經。爭不成你還跟他們去麼。張安點頭道。去也好。不去也好。大娘聽了。不由心頭一動。登時眉兒一挑。道。你說甚麼。張安道。俺說那白葛兩友沒本領。如此長途。焉能令人放心呢。他可不是去也好。不去也好麼。大娘道。這個不必管他。張安道。管也是不管。也是大娘笑道。喲。莫怪你從法暉和尚處來。真有些野狐禪。機鋒語哩。張安道。取笑罷了。俗語說得好。聖人墳前文豹。還吐得斗把墨。

水哩。何況俺久事法暉。說罷兩臂一振。哈哈大笑。趁勢兒拉了大娘。就寨前後信步瀏覽一回。東指西點道。這山寨還欠佈置。等我們閒暇時。大大擴充起來。大娘聽了。越法高興。這一耽擱。業已日色平西。大娘催促數次。兩人方走至寨門。衆嘍卒肅然侍立。都抖起精神。要在新寨主面前見個好兒。只見張安睜大了眼睛。向他們排頭望去。忽的怒道。好可惡。俺這等閱寨大事。怎的那萬頭目竟不伺候。此語一發。大娘猛的一驚。還以爲他偶然聞得寨中有此人。便眉頭稍皺。強笑道。這種狗一般賤的人。你問他怎的。張安笑道。賤雖賤。終是個性命。實不相瞞。俺張安前夜潛渡飛索橋。却看了一齣好把戲。今日沒別的。改日再見。俺要趕做友去咧。說罷。向大娘拖地一揖。就要拔步。俞大娘這一羞氣。火頭直冒得丈把高。方知被人奚落了個七佛。



爲後文說  
張勇怨輔  
臣張本

出世。當時不顧生死。大喝道。姓張的。俺認識你咧。今日之事。有你沒我。說罷。雙拳一擺。直滾入來。施展出生平本領。恨不得將張安一拳打碎。那知棋差一着。馬爭寸步。歸根兒不成功。兩人頓頑良久。忽聽張安喝聲着。一足騰起。俞大娘咕碌碌滾出多遠。碰的聲撞在樹根上。這裏張安提拳喝道。你要明白俺手下留情。你若是曉事的。趁早改惡歸良。完你婦人家一生事兒。俺幾句良言。也就待你不薄了。說罷。一轉身捷步如飛。直趕白葛等而去。這裏衆嘍卒失措良久。扶得大娘起。業已血污左鬢。撞傷一錢大創痕。氣憤憤回寨。沉思良久。不由長歎道。這所在住不得咧。那厮歸途。一定還來作耗。不如他處遊行去罷。越想越氣。不由頓足道。俺總算心坎上有你這厮咧。於是登時遣散寨衆。一把火燒掉山寨。飛渡索橋。游行而去。以後自有際遇。

俠士落想  
又是一樣

這且慢表。且說張安飛行十餘里。偶一回頭。忽見赤楓澗寨際。火光隱隱。不由暗喜道。他真個聽我良言。倒也不錯。現在天下多故。有本領的是難得的。於是匆匆奔去。及至白葛等落站。大家方淨面揮塵。只見簾兒一啟。張安已笑吟吟徐步而入。少東一見。不由先拜伏於地。張安笑扶道。您那個妙人兒。也叫俺擺佈夠咧。因一說方纔情形。只將白葛樂得打跌。須臾大家晚飯。張安道。今原銀既歸。俺明日便當回山。料得前途平坦。白葛兩兄儘能了事。成功道。依我看。張兄便隨喜到山西走一趟罷。一來咱兄弟多叙幾天。二來我聞得陝西總鎮姜瓖。近方調任大同。江湖中朋友談起。說他很能格外用人待士。他會有個愛姬。被一帳下驍將竊負而逃。他知得咧。反到飛馬遣人。厚賜金帛。竟將那愛姬賜給那將。所以四方傑士。都樂爲用。咱們便

不出法暉  
之言

道到大同。何妨看看機會。像兄弟們不足論。難道張兄如此本領。便甘埋首山中麼。一席話不打緊。登時引起張安一片雄心。當時竟無可無不可。次日隨了白葛等長行而去。不幾日到得山西省會。入行卸標。一切都畢。那少東各有重謝。不必細表。張安與白葛等落在店內。逐處游玩了兩日。起初白葛與匆匆尋訪朋友。想要夤緣投入姜瓖營。後來聞得朋友說起。這當兒姜瓖因兵強威著。朝廷見忌。時時督過於他。所以他刻下用人十分仔細。若沒得親信引進。是不成功的。白葛聽了。未免大掃其興。張安本沒成見。依然逐處觀覽風景。這日行經巡撫衙前。只見一騎馬由照壁後走出。上面一個軍官。衣冠赫奕。那面目十分熟習。兩下裏方瞟得一眼。已被後面隨卒將馬屁股拍了一掌。潑刺刺跑出數十步。忽見那軍官畧一停轡。向一卒說

了兩句話。方一擁而去。那卒却飛跑回。向張安道。足下敢是張姓。單名一個安字麼。張安方詫異道。正是。那卒喜道。如此。俺家老爺有請。因將那軍官姓氏一說道。刻下俺們便寓在唱經樓街哩。說罷如飛而去。這裏張安方恍然。那軍官便是那年旅店中所遇的料楚材。忽爾相逢。也自可喜。於是沉吟走轉店。恰好白葛兩人都在店。正在商量歸計。於是張安一說。方纔所遇。白葛喜道。妙妙。俺聞得這料楚材。合一個王進朝。都是姜瓖帳下站得起來的軍官。張兄去訪他談談。或有些機會。也未可知。張安道。不錯。便是那王進朝。俺還有個朋友。吳大用在那裏哩。却是此人太沒巴鼻。不知他得意不曾。白葛道。這越法好了。張兄便去見見他。看是如何。於是張安整飭衣冠。直至唱經樓街。果見一所高大旅店。十分熱鬧。門首貼着楚材官銜行。

寓字樣。還有四五兵丁站立門首。張安走上。通進名去。不多時裏面道請。張安隨僕人走進。早見料楚材笑吟吟降階而迎。大笑道。幸會幸會。方纔街上偶遇。我猛憶起是張兄。却如何來在這裏。呵。你氣概越法英偉了。張安趨上笑謝。兩人携手而入。落座茶罷。各叙契濶。張安方知楚材。因大同軍餉事。來省公幹。遂將自己近年情形。大略一說。楚材喜道。我看張兄。越法精神。原來武功大就。真真可喜。因撫髀道。像張兄這等人物。俺們總鎮軍中都沒有的。張安趁口風正要說投軍之意。只見一僕進稟道。昨天那位張爺。又來請見。楚材沉吟道。張爺還沒去麼。僕人道。昨天張爺聽得老爺說大同那裏沒甚機會。便不高興去。所以特來辭行。楚材道。既如此。便請僕人噉應出去。不多時門簾一啟。引進一條黑凜凜的大漢。生得虎背熊腰。劍眉海

口。遍體行裝。官靴大帽。看光景是個千把總的前程。顧盼之間。十分猛毅。與楚材見過禮。方要落坐。忽一轉面。不由大驚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秦王營張安買駿馬 大同鎮姜瓖練將兵

且說那大漢忽見張安。不由神氣一聳。便兩下裏點點頭。自與楚材傾談起來。張安聽他話頭話尾。是個行伍中朋友。略談當世將帥。評論甚當。須臾更談及行軍對壘。兵家韜略。甚有條理。張安方在暗暗稱奇。只見他又撫掌笑道。現在俠士劍客。却少得很。便是有各鎮帥也不能用。說得高興。便隨口談了幾句劍術。那知驢唇不對馬嘴。暗含着露了怯咧。這一來却搔着張安痒筋。所謂箭在弦上。不得不發。當時便微微一笑。略論劍術之妙。十分精闢。那大漢如何肯輸氣。當

時便勁一駁詰。未免加着強詞奪理。張安逐條辨去。楚材雖不甚了然。却覺得理妙非常。不由欣欣然只管點頭。那大漢見了。登時不悅。便一詢張安姓氏。怫然起辭。這裏張安也不在意。少時楚材送客回。張安道。方纔這客人倒也好個氣概。楚材道。正是哩。此人姓張名勇。武舉出身。弓馬嫻熟。十分英勇。便是陝西人氏。曾在陝西某營中投過効。有個千總前程。他原想赴姜鎮軍中。聽我說沒甚機會。又搭着局面不穩。便不欲去咧。張安道。怎的局面不穩。楚材搖手道。不須打聽。只是我們今日巧遇。張兄高興到大同玩玩麼。張安聽了。便趁勢將求他汲引之意一說。並提出還有白葛兩人。楚材道。好好既是張兄好友。一定材質出羣。咱們同到大同。徐看機會如何。張安大悅。當即別過楚材。向白葛一說。兩人自然歡喜。便興匆匆裝飾鞍馬。準備

同行。只是張安還沒得坐騎。成功道。俺聞得秦王營那裏馬販最多。今日閒暇。何妨去揀買一匹呢。你道秦王營是甚麼所在。據說是當年唐太宗練兵之地。如今却荒落成了片跑馬場。便在城西隅。山陝馬販大半都聚在那裏。每當午後。便開馬市。遊俠執袴子弟。成羣結隊。價馳騁試馬。倒也十分熱鬧。當時張安便合白葛各帶些散碎銀兩。徐步上街。不多時轉灣抹角。已到那裏。只見好大一片空場。楊柳夾道。中疊起一條馬道。兩邊遊人並生意小販。紛紛不絕。這時馬道上輕塵如霧。駿足嘶風。正鬧得烏烟瘴氣。跟馬小販一張嘴便如畫眉鳥一般。直哨他那馬的好處。一壁廂上身不搖。邁開流水步。嗒嗒走來。兩旁遊人。更加七嘴八舌。毛片骨架的胡噪。都是以爲自王良伯樂。外號兒又叫董姥姥。張安細看衆馬。都是駑駘皮相。正在不



吾鄉諺語也

一語悽然  
中藏多少  
感不遇之

高興。只聽衆人拍手道。來咧來咧。這個唱秦叔寶的。又要找補齣。拿手好戲咧。白葛等一望道。左。却大捩步來了個貧販。生得七尺來高。虬鬚環眼。衣履却檻樓不堪。兩手拉鑷。牽了一匹獐龍似的瘦馬。渾身黃黧顏色。却污垢狼籍。生得蘭筋龍項。步履迅穩。却是皮骨磨損。淹淹低頭。站在那裏。脊骨高出貧販。貧販偶一頓鑷。那馬猛一踢躍。啾啾的一陣悲鳴。十分高亮。白葛方笑道。這匹馬。身短雖可以。却是太瘦咧。忽見張安雙目一張。肅然走上。就那馬週身端相一番。太息道。朋友。你這馬要價多少。貧販聽了。忽的雙淚遽落。慨然道。尊客既能問價。此馬便應相贈。只是在下方在羈旅窮途。能賜五十金。便請牽去罷。在下販馬半生。方得此黃黧名馬。原想入都獻與某王。不想在此一病數月。今沒奈何。尋個回鄉盤費罷了。衆遊人聽了十分詫

異。聞一聲聚攏來。爭看那馬。有的便道。真彷彿有點精神。有的將嘴一撇道。依我看是生意話。甚麼黃驃紫驃。這種馬騎上倒要仔細。張安都不理會。便將白葛所帶銀包要來。一總兒足有九十來兩。把給馬販。馬販大喜。接過來千恩萬謝而去。衆遊人望得驚驚聳聳。便連白葛也有些納悶。張安笑道。此馬芻豈不時久損體格。所以皮相不佳。今略試其足。便當顯其不同尋常哩。說罷隨手兒折一柳枝。翻身上馬。就馬道上略一盤旋。轡頭一緊。那馬昂起頭來。一聲長嘶。潑刺刺四蹄生風奔將去。頃刻之間。人大於指。馬大於蛙。少時竟如點黑子一般。衆人方相顧歎異。只見紅塵起處。人馬來勢恍如飛鳥。張安已翩然跳下。執轡大笑。於是白葛方纔歎服。便喜洋洋走回店。張安親自將馬洗刷起來。飲喂躬親十分加意。不多幾日。那馬氣體大異。

了結吳大用

爲下文收  
輔臣爲義  
子張本

出落得龍駒一般。後來張安多少戰功英名。全仗此馬。此是後話不題。且說料楚材不幾日公事勾當畢。便帶了張安等直回大同。到得本營中。且令暫候差委。張安百忙中一探聽王進朝麾下的吳大用。原來前兩月已經死掉咧。將進朝痛念的甚麼似的。因他年老無子。只有吳大用個親甥。所以十分傷念。這日楚材正在閒坐。尋思安置張安等。恰好進朝走來。兩人密室落坐。談了一回軍中近務。楚材道。近來咱鎮帥還喜聽虞大頭等人的話麼。進朝皺眉道。正是哩。這干人有甚麼深遠打算。只仗了一銃性兒。撮鎮帥的傀儡。他也不想螳臂當車之勢。楚材歎道。我聞得刻下總督孟喬芳。很是個脚色。各處裏整飭城守。扼據險要。便有些作怪。便是俺這趨因餉進省。巡撫很有點不然。咱鎮帥就是省中口風。也不妥得緊。一會兒說有京員暗

逗下文大  
同之亂

訪。一會兒又說八王子要出京咧。進朝道。樹大招風。理之自然。何況咱鎮帥又偏聽虞大頭等嚼舌根。咱們這把年紀。也不想一口吞個張飛。只要大家安生。別鬧的滾湯潑老鼠就得咧。說罷兩人倒笑了。少時進朝道。咱鎮帥真有些背晦。越這當兒鬧得滿城風雨。他偏要鳴鑼打鼓。昨天鬼鬼崇崇。大犒合營將弁。並秘宴虞大頭等。接着又風言風語。所有兵丁要加雙餉。這還不算。又定在後日大閱兵馬。凡有奇材異能之士。皆破格錄用。你說是胡鬧不呢。楚材沉吟道。這裏面的螺螄灣兒多的很。咱們那裏管得許多。但是老兄麾下可有能人。爲營衆增光麼。進朝道。沒得沒得。俺自舍外甥吳大用死掉。一百個不高興。再者一時間。也沒處物色去。楚材拍手道。俺這裏便有一人。還是令甥吳大用的舊友。老兄如用。真個是出色當行。全軍翹楚。

清代北派  
武俠小說

# 邊荒大俠傳

卷肆

嶽崎生著

## 第五十三回 臺前演武管豹一斑 山頂立功雲程初步

且說王進朝一望張安等。各有精神。一齊向他聲諾。喜得他直跳起來。立談數語。三人應對如流。不由撫掌道。妙妙。你們武功不消說得。今來的恰是當口。便是鎮帥。一定能青目的。因又向張安道。我們雖是初見。却是俺耳輪中早已厮熟的。說罷點點頭。三人聲諾而退。這裏賓主又談數語。進朝方去。楚材更不怠慢。便將張安送過進朝營中。登時補了名馬兵。白葛兩人就在楚材麾下補了名兒。軍中耳目多。早將這新來三壯士。傳得沸沸揚揚。到得大閱這日。全軍營哨。齊集教場。衆將弁全副嚴裝。各按隊伍。分門紮定。真個鼓角喧天。旌旗

軍容嚴肅

此時張安  
爲利祿薰  
心已不復  
想嵩山寂  
寞時矣

曜日不多時。總鎮衙前三聲大炮。教場萬衆。一齊昂首。須臾兩武弁手持令旗。放馬跑來。直到將臺前。翻身下馬。持令週揮。大呼道。總鎮起馬。整隊伺候。但聽萬衆雷似一聲諾。登時旌旗翻動。變作個衆星拱辰的陣式。都一齊向着將臺。張安一見這等堂皇威武。不由躍然心喜。暗道。古人說取金印如斗。大懸肘後。丈夫得志。正當如此哩。正在欣羨。只聽場門外軍樂大作。須臾百十親兵。列隊前趨。後面姜總鎮公服大帽。翎頂輝煌。高視闊步的進來。雖然骨格昂藏。却是精神不足。瞻顧之間。還稍有些少年躍馬氣概。這時已花白短髯。於是全軍肅立。悄然無聲。但聽一片步履繁動。須臾總鎮登臺坐定。傳令較武。無非是馬上步下。各種擊刺武功。少時略息。只見料楚材趨步登臺。就總鎮躬身數語。但見總鎮微微一笑。取過一軍籍冊。落筆一

點。左右高唱道。白成功。葛秉貞。一言未盡。只見楚材部中兩壯士。雷諾而出。衆人一見。都各屬目。張安這當兒。更加留神。只聽進鼓一鳴。白葛登時。手提短刀。飛花滾雪般舞起。只這捷疾手法。業已非營伍中所有。兩人頡頏良久。又互作攻取之勢。直殺了個難解難分。然後棄刀上馬。各綽長鎗。抖開來。怪蟒一般。便似兩團雪瑞。銀光亂颺。於是一來一往。十盪十決。鎗尖到處鬼神愁。戰馬旋時山岳動。酣戰良久。衆人都看得目定口呆。於是總鎮大悅。竟起身親臨臺前。只管嘖嘖稱奇。白葛退下。總鎮方要回座。只見一員屬將。躬身稟道。末將標下。還有一新來壯士。名叫張安。此人武功。不但勝於方纔兩壯士。他還會非常劍術。神妙可觀。其擊刺武功中。有赤手奪刃的本領哩。總鎮一看那將。却是王進朝。不由喜道。竟有這等人。快些當場試來。於

是左右取過軍籍。總鎮閱過。便喚張安。這一聲不打緊。萬衆眼光都集向一處。便見王部馬隊條的一分。早有一騎黃驃馬。飛臨當場。上面人提戟按轡。英姿颯爽。真賽如溫侯再世。於是衆人悄語道。張安張安。便見他抖轡縱馬。風也似跑去。畫戟拖轉。使開解數。就馬上盤左右旋。颯颯舞起。馳前越後。揮刺如風。偏搭着馬勢如龍。越顯十分精彩。喜得總鎮在座。只管拂拭老眼。少時看得興酣。竟命左右移坐。直臨臺下。這當兒張安馬上藝罷。便是舞劍。這更不須說得了。但見人劍不分。總鎮竟舌橋不下。少時張安略息。總鎮還覺眼眩良久。衆人都都回過口氣。方大家相視發怔。只見進朝趨進數語。總鎮領領首。登時在親軍中。特選驍卒四人。都是長軀大力。手搏有聲之士。各提明晃晃短刀。躍臨當場。這時張安已得進朝分咐。便釋劍徒手而



立見四人風也似提刀搶到。便雙臂一振。用一個雲鶴穿空勢。颯的聲一躍。早到四人背後。隨手一掌。先將一卒。撥了個踉蹌。四人剛翻回身。張安足兒略聳。又滴滴溜落向他們腦後。這回更不客氣。連肘帶掌一齊上。下面還找補個張飛蹠馬的大蹠脚。這一著兒。名爲天花落地。最要用得輕巧靈妙。小家數武功是不敢用的。當時四卒踉踉撞撞出老遠。未免氣往上撞。便登時旋身挺刃。排牆似刺來。那知刀還未到。忽見張安縮身一迎。直滾入來。突的雙拳向上一分。來了冲天炮。正中居中二人右肘。二人但覺一股麻癢。登時哈哈一笑。雙刀落地。要人一見。都各詫異。究竟總鎮是員宿將。不由掀髯顧左右道。你們可懂得。這便是少林拳派中的點穴法。此人神技如此。竟不必再比較了。正說之間。只見那兩卒雙刀齊上。前後取勢。直取要害。

寫張安赤  
手奪刀一  
段妙到毫  
端

張安却騰挪閃展。聲東擊西。步履所到。連點聲息也無。少時一聲大喝。一挫身就地捲去。直滾入刀光中。便如遊龍戲霧一般。時見一鱗一爪。這時臺上下萬衆無聲。都看得眼花撩亂。正在惴惴慄慄。只聽嗆啞一聲。一柄刀被張安直踢起丈把高。日光一曜。明瑩斜插落草地上。衆人方一轉眼。只見那一卒揮刃如風。張安虛晃一掌。拔步便走。那卒虎也似撲倒背後。儘力子氣一刀攆去。張安略閃。那卒跑開來收腳不住。張安一腿掃去。那卒撲哧聲爬在地下。登時撒手扔刀。合那個先被踢的。一對兒些牙裂嘴。四個驍卒望着地下四把刀。只管發怔。於是姜總鎮大悅。登時喚張安等三人登臺。略問出身。十分獎贊。又特賞羊酒。以旌其藝。料王兩人好不有興。當時大閱方罷。張安等名字。業已傳滿大同。料王兩人會了面。只喜得兩張口合不

北語一迸  
三條隴謂  
兔脫也

攏來。恰好有湊趣的一班土寇。發作起來。人不過數百。那總鎮有意提拔張安等三人。便命料王帶隊剿捕。不消說馬到成功。於是立擢張安等各爲千總之職。却是張安那馬鶴子三字綽號。越法大著。原來那土寇首領。捷疾如風。躡山越澗。外號兒叫飛山兔。自恃其能。十分猖獗。當官軍圍山。他通不理會。還將掠來的婦女。左擁右抱。大杯價自己灌酒。事至危急。他方纔大呼殺出。果然一迸三條隴。正在跑躍自得。目無官軍。不想腦後總站着個黑影兒。再也躲閃不開。當時大家見張安捉飛天兔。馳逐之勢。不由都道這回兔兒。遇着馬鶴子合該晦氣。所以張安綽號越著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却說王進朝自得張安之後。轉眼數月。兩人談到吳大用。都各歎息。張安因進朝相待甚厚。又是大用舊友之舅。所以事進朝不但恭謹有加。而且頗有親熱。

之意進朝見了。暗暗留意。一日與楚材閒談起來。進朝歎道。我這把年紀。戎馬半生。自歎沒個接續。只有一親甥吳大用。我喚他到此。原想扶他個小前程。將來便嗣我膝下。接吃這碗營混子飯。不想他沒造化。又死掉咧。如今我見了他舊友張安。不由便想起他來哩。一言未盡。只見楚材直站起來。拖地一揖。大笑道。恭喜恭喜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拜義父英雄歸本姓 接嬌妻夫婦判衷腸

且說王進朝忽見楚材長揖。驚起道。怎的怎的。楚材道。你不曉得。你道張安他究竟姓甚麼。我曾問他底細。原來正合老兄五百年前是一家兒。因將張安出身遭際說了一遍。進朝詫異道。原來如此。可謂芝草無根。醴泉無源。但是他便也姓王。我有甚麼喜的呢。楚材道。古

來多有蓄勇士爲義子的。如唐末五代時。各藩鎮軍中。此風尤盛。老兄何不收張安爲義子。大家建立勛名。豈不甚好。進朝喜道。好雖好。却恐張安未必肯。楚材道。依我看。十有八九他肯。一來他攀附功名。二來他本無家。再巧沒有的。他本姓王。不須更姓。一席話。進朝躍然心動。便託楚材代爲達意。果然不出楚材所料。張安熱中正甚。竟一口應允。從此張安方易名王輔臣。與白葛兩人。在大同軍中。甚爲鋒錚有聲。光陰迅速。早又過得年把。輔臣既投軍之後。便已致書法暉長老。滿望法暉必有回函。那知隻字也無。一日輔臣與白葛閒坐。忽見自己那件舊綿袍。不由慨然道。人生行止。莫非前定。因你兩人將我撮出山。你看法暉長老好不慧鑒。便如我此行不回。特以錦袍示意哩。白葛笑道。這是數應如此。所以長老與你取個衣錦還鄉。

補筆續密

的意思。等你將來封侯萬里。再回山去如何。說罷。大笑別過。不想一個鄉字。竟逗起輔臣無限鄉心。不由猛憶雲姑。自思道。俺出門累易寒暑。不知這當兒主人家。怎的光景。還是俺赴歲初回。曾接得雲姑一封書。說主人究心禪靜等事。趁軍事閒暇。俺須赴岳州去一趟。才是。算計已定。便去稟知進朝。進朝道。如此甚好。你既在此。豈可將兒婦拋在主人家。便趁勢接得來。也省一番心事。輔臣應諾。次日便收拾行裝馬匹。取路向岳州進發。一路之上。無非曉行夜住。飢餐渴飲。八個大字。不多時行抵岳州。久客乍歸。心頭暢快。不由一抖轡頭。放馬跑去。剛要進城。只聽後面喚道。張兄久違呀。我遠遠望着就像你哩。輔臣回望。却是樊建業。戴一頂大草笠。短衣芒鞋。赤脛上黃泥狼藉。肩了一擔葦柴。左手還提一支藤食盒。健步如飛。笑吟吟趕來。原

來建業從張官兒回里後。一總兒不會他去。當時輔臣連忙下馬。兩人執手勞苦。十分喜悅。輔臣百忙中略述自己近况。說到赴藏並嵩山學藝等事。建業連連稱快。及略說在大同等事。建業却淡然道。也好。我說猛見你氣象一新哩。說罷將柴擔一緊肩道。請上馬罷。咱們走着說就是。於是兩人且說且走。輔臣方知建業從郊外僧舍。給張官兒送酒食方回。就勢兒斫得柴來。因笑道。你倒能勤苦得很。便是身上穿著。也質樸許多。建業笑道。不但我哩。便是主人家也是這樣兒。除訪僧談禪之外。便是尋鄉里野老。課疇問雨。去年秋裏蔬園裏。結了堆大倭瓜。把他老人家歡喜的要不得。俺雲嫂兒更不用提咧。真個能吃辛受苦。你當還是先前官樣兒麼。俺們排場下來。倒自在的很。粗茶淡飯。睡甜甜兒覺。有時節竟將從前之境。忘得沒事兒一

大堆了。輔臣隨口道：「可不是麼？便是俺在法暉長老處這斫柴活兒，是幹慣的老營生咧。」一面談論，須臾望見主人門首，輔臣忙跳下馬。建業道：「咱主人習靜，這前門是雖設常關的，倒是走向後門便當。於是兩人繞過一條短術，便趨後門。這術中背靜得很，忽聞馬蹄震動，慌得各家小女兒都跑出來，光着眼呆望，見輔臣佩刀拉馬，威威武武，竟有一縮頸兒，閃向門後的。其中一個小女，却認得建業，便喊道：「樊大叔斫柴去，給俺捉得蠅蠅兒呢。」建業笑道：「沒得了，這當兒九月底咧，冷瑟瑟的，他還高興，大叫大跳麼？」這當兒斜陽欲落，輔臣默然若有所感，忽聞清磬冷然，從後宅飄出。建業笑道：「咱主母又晚堂禮佛哩，往時都是雲嫂兒伺候香火，今天俺聽這磬兒，不像他敲的。」輔臣笑道：「真個你耳朵這等靈便。」建業道：「一年到晚價聽慣，所以入耳。」

信筆點綴  
時令為大  
本作亂張  
本



淡談數語  
已將雲姑  
近狀逗出

便曉。說話之間。恰好後門一啟。建業笑道。突的不是雲嫂兒來也。輔臣乍聽。只覺心頭亂跳。便見雲姑著一身大布衣褲。青帕包髻。手携箕帚。安詳詳出來。忽見輔臣。不覺一怔。頃刻間笑容滿面。便迎上來。相與問訊。一面轉身前導。却向建業道。今天你兩人却遇得巧。說着纖手一揚。竟將所携之物。加在建業柴擔上。建業見此光景。不由一望輔臣。低頭微笑。雲姑猛悟。登時玉顏微暈。却笑道。樊兄莫怪。俺方纔掃了半晌佛堂。委實手痠的很哩。當時三人走進後宅。輔臣一望院宇肅潔。倒比自己去時。齊楚許多。於是建業自去安柴擔等物。這裏輔臣卸置鞍馬。雲姑早走出。回明夫人。不多時輔臣進見。略稟自己去後情形。聽得雲姑。站立一旁。只管秋波亂轉。夫人便道。你有志功名。極是好事。便是雲姑恰能助你建功立業。終不成你們便湮沒

一世老爺這當兒雖好學禪。聽你青雲有路。也自歡喜哩。說罷一望雲姑。正在那裏拂拭几案。掌上燈燭。却如沒事人一般。須臾輔臣退出。夫人喜道。他這一投軍。倒是不屈材質。雲姑微歎道。依婢子之見。他終是孟浪。再者遇合之始。先須擇人。那姜總鎮却非純正一路哩。夫人道。凡事也不能死於局下。人生遭際正多。此不過功名階梯罷了。說罷命雲姑退去。這當兒輔臣却合建業用過晚飯。還有兩名舊僕。也集攏來。大家說笑成一片。一僕便道。張兄。忽又脆生生打自己個耳光道。該打該打。方纔說過歸了本姓。怎還稱張兄。說着忽又忘掉所語。只管端着輔臣發怔。大家見他那副神氣。不由都笑。卽有一僕笑道。你忘咧。我替你說罷。保管不差。你可是說將來王兄官兒大將起來。出門是前呼後擁。入門是金玉滿堂。威福任意。一呼百諾。

竟被這僕  
人一語道  
着

便是咱們雲嫂兒。也作到一品夫人。你那當兒。夾尾巴狗似的找將去。至不濟。也須將你喂得肥肥的。甚麼門印前後廚。刷鍋帶喂豬。一古腦兒都是你的事。你那時腆起張彌勒佛大肚皮。好不得意哩。衆人聽了。不由大笑。少時各散。輔臣走向己室。只見雲姑。正對了一穗寒燈。在那裏績麻。滿壁上繩線縷縷。輔臣覺得一股清氣。貫入肺腑。便笑道。呵。疇你倒成個作家娘子咧。雲姑起笑道。甚麼話呢。連昔日公父文伯之母。那樣地位。還不敢稍自安逸。何況咱們。我覺得人生。但能溫飽。便當休止。所以我勤力不歇。常保一生如此。於願已足。一言未盡。只見輔臣哈哈大笑。忽的將雲姑所績之麻。揉成一團糟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甄雲姑冷眼薄繁華 瞽劍客熱心再遊戲

且說張安投麻於地。大笑道。我們錦片似前程。快別說這些沒要緊的話。俺此來趁便接你同赴大同。風光自不消說。便是你一身本領。也該出現咧。雲姑笑道。我且攔在一旁。便是赴大同。也是沒要緊的事。你且將嵩山學藝。并遇知白子等事。細細說來。於是輔臣詳叙一遍。雲姑欣然色喜。又恨道。可惜你不學他們。歸入隱派。無端又投軍怎的。說罷蛾眉一蹙。只管沉思。輔臣道。不須多慮。可是夫人說得好來。人生遭際正多。俺雖攀附姜鎮。那裏便縛的住人咧。雲姑忽的正色道。這話却不對。既與爲緣。便當忠其所事。但願姜鎮無他變故。咱夫婦便念佛不盡了。輔臣不悅道。你也慮得特深遠。那姜鎮雖然剛愎。也是久歷疆場的老將。雖是近來朝廷有意督過。他豈敢輕於發難。自取滅族。凡事兒遠道傳說都有些添枝加葉。又說總督孟喬芳

畢竟雲姑  
識見高人  
一等

乃有平涼  
之亂

專意防亂。又說是八王子現正調遣大軍。意有所在。便是近來山西大商賈。都有些觀望作生意。因此越傳越兇。你却不必信這些話。雲姑笑唾道。左右俺隨你去便了。還值得臉紅筋漲。於是夫婦一笑。一宿晚景休題。次日張官兒由郊外僧舍走轉。輔臣叩見道。稟明一切情形。張官兒笑道。近來凡事我都懶問。至於當道文武官。我越法隔膜了。這姜鎮我只記得他是明臣歸附的。其餘便不曉得了。雲姑跟你去。自是正理。只明日便可同行。輔臣叩謝過。便匆匆整備行裝。正在忙亂。却見樊建業忙忙跑來。帮着收拾。輔臣便道。樊兄這當兒脫不開身。等我日後。稍有出息。定要相邀。依我意思。凡我良朋舊友。有疇昔周旋的。都一塊兒拖到雲眼裏纔好。建業笑道。你那心眼兒。向來是最熱的。只是俺老樊不成材料。正說着雲姑走來。三人笑了一

那知一訣  
千古寫來  
可歎

陣。當晚張官兒夫婦。又囑咐輔臣等許多言語。夫人和雲姑。更有一番悽戀。次日晨起。輔臣夫婦各換行裝。備好鞍馬。即便拜別主人。雲姑想起象養之恩。不由淚下道。婢子此去。少不過三五年。還來服侍主人的。夫人強笑道。不須傷心。那大同不在天上。過些時我遣建業探望於你。正在戀戀。只聽大門外一陣蹄喧。原來那黃驃馬。獍性非常。合雲姑那匹馬。撩起腳來。於是輔臣夫婦匆匆趨出。只見建業正收帶那馬不住。輔臣笑一聲。接轡在手。微微一頓。那馬已屹然卓立。雲姑笑道。俺這坐騎。腳力平常。却須廝趁着走哩。建業呆望之間。夫婦已雙雙上馬。但聽得一聲珍重。頃刻紅塵四起。如飛而去。這裏建業仍作他斫柴生活。這且慢表。且說輔臣一路上揚鞭笑語。夫婦同征。十分高興。每宿旅店。深宵情話。同夢融融。竟不識客子况味。一日

行抵山西邊界。只見一片村落。頗爲繁鬧。足有千數人家。一般的街坊四達。樹木葱蔥。却是晉地。土厚高寒。那人家屋宇。半是矮矮平房。甚至於就厚土崖。剗修屋宇。勢如蜂房。或竟下居地窟。一般門牕儼然。十分詭異有趣。那往來男婦。竟有上屋上通行。如飛橋一般。雲姑初到此地。見此異俗。只笑得一張櫻口。合不攏來。見天色已晚。便投客店。這店房十分草草。通是土壁小間。多住些推車擔挑的客人。一見輔臣夫婦如此氣概。登時房房探頭。一個個擠眉弄眼。有的便瞞着雲姑纖脚。悄語道。你看人家這腳樣兒。多麼周正削小。不像咱這裏羊蹄子似的。又有橫起眼睛罵的道。入娘的你這廝還不挺尸。明晨攢路。又說是顛了你娘的屁股咧。輔臣見這班人。過於粗野。就店中尋了半晌。那靠後墻却有一帶矮屋。倒也乾淨。只是隔壁屋內。却

凡警人算  
命其同類  
謎語曰審  
賊世上愛  
算命者可  
以悟矣

有四五個瞎先生。正在那裏七橫八豎的酣睡。中有一個雙孔撩天。翻起個白蛤眼。一張臭口。唾沫橫溢。雲姑唾一口。方要躲開。輔臣道。將就着罷。這羣沒眼的。倒還安詳些。於是匆匆入室。安置起來。店夥一面照應馬匹。一面奔走湯水。雲姑等歇息啜茶。却聽得羣瞽齣聲。此倡彼和。少時一人。似乎猛一翻身。砸在一人臀跨上。口內還嚙語道。這支瞎鳥。真恨得煞人。俺們審了好幾天的賊。單是口沫。都說費了一大桶。好容易得的錢。却被他贏得去了。夫婦聽了。不解所謂。少時掌上燈燭。晚飯都罷。行路辛苦。方要拂榻就寢。只聽隔壁羣瞽呵欠連連。須臾次第醒來。你言我語。胡吵成一片。便聽得一瞽歎道。真是人走氣時馬走驃。那瞎鳥沒到這裏時。咱們生意多麼興旺。而今都被他搶去咧。他又不會甚麼江湖算訣。却一說一對。又每逛便是



半夜昏黑中。那裏去呢。真怪得很。一人接說道。你說怪呀。這當兒怪事正多哩。前天俺給南街上李寡婦算了回命。他家窮得要掉脰。你是知得的。因委實撐不住咧。他兒子又遠出沒信。便想給媳婦找個主兒。多少得點財禮。苟延殘喘。却一時捨不得媳婦。想算算兒子歸程。再作道理。你想這種窮主顧。俺有甚高興。使用着咱的奉承訣麼。於是對他說道。你兒子不出三天。定要轉來。這還不算。多少還帶點財運。卦象明而動。是再好沒有的。其實李寡婦長篇大論的背他兒子的生辰年月。俺一總兒沒入耳。剛騙到十二文卦錢。跨出門。劈頭遇着那瞎鳥咧。他聽我自家失笑。問知情形。便笑道。你這卦。倒還擲的不錯。俺當時也沒在意。不想過了兩天。俺偶從李寡婦門首過。忽覺背上來了個大巴掌。俺以爲毛頭小廝。方要罵。却聽李寡婦笑的

咄咄怪事

撲手打掌道：先生好靈卦。俺昨夜天井內，忽拾着兩錠大銀，便是俺兒子也有信來，說不及回家哩。喜得他拖住我袖，硬塞了一串錢。方才罷咧。你說不是怪事麼？一人道：這等怪事，近來竟很多。不多日西村裏毛財主，失了一注財，說起此事，怪骯髒的。他有十二支整寶，本是壓箱底的，不知怎的，到了他寡嫂箱中咧。又不知怎的，他兒媳婦可以翻他的箱子，不見這整寶，便登時指桑罵槐，儘根子掀騰起來。毛財主縮在屋內，大氣兒都不敢出。鄰右知他家事的，笑得嘴都要歪。便是鬧笑話。這夜，十二支整寶被竊，還有許多窮窄小戶，往往院中拾個三頭五兩。於是都說是財神過境，竟有整夜價焚香拜祝的。雲姑等聽了，也覺詫異。於是夫婦微笑，又一頓耳，却聽一人道：呵，咱們今天錢也輸咧，覺也困咧，停會子那瞎鳥轉來，又抖得好歡翹。

這便是瞎  
算計

我真有點不服氣。依我看他雙拳難敵衆手。咱們想個計較。把輸的錢奪回來。便是鬧翻了。誰管咱這羣瞎業障的事呀。衆人道。好好就是如此。左右他的錢都在背袋內。咱們只作接他背袋明杖。趁勢兒一齊擁上。給他個冷不防。定然得手。又有一人咬牙道。咱們是一不作。二不休。索性將他剝光。大家散他娘的。左右這所在。也沒咱們的生意咧。俗語說得好。禿子楞怔瞎子很。衆人一聽。都個個道妙。雲姑夫婦方驚異默笑。忽聽店門一啟。明杖有聲。一人抗調高誦道。

抉世網兮任吾遊。青萍吐鏢輕千秋。橫四海兮隱吾迹。胸懷浩浩何恩仇。和光同塵且快意。浮雲富貴安足求。劍兮劍兮吾與汝。揮斥八極陵滄洲。豐城光氣亦多事。何如斬却黃龍頭。仙俠蹉跎足歲月。風塵混迹聊淹留。

一片歌聲。十分清適。輔臣猛聞。直驚得立起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六回 大俠客濟人識兵氣 宵小徒作亂造童謠

且說輔臣忽聽此人口聲。甚是斷熟。便招雲姑向外一張。微月中却見一瞽者。直奔隔壁屋內。便聽羣瞽悄悄咳嗽。接着便闐然道。你老哥辛苦咧。錢袋重了。看壓佝偻了。夥計。咱大家快接接。一言未盡。但聽得砰拍撲哧。滾成一片。接着便號叫嘶罵。百忙中明杖亂響。打了一個落花流水。只覺那薄泥葦壁。岌岌欲倒。雲姑方在絕倒。只聽撲喳一聲。葦壁穿了個盆大的洞。便有顆禿頭直鑽過來。卡在那裏胡罵。壁那邊兩支脚。蹬踹如擂鼓一般。這當兒。但聽一片價砰訇撞擊。越打越兇。輔臣等見不是事。方要跑去喝解。只見店家老兩口。急忙忙

提燈跑來。都廠衣襟頭看光景。是睡中驚起。那店婆子甚爲老健。邁開兩支鯁魚脚。亂喊道。這時那裏說起。半夜三更的打死架。得咧。你們先生們只當看顧俺。輔臣夫婦。這當兒便簇在他背後。只見他一脚跨入。恰好一人被人搔的虎也似撲來。店婆叫聲慢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人不容分說。一把攞緊。就勢兒亂啃亂咬。同滾於地。店翁急得亂跳。百忙中揸不下脚。虧得輔臣掉臂搶入。先拖開那人。店婆子披頭散髮。颼的聲跳起。口中大罵瞎王八。就要揪打。那知闕一聲。又有三四人。揪扭連結。一陣亂撞。業已氣喘力竭。面血縷縷。還互毆不已。這一來。店婆倒顛巍巍縮在牆隅。輔臣方要喝解。只聽雲姑拍手道。噫。那梁上還有一個哩。輔臣急望。果見那人騎馬式高跨梁上。忽大笑道。尊夫婦別來無恙。俺瞽先生在這裏哩。說罷一躍而下。集

氣一喝。聲如霹靂。這纔將羣瞽震住。瞽先生笑道。同行相妬。俺也不怪你們。偶然博錢相戲。何至如此。今我袋中有數十金。便可將去。難道還不抵博負麼。說罷。摸出。交給店翁。羣瞽聽得有錢。都傾耳喜出望外。也就不深詰。所以。瞽先生道。店翁給他們另尋屋子。俺不敢合他們搭夥。於是店翁等並羣瞽。都去。這裏輔臣夫婦從新問訊。一詰行踪。瞽先生道。俺雲遊無定。所到之處。無非偶然。現因山陝之間。頗有兵氣。良善罹禍。在所不免。俺所以遊行來。意在救濟萬一。雲姑聽了。不由聳然動色。目視輔臣。輔臣也有些毛森森的。便將自己遭際一說。並叩兵氣之由。瞽先生掉頭道。不必細問。便是賢夫婦。也正是上場脚色。敷雖如此。却是這當兒。你等能淡於世味。還能拔足。今日之遇。不謂無緣。可隨我一訪。知白子諸君麼。說罷。大笑。冷森森。瞽

惜輔臣不能  
澈悟

目一張。旋又閉了。雲姑聽了。十分動念。無奈輔臣正飛揚自得。當時便岔開話頭。說在法暉處一段情形。瞽先生笑道。連法暉都羈收不住你。可見人生有命。不可強勉。此去但望好生努力。就是輔臣知他古怪。不敢深問。只詢他些在此救濟貧乏的事。夜深各入室安歇。次日侵晨起程。那瞽先生却影兒不見。夫婦登程。一路上十分詫歎。這時爲十月底的光景。山西本高寒。偏是這年非常奇寒。既到大同。業已冰雪在地。到得軍中。只見衆兵丁軍裝棉衣。尙未領下。都凍得的亂罵。輔臣也沒理會。只忙着安置住寓。並應酬軍中朋友。填宅賀喜。一切瑣事。齊頭鬧了個把月。方靜下來。嚴冬大寒。衆兵丁怨聲洋溢。很不安穩。不多日。忽報某處營兵。出去搶掠。其實是三五人撐不住。凍到富戶家。威嚇了幾件棉衣。偏搭營官是個毛包性子。不會調處。

肇亂之由

竟登時按軍法從事。三五人只暖和了天把。竟血淋淋首級高掛營門。於是全營大閱。登時有人掉臂爲首。拉出營官來。一刀宰掉。一陣吶喊。火雜雜就本處大殺大掠。還掛着放火大燒。然後一閱而散。及至姜鎮聞報。派別隊兜捕。業已不及。總督孟喬芳知得了。已經一百個不是意思。那知過得兩天。那平陽營兵又鬧起事來。這營統領官却姓余。合平陽五營總統領虞允沾點親係。他合發冬餉的某官勾串了。將餉銀遲發一月。爲圖些小利息。事兒洩漏了。衆兵丁正因棉衣怨望。於是一總兒逗起火來。這日那發餉官正合余營官在私寓宴飲。叫了兩個有名妓女。正在淺斟低唱。倚翠偎紅。那發餉官是個大胖子。這時穿着狐裘。海龍馬褂。暖烘烘酒氣發作。便站起來鬆鬆腰帶。方也着眼瞠定妓女。拉開沙糖嚙叫道。來呀。意思是喚從人脫



帽子。只聽外面奔馬似一陣大亂。喊叫如雷。便有從人氣急敗壞跑進。不暇言語。便拖那發餉官。正這當兒。業已火雜雜撞進一羣兵。爲首一人。兇神也似。紅紬包頭。手提利刃。大喝道。你倒自在。俺兄弟們身上無衣。肚內無食。却不干你閑賬。老實說。今天咱老子要玩人。咧說罷。搶上揪住發餉官。一把按倒。余營官抖道。怎的怎的。衆兵喝道。你老實些。是正經。一言未盡。發餉官業已被剝得赤條條。余營官方叫不好。見那手下一羣兵。跳躍而去。當時從人等。扶起發餉官。從新穿着上。自知犯衆怒。反作揖打恭的求余營官。不必究懲。掩滅起來。那知道這等事。奇特不過。不消三兩日。已由兩妓女口中傳出。孟總督風聞了。十分震怒。兩樣事湊起來。申飭姜鎮。自不消說。一時傳聞。總督將具密疏。叅姜鎮治軍無狀。並平日種種不法等事。原來這時海

內初定。方鎮中投降武官。未免胸懷反側。所以清初之際。累次用兵。這是常有的事。當時消息傳來。姜鎮自然畏悚憂疑。偏搭着他部下虞允等。早就意圖倡亂。這當兒便集合黨羽。密密計議。這虞允本是強盜出身。十分野性。駐軍平陽。非止一日。聲氣大了。便有一班不得意的游士。自附於殷頑一例。往往將恢復故國。作個千載偉人的一片話去打動他。虞允本自居很是脚色。果然心頭有些動動的。其黨羽還有白璋。張萬全等人。都駐營蒲州。臨晉。並漪氏。河津等處。都是些渾樛兒。不知利害。姜鎮幕下。還有一人名衛登芳。賣卜出身。畧知點鬼八卦兒。便自以爲是個智多星。生得形容寢陋。偏又不修邊幅。終日價落落拓拓。作出不可測的樣子。却狡黠非常。專能刺取姜鎮陰事。值有占卜。他却緣飾其術。所以姜鎮甚是信服。於是這羣魔王

暗潮將作  
必有之象

連日聚議。鬧得沸沸揚揚。當地人都嚇得甚麼似的。輔臣見此光景。摸頭不着。偶與進朝談及。進朝只有變色搖手。轉眼間殘冬向盡。許多風聲。却又稍靜下來。輔臣以爲安隱。便也將心恬憒。拋在腦後。這日在寓內。方合雲姑圍爐閒話。談些年節事兒。雲姑見晴牕融暖。將磁盆中栽的水仙花。移向日光。又取了碎綾彩線。要紮結個百幅幡簪兒。預備開年插戴。正在優游自得。只聽颼颼起了一陣長風。頃刻間。日色一淡。但聞四面轟轟隆隆。如震雷鼓。又如千軍萬馬。互相排蹙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剎那間。敗灰色似的風頭吹到。突的一捲。便如排山倒海。滿院中塵沙亂舞。那一輪日色。早平沉下去。雲姑等閉戶良久。這怪風方稍息。是爲順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。這場風災。樹木民居。損折無數。大同城樓。憑空掀擗一角。次日輔臣方要赴營。

只見白葛兩人匆匆走來。劈頭便問道。王兄在營。可聽得些消息麼。俺們料營官已奉總鎮之命。馳赴聞喜郭中傑那裏。想有些密事哩。輔臣驚道。郭中傑合虞允都是總鎮的勁膀膊。難道那不穩消息。又發作了麼。成功道。不錯。聞近日總鎮得北京探子報說。八王子確有帶兵經略山西之信。你想這當兒。沒多羣盜。經略的是那一個。便是總督孟喬芳也。越法安置防守。此事可想而知。乘貞揚眉笑道。不用瞎打這悶葫蘆。左右。明年元旦後。總鎮麾下各軍官。就賀歲齊到。還有密議。那時定見分曉。俺聽得衛登芳說。近來街坊上。有兩句小兒謠。是若得萬民安。八王女兒直上天。他解釋着。應在總鎮。聽說他很在總鎮跟前進話哩。輔臣聽了。沒作理會處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微笑而入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七回 謀晉省姜總鎮弄兵 援滎河王輔臣赴敵

有草木皆  
兵之勢

且說當時大家一看那人。却是雲姑。白葛便道。嫂嫂着這事兒。怎生區處。雲姑道。你們所說。俺都聞得。我們都在人指揮之下。還有甚話說。至於這謠言符讖等事。却不值一笑哩。白葛道。終是奇異得緊。雲姑聽了。不便再說。等白葛走後。方歎道。這當兒沒有擺脫法了。說罷。玉顏微蹙。十分不樂。輔臣忙跑去。暗詢進朝也沒要領。不幾日。殘年已過。偏巧是元日日蝕。越法鬧得人心惶惶。謠言四起。大同府縣官兒。見氣象不佳。都暗捏一把汗。轉眼間將近元宵節。虞允郭中傑等。一個個耀武揚威。次第畢集。鬧得街坊上甲馬亂撞。兵丁成羣。本地商民那裏敢出大氣兒。自然。這放燈節。就要歇下。不想姜鎮偏要大放花燈。掩人耳目。商民沒奈何。只得苦中作樂。聊爲點綴。不知

怎的一般的銀花火樹。軟繡天街。寶馬香車。倘佯於燈月交輝中。只覺得索然沒興。便是這當兒。姜鎮逆謀已定。便暗暗分兵遣將。佈置起來。原來元宵這日。姜鎮衙中大譙諸將。有名的是虞允白。璋。張萬全。郭中傑。大家揚眉吐氣。摩拳擦掌。正在向總鎮爭告奮勇。只見衛登芳長袍綬履。揉着鬢毛虎的頭兒。一腳踏進。不容分說。就像舞鮑老似的。向姜瓖舞蹈揚塵畢。大笑道。主公天命已定。何須猶疑。去年歲尾大風。恰是立春日。乃除舊布新。風雲變動之兆。又近來童謠。明。明道着主公姓兒。況且兵強將勇。據山陝之險。扼天下之脊。漢唐之興。都由於此。以天時地利而論。固已如此。况更天錫猛士。如王輔臣。白成功。葛秉貞等。皆是萬人敵。天既厚資主公如此。正當應天順人。哩。一席話又甜又脆。又麵且。還掛着沙楞。姜瓖竟聽得模糊。只覺

姜瓖發難

一股奇癢。渾身無數毛孔。都透着說不出的舒齊。不由在座顧盼。哈哈大笑。連連點頭。於是諸將稱賀。更入密室。計議起來。無非是怎地進兵據險等事。便據大同爲根基。衛登芳早擬就各僞官職。自己爲監軍。虞允郭中傑爲都督。其餘如王進朝。料楚材等。各進僞官。不必細表。於是一面遣虞允等。分據平陽等處。一面佔據大同。傳檄各處。事變猝發。一時地方塗炭。並官紳士民死亡逃奔之慘。一言難盡。輔臣這當兒。却被姜瓖堅留幕下。便派他率領親軍。保護自己。紛紜之間。總督孟喬芳得知警報。早將各處要地。扼守得鐵桶相似。兩軍相持。起初還有勝負。過了個把月。八王子經略雄兵。早四面雲集。這八王子生得駢脅多力。兼善用兵。原是滿洲名將。便與總督孟喬芳會商。自領大軍。先將最要之地。滎河岸據住。連營數十里。好不威風。一

面價分遣裨將等分頭擊賊。是一股趨平陽擊虞允。一股分隊趨河津蒲州漪氏臨晉等處。相勢進擊。取白璋張萬全等。另有一股。徇下聞喜。取郭中傑。姜瓖這裏自然敵來兵擋。各處鬧得殺氣橫飛。全晉震動。那流星軍探跑得好不熱鬧。百忙中衛登芳大耍傀儡。將姜瓖尊臀掇得高高的。就彷彿指日便作皇帝寶座。只有輔臣甚是心中慙懣。連日夜衣不解甲。好不辛苦。這當兒白葛兩人也巡護城垣。料王兩人便爲姜瓖左右翼軍。等閒也不暇相見。一日輔臣抽暇。從私寓走回衙。只見衆親兵紛紛耳語。忙一探聽。原來是平陽虞允敗耗傳來。不多時飛探又到。說蒲州張萬全數營盡沒。說官軍中有一勇將。名叫張勇。夜踰連營。無人敢當。其出戰旗幟鎧馬。一概皆黑。便如一片烏雲。飛也似的。因此人呼爲黑雲軍。現方要趨擊漪氏哩。輔臣



用牙牌數  
語確是不  
人口吻不  
但見其胡  
搗鬼也

不由暗詫道。這張勇莫非就是那在太原所遇的遊客麼。一面思忖。一面走進姜瓖左右。只見姜瓖眉頭業已蹙了個大疙瘩。登芳依然踹了兩隻破靴子。正在顛頭播腦。指天畫地。慨然道。主公不須慮得。勝敗兵家常事。豈不聞昔日楚項羽七十二戰。戰無不利。忽聞楚歌。一敗塗地麼。那清軍却正應此話。主公如怕漪氏有失。俺便去助白璋扼守如何。說着用破靴脚就地指畫道。漪氏西南上。有一賜塊山。極爲險要。便是當年晉文公乞食……姜瓖頓足道。先生且免談古。究竟怎樣呢。登芳道。此山屯兵以守。漪氏萬無一失。俺計畫已定。主公寬心便了。姜瓖沉吟道。先生去固好。但是滎河岸那裏。我軍累挫。須得遣人挫折。入王子銳氣方好。昨天飛遣驍將王國興去了。你看怎樣。登芳道。國興不中用。我看還是令他去方妥。說罷一指輔臣。又

道。依我鄙見。索性連白成功葛秉貞都去。定然擒得八王子。擒賊既擒王。其餘自勢如破竹了。姜瓖聽了。登時大悅。却是頃刻間。又沉吟起來。搖頭道。這個再議罷。王輔臣等去了。此間倘有緩急。那還了得。那知輔臣正技癢難禁。苦無用武之地。當此大任。他如何不想出出手。見姜瓖沉吟。便躬身道。末將倒有個更替之法。便是末將妻子甄雲姑足勝保護總鎮之任。待末將捉得八王子。那時大同越法穩固了。登芳跌脚道。不錯不錯。總鎮如何忘掉甄氏。姜瓖素聞雲姑本領。當時大喜。便遣輔臣飛馬領雲姑進見。自與登芳又商料些軍事。不多時。左右報道。甄氏已到。須臾輔臣走進覆命。背後一婦人。花容月貌。神致英伉。高髻長裙。嫋嫋而進。正是道姑。一片神光。早將姜瓖沖起座來。不由顧登芳道。此人果然名不虛傳。因略問數語。雲姑言詞。

從此竟一  
朝永訣矣

清朗。姜瓖大悅。立命他替輔臣接領親軍。又一面傳知白葛兩人。次日偕輔臣便赴滎河岸大營。聽武聯玉遣用。於是輔臣夫婦接替畢。各自忙碌。當晚雲姑便駐衙。向輔臣道。我聽得八王子很是勁敵。丈夫此去。却須當心。依我看。不必求奇功自異。咱們既與人之事。但出力報答他一番。也就是了。至於成敗。却非我們之責。我們盡心之後。還當潔身以去。才是。輔臣聽了。只隨口答應。也沒細咀語意。雲姑不知怎的。只覺心頭怔忡。合輔臣戀戀好久。不知再囑咐些甚麼纔好。夜深方悽然各散。次日輔臣探得衛登芳已連夜價率兵趕赴猗氏。便不敢怠慢。興匆匆會合白葛。方要上馬登程。只聽轅門外鑾鈴亂響。飛也似一騎探馬闖到。身背告急公文。跑得面紅氣促。口兒大張。剛跳下馬。只聽咕咚一聲。跌昏於地。衆人大驚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

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踰清營威震滿洲軍 絕冠纓氣奪八王子

且說衆人驚忙中救甦探子。知得是從滎河岸大營來的。便飛取公文。急呈總鎮。原來是武聯玉火速求援。對敵以來。連輸十二陣。便是那驍將王國興。也被八王子一箭射死。刻下十分危急哩。輔臣得知。只氣得跌脚。不多時總鎮令下。便命輔臣等。率生力軍三千。火速赴援。輔臣大悅。登時整集人馬。與白葛等全幅嚴裝。翻身上馬。一聲畫角。率雄兵浩蕩蕩。殺奔敵營。果然鎧馬精壯。三壯士精神非常。全軍人見了。無不稱歎。專聽捷音。這且慢表。且說距大同城北三十餘里。有一道洪風嶺。山峻道窄。只有一崖口可通單騎。土名叫崖口寨。起先有幾名山寇。窩在那裏。被姜鎮剿掉了。就勢兒撥了數百兵丁駐

守。本爲鎮壓土賊起見罷了。這所在雲姑先時却曾遊過。這時便進言姜鎮。請設多兵。以防不測。姜瓖道。你說的也是。俺便添派人去。就是方這當兒。接二連二的警報。只管飛來。說孟喬芳怎的進兵。怎的牽勢。將從大同四面。遠遠包圍。每聽一報。都是絕戶毒計。鬧得個姜瓖。應接不暇。逐日價抽派各隊應付。過了兩天。便將崖口寨之事。忘掉。咧。軍事匆匆。雲姑也不暇再問。這日午後。方簡閱親軍罷。忽聞總鎮有喚。連忙趨進。只見姜瓖面有喜色。掀髯道。你丈夫刻下已得一勝仗。方纔有捷音報來。因將輔臣勝仗一說。並獎讚雲姑數語。雲姑稱賀而退。原來輔臣催軍抵武聯玉營中後。略問近日戰事。便合白葛三騎馬。馳近清營旁。掠觀形勢。只見營幕營屯。不見首尾。仔細望去。却是個衆星拱斗的式樣。那居中大營。分外氣概。壁壘鹿角。十分

嚴整。野風起處。早飄起一面杏黃盤龍大纛。便知是八王子所居。前後左右軍旗色各別。都是八旗勁旅。靜宕宕嚴肅異常。輔臣策馬沉吟。忽的得計。便一按轡頭笑顧白葛道。你兩人有膽。敢隨俺嚇敵麼。白葛踴躍道。有何不敢。輔臣喜道。如此隨我來。說罷一磕黃驃馬。當先跑去。白葛兩騎馬也風也似趕來。三人直抵清營外柵。輔臣揚鞭大叫道。呵。好教你等得知。今夜俺便踹你營盤。快小心準備。是正經。這一聲不打緊。一聲鼓。柵門大開。早有數百鐵騎。吶喊追來。輔臣從容撥馬。與白葛回頭便走。背後鐵騎風也似連趕帶射。那知三人身手非常。在馬上條忽騰挪。便似引着一條箭浪滔滔而走。衆敵方相顧驚訝。忽見三人回馬大笑。黃驃馬上壯士。大喝道。認得俺王輔臣麼。一言未盡。便似一道電光。踹入清隊。劍光一閃。勢若長虹。迅掃鐵

箭浪二字  
新奇

虛寫孟喬  
芳取大同  
事

騎當先的十餘騎。早已圓彪彪首級滾落。那兩騎弓弦響處。箭似連珠。頃刻間也射倒十餘騎。餘騎大駭。不敢再逼。眼見三人從容歌嘯而去。原來清營柵外遊緝兵隊。初見輔臣等寥寥三騎。沒想到便是敵人。及見扣柵大呼。方才大駭趕來。當時餘騎轉來。十分駭異。便一面稟知八王子。一面探知輔臣等姓名。惟有輔臣黃驃名馬。大家認得逼真。又知他綽號馬鷄子。於是這大名登時傳遍。滿營中交頭接耳。當作談資。惟有八王子却不理會。只傳令夜間仔細。當日晚。却接得總督孟喬芳一封秘函。是通報定計出奇兵取大同之事。八王子暗暗歡喜。便暗申軍令鼓勵將佐。來日於滎河岸會敵決戰。務須乘勝勢一鼓而下。三五日間會兵大同。按下這裏。且說輔臣等馳馬回營。日光未落。聯玉喜道。諸君端的神勇。足懾敵人之氣。輔臣道。末

將略觀敵勢。虜已在吾目中。請今夜先去斫營。以挫敵銳。聯玉道。如此帶兵幾何。輔臣笑道。只須精銳。更不必多。只由俺所帶三千人中。選用便可。將軍但準備牛酒。以供犒士罷。聯玉唯唯。須臾日暮。輔臣命就營場中大張燈火。豎立白旗。一面設長案陳酒肉。自與白葛按劍而立。下令道。今夜之役。非同小可。苟一人挫韌。便牽全隊之勢。諸君如自忖勇武過人。有敢死之氣。請來飲一杯。趨立紅旗之下。令聲方罷。只聽左隊中雷也似一聲諾。卽有一健卒應聲而進。輔臣大悅。親酌巨觥飲之。右隊中喊道。不要嘴饞。且留下給俺們。說罷十餘健卒排牆而進。履聲未絕。左隊大呼道。還有俺們哩。頃刻二十餘人次第集來。於是左右隊紛紛亂動。爭先攘臂。都趨就長案旁亂飲。輔臣默計。竟得二百九十九人。於是喜呼道。還缺一人爲後勁。殿軍脚色。



非常人也  
他莫瞧不起

更須壯士。如自忖無能。也就不須勉強。一言方盡。只聽左隊中嚙嚙有聲。微應道。還有俺理。說罷徐徐走來。連輔臣一望。竟幾乎失笑。只見那卒拱肩縮背。眉額上橫勒塊白布。輔頰間又塗着些藥。花花搭搭。將面孔擠得沒縫。只露了兩眼。黑睛閃碧。灼灼有光。一伸瘦臂。上面虬筋盤結。黑毫甚長。便似猿臂一般。不容分說。引巨觥一飲而盡。竟一挺腰板。站立諸卒之後。居然以後勁自居。原來這病卒入伍未久。輔臣不曾理會。這時不由遲疑道。你自揣可以麼。病卒笑道。既應軍令。豈敢兒戲。輔臣道好。命悉集紅旗之下。鼓聲一起。大家皆就長案飽食痛飲。輔臣等陪食罷。勉勵數語。鼓聲再起。大家各整鞍馬。列隊營外。三通鼓起。輔臣等掉戟上馬。率衆便走。一路上銜枚疾走。勢如風雨。望得武聯玉營衆。驚驚聳聳。且羨且妬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八王

子當夜在帳中閱看軍報。知諸路甚是得手。二更以後。復提劍親巡諸營。這夜星光明皎。微風飄拂。回到帳中。方要脫帽安息。只聽西南角上。一陣烏雀飛噪而過。頃耳細聆。復稍有馬蹄響動。於是急取警枕。投地伏聽。登時躍起。急命左右傳緊令諸營備敵。原來軍中警枕。是虛革所製。能伏聽十里之外。當時帳外衆衛兵。知有警動。登時強弓勁弩。一齊準備。正擾攘間。忽聞奔馬如雷。營柵外一聲胡哨。殺喊連天。奮斫而入。登時自己左右營紛紛囂動。接着便聞哭喊奔躑。互相踐踏。頃刻間全營大亂。昏黑中更不知敵人多少。八王子大驚。方倉忙要親去鎮壓。才提起劍。只聽前營一陣大亂。早有許多敵騎。火雜雜直搶近帳。八王子大怒。一躍出帳。從衛兵箭雨中躍登帳頂。就黑暗處隱身一看。只見數十敵騎。勢如猛虎。星光中雖不了然。但見

伊何人耶  
是作者故  
弄狡猾

長刀閃閃。電鞭相似。左衝右突。幸被強弩擋住。一聲號起。復撞到左營中。大殺大擾。少時後營中海螺大起。火燎騰焯。却是統領阿根。整隊應敵。八王子心下稍安。方想督隊親去追擊。只聽得一聲吶喊。來着。亂噪道。仔細仔細。是自己。雖是急嚷。大家還瞎殺良久。方悟敵人已去。於是各營將領漸漸湊合來。收束各隊。且不暇檢點死傷。都忙忙趨赴中營帳下。一齊請罪。那統領阿根却率本營人追敵一回。不敢深追而回。當時八王子驚定轉怒。叱退諸將。方氣憤憤。飲得一杯冷茶。聊潤燥喉。只見一人半跪。口操京話道。王爺仔細。燥怒之下。這冷水要進肺的。說罷挺然站起。八王子一看竟不認得。急叫得一聲。拿刺客。正要舉劍。只見白光一旋。颼一股涼風。由項邊穿上。再望那人業已影兒不見。但見燭影搖搖。良久方定。這時左右衛兵早已盆

集只見八王子呆若木雞。戴了一頂禿帽兒。十分好笑。領隊侍衛便回道。王爺帽纓那裏去了。一句話提醒八王子。登時悚然汗下。急脫帽一看。頓然失色。原來帽纓被人剗去。那剗孔只差紙似的不曾透過。左右諸人無不大驚。八王子情知有異。反矯爲鎮定。大怒道。左不過鼠竊之技。你等不必張皇。卽命諸將且檢點死傷。竟損折千餘兵馬。大家私揣。一定是馬鷓子作怪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九回 勇輔臣鏖戰滎河岸 裝病卒三勸大英豪

話說上回書交代到王輔臣夜踰連營。已然奇特不過。無端的八王子帽纓被人剗去。豈非奇之又奇。不會聽書的一定胡猜亂想。疑神疑鬼。都自命爲董姥姥的。又以爲輔臣要顯顯手段。不知全不相干。小說舊例是慣打悶棍。作者也只好援例從俗咧。閒話收起。且說輔

臣等衝營之初。是分定三隊。胡哨爲號。齊進齊出。果然衝突盡興。縱橫如意。大家殺出。飛馬走回。須臾到營。只見營門萬衆已明燎相候。武聯玉親身恭迎。輔臣等忙率衆下馬。進謝不敢。聯玉道。今夜之役。足寒敵膽。快進營檢點壯士。以便記功。於是大家紛紛並入。聯玉升帳。輔臣等分侍左右。早有軍吏呈上三百人的冊籍。輔臣與白葛好不眉飛色舞。但見一點唱答應有人。直點至二百九十餘人。不但武聯玉喜動顏色。便連帳內外侍弁。都張大了眼睛。注定輔臣。聯玉只連道奇功奇功。須臾點到九十九名。還應聲而上。聯玉持筆拍案道。真絕世奇功。說着筆尖一落。投筆而起。方一拊輔臣之背。只聽軍吏大唱道。古風揚。連叫三次。却没人打腔。輔臣登時赧然道。此人想是損折了。聯玉大笑道。三百騎只折一騎。也想見諸君神勇了。剛要

大得勒卽  
係近時盛  
行之旗袍  
也  
北人謂小  
兒劉海髮  
曰馬絲蓋

各登功薄。只聽帳外一陣喧嘩。紛然道。奸細奸細。卽有一弁進稟道。方纔巡隊。於營門次捉着一睡臥奸細。請令定奪。聯玉喝命帶入。長刀交授。明燭下擁進一人。輔臣先失聲道。這人正是古風揚那病卒哩。大家仔細一看。面目邈邈。額布如故。却披一件滿洲婦女的大得勒。最奇怪的還有一頂血點似的紅纓。趁着纓根一圈大珠。毫光奪目。便似小兒馬絲蓋一般。扣在頭上。一面呵欠連連。似乎酣睡方醒。聯玉道。你這人不來應點叙功。却如何睡在營門邊。病卒愁笑道。俺早走回一個更次咧。因久候火伴不至。所以打了個盹兒。輔臣驚道。你倒捷疾得狠。病卒道。也不算捷疾。便是將軍合隊殺出時。俺瞅空兒又到八王子後帳。隨手拿了他寵姬一件長袍。俺轉入前帳。見八王子這頂珠纓。怪好玩的。俺也就順便撈來。說罷脫下得勒一抖。香

氣撲鼻。又摘下珠纓。遞給輔臣。聯玉等仔細一看。光那大珠。已是無價之寶。更兼製造精工。斷非常人之物。這一來。將帳內外人都驚得目定口呆。再看病卒猥瑣樣兒。只管暗暗稱奇。於是聯玉大悅。便將袍纓交給輔臣。以備耀敵。大獎病卒。便注首功。輔臣等退回己帳。急覓那病卒時。他又已扠手舞脚的酣睡起來。鬧得輔臣驚疑不定。因次日會戰。便合白葛匆匆安歇。那知八王子探子早探得一切情形。忙去報知。八王子大怒道。原來又是王輔臣來作手脚。來日定須活捉以洩吾恨。於是連夜價分兵派將。準備廝殺。次日黎明。海螺聲動。大軍起行。果然戈甲凝霜。旌旗耀日。就滎河岸排成一座陣式。陣旗開處。左有統領阿根。右有叅領瓜爾佳良特。八王子橫刀勒馬。飛臨陣前。果然滿洲名王。英姿出衆。這裏武聯玉親壓陣角。左右將佐雁

翼排開。揚鞭大笑道。八王子莫逞威風。你可知俺昨夜手下留情。你若不信。俺便給你個見證。一言未盡。早有一健卒將長竿挑起得勒。八王子方憤怒如雷。只聽轟隆隆一聲戰鼓。陣旗交颺。武聯玉回馬入陣。八王子但覺眼光一耀。托的一壯士挺戟躍馬。就陣前往來馳驟。畫戟盪處。直摩及八王子旗角。掠陣大呼道。俺王輔臣出賣珠纓。那個來買。八王子急望。早見自己帽纓。安穩穩頂在輔臣頭上。頃刻間轉入陣去。這當兒白成功葛秉貞縱馬早出。八王子大怒。長刀一揮。風也似捲到。兩軍一聲喊。戰鼓齊鳴。白葛一接戰。方知八王子神力非常。一柄刀風旋雨驟。直將白葛逼退數十步。成功大呼道。葛兄努力。說罷一抖鎗。當先冲上。秉貞大呼繼進。三騎馬擾作一團。殺了個天昏地暗。却是兩軍中都見八王子馬前馬後。有一團黑影兒。每

黑影兒又  
是什麼讀



當吃緊時。便是八王子也覺得有人掣肘。所以相持良久。還不見勝負。這時武聯玉看得分明。金聲一鳴。白葛歸陣。八王子殺得性起。一催馬直殺過來。聯玉左右將挺鎗急抵。但見刀光起處。啍啞聲雙鎗齊斷。趁勢刀頭一翻。早將一將連肩帶項的斷掉。聯玉忙呼道。輔臣輔臣。一聲未盡。哧一聲一條畫戟。便奔八王子左脇。八王子急閃。已被戟枝割破束甲帶。於是揮刀相迎。登時兩團風似的捲到陣場大戰起來。真是棋逢敵手。著著爭先。將遇良材。步步進逼。戟影翻漫天瑞雪。刀光撒遍地金花。酣戰百十回合。不分勝敗。兩軍都看得呆了。却是八王子力敵三將。未免有些疲乏。正要跳出圈子。方一磕馬。忽見那團黑影。颼的聲突起馬前。那馬一驚。潑刺刺便奔本陣。輔臣大喝那裏走。舉戟向後一招。白葛兩騎齊出。三匹馬便似流星趕月。後

竭力寫輔  
臣之勇

面聯玉揚鞭一磨。衆將佐各帶兵卒。吶喊齊進。便似山崩地塌。直撞  
到八王子陣門。這時輔臣躍馬如龍。勢不可禦。早穿開一條血路。追  
八王子入陣。戟風到處。血雨亂飛。馬蹄所到。便如波分浪裂。只殺得  
愁雲亂颭。清兵叫苦連天。都喊道。跑跑。馬鶴子來咧。這當兒白葛還  
在陣門。合阿根等奮呼酣戰。少時秉貞鎗起。阿根死掉。恰好後面衆  
將都到。於是一擁而入。大殺起來。暫且慢表。且說八王子被輔臣追  
殺得亡魂落魄。直穿出自己陣後。落荒而走。輔臣那裏肯捨。挺戟大  
喝道。王爺尊重。莫待小將動手。八王子急回望。業已相隔數步。心下  
一忙。全鞭落地方。捨命一磕馬。只見輔臣咯噔聲站住。馬前却有一  
猥瑣病卒。扯住他馬。指手畫腳的講話。慌忙中沒暇理會。便逃回本  
營。火速價遣兵將。接應陣衆不表。且說輔臣方才正要捉八王子。只

句句金玉  
奈輔臣不  
醒何

聽背後哈哈大笑道。得咧。是火候兒咧。莫再費瞎力氣。夠瞧的咧。說着轉過一人。帶住馬。這黃驃馬正在跑發。那龍性也就可想。那知竟紋絲不動。輔臣急看那人。不由驚道。你不是古風揚麼。却如何撞到這裏來。又阻俺捉敵。快些放手。說罷。甚是焦燥。古風揚笑道。俺就算古風揚也使得。只是將軍此戰。功就名立。也可以報姜鎮知遇之惠了。過此一往。便是蛇足。丈夫勳名有時。何必明珠投暗。妄與其禍。便是俺昨夜戲取珠纓。豈不能兼取敵王之首。却是俺一百個犯不着。游戲還可。若像將軍如此認真。便大錯咧。將軍能俯納吾言。潔身以去。豈不甚好。輔臣聽了。不由聳然驚異。覺古風揚所爲之事。都透着古怪。不由端相他遺遠臉。沉吟道。你這話意思。却合俺醫先生差不多。兒古風揚嗤的一笑。將臉上藥一抹。大笑道。你道俺是那個。欲知後

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回 甄俠女神彈穩軍心 姜總鎮危城聞敗耗

原來就是  
瞽先生至  
此始打破  
疑團

且說輔臣見古風揚將臉一抹。却是瞽先生。不由呵哨一聲。下馬便拜。一面歎道。先生遊戲。真不可測。我說尋常兵卒。那裏有此本領。瞽先生笑扶道。我們且暫談片刻如何。於是輔臣就野樹拴住馬。兩人席地而坐。輔臣先道。我悟得咧。便是戰場上那點黑影。一定又是先生見助。瞽先生笑道。且莫談沒要緊。大同亂事。不日便當收束。俺又將游行他處。你卽此拔足。還不爲遲。輔臣聽了。却急問道。先生看怎的收束。究竟兩下誰勝。瞽先生歎道。這尤其沒要緊了。說罷滿面惋惜之色。猛的向左一指道。突的又有兵馬來也。詎得輔臣一回頭。再瞧瞽先生時。業已影兒不見。只有八王子金鞭。明閃閃橫在地下。鬧

一誤再誤

得輔臣。恍惚如夢。良久方神定。只是這時一肚皮功名好勝之念。那肯回頭。反因瞽先生有大同亂定之語。以爲姜瓖定然成功。於是興匆匆拾起金鞭。上馬回營。武聯玉大獲全勝後。方因不見輔臣。十分焦念。當時一見大喜。便命將八王子金鞭傳示全營。正準備慶功牛酒。並計議破敵之策。忽接姜鎮緊令。立調白葛兩人助守大同。原來衛登芳馳赴漪氏。便定要據賜塊山。以爲是天設之險。白璋諫道。此山雖險。奈取水不便。倘敵人包圍將來。如何是好。登芳道。你曉得甚麼。兵法云。置之死地而後生。這正是淮陰背水之意。遂不聽白璋之諫。不想方草草駐軍。清兵分隊。早風雨般捲來。登芳率衆幾次衝突。却被火器強弩。一陣擋回。兵衆乾嚷。一日夜。天至黎明。紛紛潰降。登芳怒斬數人。那裏禁止得住。正這當兒。只見山下塵頭大起。黑雲軍

風也似捲到。原來昨夜三鼓後。張勇已襲毛氏。立斬白璋。所以忙合兵趕來。當時登芳只驚得手足無措。見勢不可爲。便投澗死掉。因此姜瓖毛了手脚。火速價來調白葛。當時武聯玉奉到緊令。不敢怠慢。輔臣知得也難顧兩處。只切囑白葛小心在意。且忙亂這裏軍事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雲姑連日夜巡護鎮署。知輔臣斫營得手。心下稍安。只是各路敗耗。屢屢傳來。偏搭着姜瓖自登芳去後。越法一無措置。終日價附心搔首。歎氣不絕。鎮署中有座涵星樓。高廠華潔。是他燕居之所。珍寶圖書。十分富有。武人習氣。得志後都要玩這檔子。這時姜瓖軍事稍暇。便危坐其中。却專派雲姑守護他。一日天將晚。雲姑走登樓梯。只聽得樓中似有人歎息。以爲是姜鎮又不高興咧。進去一看。不由猛驚。原來是隻大白狗。頂了姜瓖的大帽子。人也似踞坐榻。

上。正在那裏搖頭晃腦。見了雲姑。將長嘴一舒。汪的聲跑掉咧。雲姑方在詫甚。只聽樓下靴聲禿禿。須臾姜瓖攢眉上樓。劈頭便道。了不得。我方才急令調白成功葛秉貞去咧。刻下白璋並衛登芳都已陣亡。說是敵人中有一張勇。十分了得。那會子料楚材說。他還是見過此人。起初也有意投我軍中。不想却被孟喬芳羅致了去。雲姑驚道。如此漪氏有失。那崖口寨越法當添設守兵。須防敵人冒險出奇。攻我不備。姜瓖逡巡道。再作區處。正這當兒。僞都督郭中傑告急書又到。是聞喜危急萬分。姜瓖惶急之餘。又將雲姑話忘掉。只忙抽派料楚材。匆匆赴援。當夜雲姑提劍巡防。一顆芳心。十分惦懣。暗想丈夫本領。雖沒意外之事。却是此間氣象。大大不佳。如今再想合張夫人燈火續麻。焉能得夠。正在尋思。只見圍月輪起了層薄暈。暗想道。這

爲下文張  
勇夜渡崖  
口秦張本  
軍心如  
安能成事

三五日間。當有大風。巡了一週。只聽得署外守兵。各幕中你嗟我歎。全沒些踴躍生氣。雲姑暗道。這光景。須設法鼓足其氣。當時悶悶走回。次晨便大集親軍。靜聽申誠。須臾雲姑嚴裝佩彈。走臨當場。申誠罷笑道。連日辛苦。無以娛意。俺且馳彈一番。與諸公息息勞倦。說罷拈弓起彈。輕軀一扭。飛跨馬背。一聲嬌叱。潑刺刺跑去。果然丰姿如畫。衆親兵方各屬目。恰好一烏雀飛過。雲姑喝聲著。弓絃響處。那烏雀應聲而落。衆兵喝聲彩。那知這一閃。驚起塲旁高樹上一羣巢鳥。撲刺刺可天一飛。雲姑急叫道。著著著。絃聲再鳴。連珠彈出。便如急雨落殘荷。頃刻間亂絮似落了一地烏雀。衆兵爭拾起。數了數。正得十二支。原來這連珠彈一發十二子。本是雲姑絕技。當時衆兵不由躍躑道。夫人神技如此。何愁我軍不勝。咱總鎮真有洪福。雲姑佯驚



道。今天我也想不到有此手興。今衆位既這般說。我且借打彈占占天意。若總鎮大事能成。我第一彈發出。第二彈接打。兩彈能相撞。方爲大吉。衆兵吐舌道。夫人慢着。倘……一語未畢。只見雲姑撥馬跑去。忽的走回馬。仰天一彈。這時衆兵沒一個不下頰向天。只見第一彈直上雲霄。倏的一落千丈。衆兵方要失聲。只聽拍的一聲。雲姑第二彈湊個正着。兩彈相激。滴溜溜落的甚遠。於是雲姑投弓於地。下馬額手。衆兵不由自己。齊齊歡呼。有的竟攘臂道。天意已定。大家努力呀。從此大同軍氣。果然振作好些。這日武聯玉報到輔臣大捷之信。姜瓖大喜。接着白葛趕到。雲姑略問輔臣戰况。心下稍慰。這當兒聞喜喫緊。姜瓖便派成功去助楚材。却令葛秉貞協助守城。過得兩天。又聞輔臣大勝。直將八王子却退十餘里安營。大同軍聽了。越法

事敗之預兆

踴躍。那向滎河岸的探子，便似流星般遣去。不想一連兩日，沒有回報。姜瓖放心不下，又遣兩個，又去了一日光景。這日春陰鬱鬱，天象愁慘。姜瓖在涵星樓，正合雲姑揣度探子之事，只聽陰雲中悲鳴有聲。初似羯鼓，又如笙簧。少頃肅肅作響，掠簷而過。樓中頓然黑暗。姜瓖大詫，忙起臨樓檻一望，却是隻鬼車鳥。九脰森然，十八翼霍霍並舉，便似頽雲般直掠過來。這怪物俗又名九頭鳥，其不祥過於鷓臯。古書云：鬼車所過，城墟國破，極是討厭的物兒。當時姜瓖大唾一口，方要縮轉身，那鳥滴血一脰，早已灑落數點，微風一颭，竟有兩點濺到姜瓖領襟，一股異臭，不可言喻。雲姑方在一怔，忽聽署門外鸞鈴隱隱，人語微譁，須臾兩親弁飛步來報道，現有後探一人走回。看光景，狠有緊事，便請總鎮詳問處分。姜瓖大驚，顧不得換污衣，即時升

惡耗傳來  
我知雲姑  
芳心碎矣

帳。雲姑驚聳聳站立於後。只見四五親兵。架着那探子走進來。那探子業已垂首搭腦。一絲兩氣。腿跨之間。衣服都破。連連喘息。只管要翻白眼。姜瓖見此光景。急得跺脚。急命左右。飛取湯水。並定神藥。給他灌下。便命他跌坐於地。少時那探子悠悠氣轉。先哇的聲吐出口稠痰。然後張目拍地。急報道。現在滎河岸我軍潰降。武將軍死於亂軍中。王輔臣被敵擒後。不知底細。八王子大兵距此。只好二十餘里。火速便到。這句話不打緊。雲姑先嚶嚶一聲。登時兩顴簇紅。眉飛殺氣。兩隻蠻靴。踩的地答答山響。姜瓖反張了大口。面有笑容。只噪道。你說的甚麼。原來已嚇昏咧。一時間帳內外人。都無人色。正這當兒。只見姜瓖擠擠眼。哈哈一笑。就勢兒縮跌座下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八王子擒敵打虎溝 黑雲軍渡險瓦口寨

且說左右親弁見總鎮嚇昏。連忙救甦。便重問探子詳細。原來八王子自那日逃脫後。又連敗幾陣。清兵人人膽落。便望着黃驃馬爭先逃命。直退却十餘里。方收集營衆。一看那地勢。川原交錯。林木稠密。問知土人地名打虎溝。當年晉文公大將魏犢曾擒雙虎於此。八王子策馬週巡。只見離溝十餘里。有一處大家別墅。墅外林木延接。十分荒落。這當兒鎖閉已久。裏面空落落甚可伏兵。八王子沈思良久。忽得一計。不由欣然走轉。暗暗分派停當。次日輔臣橫戟躍馬。直逼營前搗戰。八王子佯爲不理。但遣裨將等與輔臣厮混。不消說一個個丟盔卸甲。正在戰鼓如雷。大戰方酣。只聽清營中喧譁不止。輔臣百忙中一望。便見敵人陣角漸漸移動。倏然一騎斜刺裏飛出。馬上

那人正是八王子。率領數名驍騎。便要搶輔臣陣後。方電也似繞出一里餘。輔臣大喝道。那裏走。畫戟一盪。敵人辟易數步。縱馬趕去。八王子回馬。繞已營而走。數驍騎奮勇齊上。輔臣戟光到處。沖過去。再瞧八王子。已單騎倉皇落荒飛走。輔臣暗喜道。合當這廝命盡。於是緊緊一趕。八個馬蹄。便如翻蓋撒鉞。頃刻間離陣前有八九里。便見林木綿延。徑路稍狹。八王子沒命價跑。只穿林回顧倉皇。那情形甚是着急。忽的馬蹄一蹶。竟將八王子滾入一片探草中。那片草四圍延接。不見邊際。輔臣忽搶到。却已不見八王子。稍一躊躇。忽見一里外草頭起伏。飛潮似捲去。輔臣本是大行家。如何不懂竅。便知是飛行功夫。於是一直趕去。離那別墅半里餘。忽不見草頭晃動。輔臣大疑道。這廝一定伏在深草中。我且驚兔般驚起他再講。於是放馬馳

當心中計

驟良久。沒些動靜。輔臣焦燥道。看光景不在草內。若帶得火種時。便燒出他。豈不省事。一面沈吟。一面馬到墅垣旁。忽見地下有件物兒。亮瑩瑩的。仔細一望。却是支敲火鏹。還掛着一柄小刀兒。黃絨繩繫就十分華貴。輔臣猛見。登時大喜。暗道。原來這斷藏在墅內。你道輔臣如何覺得。原來清人習尚。凡貴族大臣。都佩火鏹小刀等物。以見他滿洲割肉敲火部落舊俗。暗含着還有尙武之意。便是賞賚大典中。還有賞吃肉賜佩荷包等禮節。也都是這番意思了。當時輔臣遽喜之餘。不暇深慮。便忙忙下馬。提戟躍登垣頭。只見裏面空落落一片園場。壞亭頽榭。倒也深邃。還有些太湖石。嶙峋堆置。於是不暇細看。湧身便跳。只聽撲通一聲。八王子哈哈大笑。提佩劍早由空亭搶出。堆石兩旁。鈎索齊出。便鬧嚷嚷將輔臣揉頭獅子般。由陷坑搭出。

一足方上院。便轉過數名角觝力士。各捉手足。細縛停當。輔臣嗔目大叱道。王輔臣中州男子。誤遭奸謀。但有一死。却不須這般屈辱。俺八王子道。壯士莫燥。我們周旋時正多哩。這當兒豈後伏兵也。一齊都到。一聲號令。整隊便行。輔臣眼睜睜見人提戟帶黃驃馬。擁自己去了。這消息報知聯玉。全軍奪氣。卽刻勉強支持。百忙中姜瓖前遣兩探。又被清兵捉殺。那後探到時。正當聯玉死掉。全軍潰散投降。正亂得一團糟。所以急急趕報。幾乎跑煞。當時姜瓖聽罷。惟有搓手。雲姑急進道。那敵人進兵來路。雖有離城十里羊舌堡。兩營扼守。恐勢孤不保。惟今之計。急須添人助守。莫待敵人兵臨城下。正說之間。王進朝匆匆入見。所陳意見。正同雲姑。姜瓖這時手忙脚亂。一面遣兵將赴羊舌堡。一面飭進朝秉貞嚴備城守。驚匆匆鬧到半夜。那天光

朝歸結王進

沈晦的墨也相似。雲姑中心如焚。還只得提劍梭巡。少時大風頓起。走石飛沙。便如千軍萬馬。徹夜喧慄。此時大同城人心搖搖。一處處巷哭不絕。隨風飄墮。雲姑觸耳生悲。芳心無主。也不暇念輔臣。幾次巡至涵星樓。但聽姜瓖履聲徹夜不絕。好容易挨到天曉。風色少息。姜瓖方升帳議事。只見忽探報道。羊舌堡我軍不利。王進朝一戰死掉。刻下兩營將士已被包圍。姜瓖聽了。呆在座上。正這當兒。忽見兩個巡將直闖入帳。急稟道。快請總鎮登城。城北面塵頭漲天。距城五六里。不知何處軍馬。一言未盡。但聽城中角聲大作。左右飛報道。葛秉貞營探。探得昨夜五鼓時。崖口寨被敵將張勇冒險殺入。現已整軍待敵。便請總鎮登城指揮。姜瓖大驚。一迭聲便叫備馬。只得抖擻起老將威風。袍袖一擺。大踏步走出轅門。方要上馬。恰好雲姑聞信

事急矣



趕到。便仗劍護定他。帶領親弁擁上城來。這當兒守陣衆兵。正大家引領呆望。姜瓖急縱目。果見城北面塵頭越近。知定是張勇黑雲軍。不由嚇得面目失色。雲姑慨然道。總鎮莫慌。待俺去迎殺一陣。再作區處。一言未盡。城門開處。便有一彪人馬飛出。當頭一將橫槍躍馬。却是葛秉貞。大呼冲去。直奔塵頭起處。兩下裏都似風馳電掣。姜瓖方拂拭老眼。與親弁等指指點點。鼓勵城兵數語。只聽轟隆隆連聲火炮。遙望秉貞人馬都影綽綽捲入來塵中。頃刻埃氛漲天。夾着隱隱吶喊。但見旗幟馳走處。就如遠遠風帆一般。須臾兩下裏越捲越亂。化作一團殺氣。昏澄澄的捲入曉氣中。這裏還分得清。這時姜瓖正在著忙。只見城西面塵頭又起。鼓聲大作。須臾兩騎探馬飛也似跑來。向城大叫道。快些準備。八王子大兵到咧。語聲方絕。便又見城

寫張勇聲  
勢百倍

北面秉貞人馬。忽的回頭一捲。登時七零八落。鋪地亂跑。後面敵軍潮水似直洩下來。姜瓖正慌作一團。便見數十騎擁着秉貞。伏鞍跑來。左脇上斜中一箭。長鏃盡沒。後面黑雲軍只相隔半里餘。一片馬蹄聲。便如萬鼓齊震。隊後面黑纛翻飛捲舞。早現出個大大張字。喊聲起處。秉貞數騎冲過。直至城下。雲姑看得分明。只見秉貞渾身浴血。還向城大呼道。接戰接戰。搶攘之間。飛馬闖過弔橋。城兵一聲喊。剛剛拽起弔橋。只見敵軍中一將。鎧甲純黑。跨一匹青駝馬。由衆兵中直衝趕來。拽滿弓颼的一箭。正中秉貞脊背。大呼道。賊將休走。認得俺張勇麼。說罷一舉掛刀。向後一招。黑雲軍一擁齊上。雲姑大怒。忙拽弓拈彈。覷準張勇頭額。一彈打去。只聽拍一聲。黑雲軍登時大亂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失守大同佳人濺血 棲身燕市壯士虛榮

且說雲姑一彈打去。張勇趕忙一低頭。恰好背後一個高條子馬兵搶到。老實實承受這彈。死在地下。張勇趁勢揮衆直上。城上這當兒火器砰訇。矢石如雨。張勇少却。便一面揮衆合圍。一面就平陽處安營紮寨。單是這路兵就有四萬人馬。軍幕星羅。將一座大同城圍得風雨不透。原來這時八王子已進兵距城五里之外。知得張勇奇兵將要收功。便不欲迫近多殺。更且暗含着給孟喬芳個面子。總算有經略大將的器度。那知這一來。却伏下自己禍胎。此是後話。慢表。且說當時姜瓖慌忙忙回得鎮署。須臾人報葛秉貞傷重殞命。急得姜瓖一籌莫展。又知得八王子大軍都到。料知事壞。幾次價接到清兵諭降檄文。他只躊躇不決。混戰兩日。親弁等死亡略盡。雲姑出戰兩

預爲後文  
贅拜進讞  
賜死張本

次。究竟是女人家。不宜長鎗大戟的陣仗。其餘左右翼領將。只料理城守還來不及。更不用說接戰咧。姜瓖這時方曉得朝廷勢大。一日登城一望。浩歎而回。便召集士卒。慨然道。俺因一念之差。爲衛登芳所誤。事已至此。多傷士卒何益。但我初降本朝。已是一誤。今再覩然面縛。何以爲人。待我死後。汝等卽行投戈便了。衆親兵聽了。都大半不能仰視。姜瓖又望雲姑還。你本領還可出險。快些去罷。雲姑冷然道。總鎮此語有失。俺雖女子。便不能說國士之報。只是丈夫被虜。料難得生。天地雖大。恐沒俺苟生之路哩。說罷玉齒粲然。十分從容。正說之間。只聽城外炮火如雷。百道並攻。原來張勇見姜瓖畧無降意。所以又急攻起來。這時滿城人神嚎鬼哭。一陣陣送入姜瓖耳中。須臾東城角上。熊熊火起。呼號徹天。姜瓖急看士卒。已紛紛暫散。雲姑

歸結姜瓖

甄雲姑只  
落得如此  
收場誰之  
過歟

急進道。總鎮莫要遲疑。待俺領親軍突圍出險如何。姜瓖大笑道。不須得咧。說罷。奮然站起。叱親兵搬取柴薪。大擻步便登涵星樓。這時只賸得十餘親兵。還正猶疑不忍。雲姑喝道。快如總鎮之命。都隨我來。於是蓮步飄忽。如飛登樓。只見姜瓖已危坐於榻。閉目無語。雲姑拜道。待俺來服事總鎮。說罷。跑下樓。便叱親兵舉火。頃刻間。烈焰冲天。直上雲霄。十餘親兵無不跳躑大哭。便見雲姑花容慘變。厲聲大叫道。丈夫你須知得。今日俺甄雲姑。不負你所託哩。說罷。一聳身。翩然躍起。便如火鶻般。直投火中。十餘親兵大叫道。夫人慢走。俺等便來也。說罷。向火紛紛便跳。這當兒。全城陷落。街坊正大殺大斫。及至張勇前鋒冲入鎮署。那座涵星樓業已梁塌柱折。平堆下如火。燄山一般。咧。却是其中多了兩具美人名將的灰骨。說來甚是可歎。至

隨筆收煞  
一絲不漏

於當時商民塗炭之慘。不必須表。且說八王子既聞捷報。轉按兵不進。次日總督孟喬芳。親領衛隊。由聞喜馳至。並取得郭中傑料楚材。白成功的首級。兩下會軍。張勇具橐鞭。整隊迎入。具稟姜瓖自焚情形。八王子研問俘將。都無異辭。於是大喜。便同總督會銜。先報上捷書。然後休軍三日。大犒敘賞。即日班師回京。這裏收束一切。自有孟喬芳辦理不表。那知這休軍三日中。却苦壞了個王輔臣。原來輔臣被捉後。甚蒙八王子殊禮相待。輔臣涉世未深。乍見八王子這等氣象。覺比那姜瓖又濶大的多咧。於是。不知不覺。便暗暗的軟化下來。八王子甚喜。立授他爲王府侍衛之職。賜予甚厚。當時輔臣叩謝如禮。八王子笑道。倘那日你馬足不駐。將我如何呢。輔臣沉吟道。侍衛不敢說。那時若沒人阻馬。恐不止取得王爺金鞭哩。八王子聽了。撫

掌大笑。問知輔臣駐馬所以。不由悚然道。原來世間有如此能人。這  
個瞽先生見解倒高超的很。於是越法器重輔臣。既提兵入城。輔臣  
百忙中早知雲姑死節之耗。那兩點英雄淚。不由汨汨而下。便索性  
放下一切。更不復去看視自己私寓。只就涵星樓焦土旁。垂涕良久。  
便有守署老役。細說姜瓖並雲姑自焚情形。輔臣聽得越法感痛。當  
夜晚間。便稟明八王子自備私祭。就焦土旁哭拜一番。大家見了。無  
不感歎。那知張勇知得甚不爲然。次日會着輔臣。竟將眼角一瞟。臉  
子腆得老高。你想輔臣這般憤氣。如何按捺得下。當時只作不知。匆  
匆撞來。張勇忙要閃。早砰的撞着肩頭。便如兩座山一般。忽然對峙。  
張勇握拳道。噫。王侍衛麼。輔臣喝道。侍衛是不错。俺還叫馬鶴子哩。  
張勇大怒道。你這死囚。輔臣大跳道。俺是死囚。難道你沒找料楚材。

的門路麼。說罷拳脚齊上。兩人登時大展神威。打了個山搖地動。虧得別將死拉活扯。方各大罵而散。八王子知道。倒將張勇申斥幾句。便是八王子入城。這日忽接到京中一封秘函。却是當朝權相鰲拜的私書。是囑託八王子成功之後。敘保他幾個私人。你道這鰲拜是甚麼人。他是滿洲勳爵世家。其爲人陰狠機變。善能迎合主意。便如唐朝李林甫似的脚色。當順治皇帝親政之初。他便大權獨攬。真個勢燄薰天。炙手可熱。當時滿朝文武。並各省封疆大吏。沒一個不恭維他。便如洪承疇這等脚色。都須要他歡喜。外至三藩諸王。也都暗暗時獻殷勤。當時八王子軍務匆匆。見書之後。偶然忘掉。及至凱旋動程。方纔想起。那敘獎的奏摺。早已發得去咧。八王子自恃根基。也沒在意。不幾日大軍到京。十分風光。八王子面聖畢。自然溫諭有加。

爲逗起下  
文洪承疇  
並三藩伏  
線



寵錫稠疊。府前車馬紛紛。賀客絡繹。登時間闕動都城。却是京都人眼孔大。好奇心勝。像八王子這等榮耀。是司空見慣。還不怎的。獨有馬鷓子。勇武大名。大家佩服的。了不得。爭思一見。至於京營中滿洲壯士。更如蒼蠅逐血一般。但提起馬鷓子三字。無不一拍大腿。立豎一指道。你瞧名不虛傳。真有人家的。所以輔臣每出。無不夾道聳觀。真是名震京師。過了半月光景。竟鬧的名達御聽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輔臣得到京師。又換了一番境界。所見所聞。無非繁華靡麗。並仕途奔走之事。八王子那裏。又是要津。見各方面餽遺賄賂。動不動便是千萬。方知世界上富貴場。甚是有趣。不知不覺將一片悲歌慷慨之意。漸漸消滅。他本聰明絕世。人情入眼便透。不消兩月光景。已拉攏結納如京油子一般。奉職之暇。無非縱酒燕市。命儔嘯侶。倘佯於

秦樓楚館之間。早將當年嵩山學藝一片心。拋在腦後。過得數月。到也十分自在。不想青天霹靂。八王子忽的大觸聖怒。得罪賜死。當時開國皇帝喜怒不測。這等事兒。常常有之。至於八王子賜死之由。却因鰲拜挾恨。進了譖言。說他勝兵臨城。還按着不進。怠慢軍務。事非正文。不必細表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充賤役榮枯嗟無定 承天眷富貴自有時

且說八王子得禍之後。真個樹倒猢猻散。衆姬妾各從所適。自不必說。惟有府中各官屬。還須縲紲待命。輔臣一般。價被拘起來。既至罪定。却將他沒入身者庫。去充賤役。在裏面便作氣力活兒。如現今的罰苦力一般。於是輔臣又換了一番境界。一般的短衣蓬頭。逐隊工作。每日價三餐老米飯。一枕黑甜鄉。銷磨歲月。有時遇主管人不高

興。還須挨頓臭罵。再不然便嘴巴拳頭窩心脚。吃一通兒。這時輔臣方又想起當年寂寞。甚是有味。虧得他忍耐性增。只強勉強去。過得數月。適逢深秋天氣。苦雨連綿。京中街坊泥濘。本是有名的人。有句口號。是無風三尺土。微雨一街泥。這時庫門外通似一街泥粥。主管見了。便命輔臣等數人挑挖擔運。輔臣無奈。只得勒褲至膝。光脚下。去。便拖泥帶水。幹了半晌。天色將晚。還有一大段泥。不曾清爽。這時飢腹雷鳴。一件短衫。細雨漬透。浸得脊梁骨冷氣颼颼。輔臣正在懊喪。只聽火伴拍手大笑。連忙一望。却是一打掛瞎先兒。一脚踏入滑泥。仰巴叉栽倒。方在那裏泥母猪般。只是怪叫。衆人扶起他。牽到乾道上方。摸索索走去。輔臣猛見。不由想起瞽先生。無限前塵。頓然鈎起。便一聲長歎。楞怔怔站在那裏。正這當兒。忽覺背上拍的一掌。忽

是語扼要  
是全書正  
旨此警先  
生諸人所  
以深惜輔  
臣不歸隱  
派也

回頭却是主管。穿着雨衣雨靴。一手把了個鼻煙壺兒。瞪起兩隻大牛眼。喝道。你不作工。暇逸的是甚麼。輔臣不由氣憤道。您別這般說。騎驢的不知趕脚苦。您看這街泥那裏去了。主管怒道。你這厮還敢強嘴。入娘的……一言未盡。但見輔臣濃眉剔起。目光如火。衆火伴這時連忙擁上。向主管打恭作揖。方勤得去了。一瞧輔臣。還山也似呆立握拳。大家便道。王哥將就些罷。在人簷宇下。焉敢不低頭。人要得自在。除非是沒有管兒。輔臣聽了。越法想起瞽先生招勸之意。當時只微微冷笑。胡亂工作罷。已交初鼓。合火伴們走到飯房。草草一飽。當即各散。輔臣回到己室。枯坐在白木草榻。只聽得細雨敲窗。十分蕭颯。案上一盞瓦燈。熒熒欲滅。也沒心情去撥他。那會子一股憤氣。只是按捺不下。暗想好沒來由。俺王輔臣堂堂男子。竟被那鳥主

却想得到  
做不到了

管狗也似的人。辱及所生。俺要跑掉。一百個也去了。就只爲還望遭際。未能擺脫。今忍無可忍。只好從瞽先生的話。就隱派中討個安身立命罷。却是這鳥主管須放他不得。想罷一望壁上短劍。因天氣尚早。便且臥息。那知勞乏一日。不由神思困倦。恍惚中還如在大同時。一般的炮火連天。殺聲動地。自己指揮料理。也不曉得鬧的是甚麼。忽見有人急報道。大事已壞。總鎮快些躲避。輔臣驚道。那個是總鎮。一言未盡。只聽檐頭刷一聲如飛鳥翻墮。却是一婦人。衣帶飄舞。含笑而入。嬌喚道。別來無恙。人須要立定脚跟方好。人生幾何。禁不得常反覆的。輔臣急望那婦人。高髻蠻靴。神光四射。正是他妻子雲姑。不由驚躍道。你原來不會死掉。一把撲去。只聽拍嗒一聲。隔壁火件大喊道。慢些神臆膊。打穿紙壁。又須去糊。輔臣睜眼爬起。方悟是夢。

引起平陽  
之亂

聽聽更鼓。業交二記。不由悚然汗下。呆坐良久。只管細尋夢境。便將放不過主管的念頭混掉。次日依然去逐隊工作。有一日主管放了半日假。輔臣悶久。便整理衣衫。入市訪友。不想那友人却沒在家。輔臣悶悶信步行去。剛轉過一條街坊。只見一騎馬飛也似跑來。上面一人。衣冠修潔。甚是面善。輔臣猛的想起。是鰲拜寵僕某人。從先在八王子府中見過的。那寵僕有五十多歲。甚是和氣。當時那馬跑發。顛得他屁股亂晃。眼看就收拾不住。輔臣忙搶近。一把帶穩。他纔跳下馬。一拭額汗。笑吟吟拱手道。謝謝你。老兄尊姓呵。輔臣拱手道。俺從前在八王子府中。曾識足下。俺便是馬鶴子王某人哩。寵僕聽了。直喜得跳了一跳。拭目道。好好。真巧極咧。俺主人正提起你。只愁沒處找去。今便有一場富貴送將來。輔臣驚訝道。難道你家相爺。要物

色俺。寵僕拖定輔。臣大笑道相。爺且提不在話下。比相爺大的多哩。此間非說話之所。且隨我來。鬧得輔臣驚疑不定。那寵僕便儘力讓輔臣上馬。輔臣如何肯。歸根兒寵僕拉馬。兩人步行到相府。輔臣抬頭一看。好一派潭潭氣象。真個是天上神仙府。人間宰相家。只見冠蓋塞途。直截斷半條巷。這當兒早有小僕等。給他寵僕接去馬。輔臣方要舉步。只聽鬨一聲。走過許多官員。向那寵僕牽衣拉手。滿臉堆笑。有的力大。便硬生生擠向前。撞得其餘人踉踉跄跄。其中有個佝僂老頭兒。百忙中擠不上。却繞向寵僕身後。拾起他後袍襟。去揮塵土。寵僕皺眉道。諸公且去安坐。相爺不久也要見客咧。說罷。率輔臣昂然直入。直到一處精雅小室。一迭聲喊備茶水。十分殷勤。鬧得輔臣局促不安。不由起謝道。辱承見招。便請見示緣故。寵僕哈哈一笑。

屏退小僕等。却拱手不離方寸。說出一席話來。輔臣聽罷。頓然喜溢眉宇。原來鰲相國前幾日便殿侍語。奏政之暇。君臣論起古今勇士。皇帝歎道。材武之士。國之干城。所以古傳祁父之詩。便是漢高帝大風歌。亦於猛士十分興歎。却是而今這樣人。稀有得很。朕聞都下盛傳有一勇士馬鶴子。不知此人。是否還在。像這等人。正合朕用哩。說罷。拊髀太息。鰲拜聽了。也恍惚記有此人。當時便順旨奏道。容奴才慢慢物色此人。於是回得相府。偶與寵僕談及此事。扯了一個澹也便忘掉。不想事有湊巧。那寵僕偶然入市。竟遇輔臣。當時輔臣遽喜之餘。向寵僕連連稱謝。寵僕道。得咧。咱們都是自己。還用得着客氣麼。說話之間。衆官皆散。寵僕便趁空引輔臣入謁鰲相。鰲相大悅。便命輔臣。明早隨同覲見天顏。仍由寵僕引出相府。輔臣乍膺殊遇。直



走過兩條街。方纔神致少定。剛到身者庫門前。劈頭遇着兩個火件。只管端相他面孔。却笑道。王老哥吃酒。却是被窩裏放屁。慣吃獨食。就不携帶攜帶俺們。輔臣笑道。那個吃酒。一火件道。你還嘴硬。你看你滿面紅光。都成了關老爺臉兒咧。那個火件道。說是說。笑是笑。正經的那主管狗娘養的。方纔鹹鹹淡淡發落了一大套。看光景要尋你晦氣哩。輔臣大笑道。且自由他。有本事叫他快來使。不然怕來不及咧。說罷走入。果聽得主管在屋內。貓聲狗氣的胡罵。一見輔臣大跳道。讓你自己說。下的去麼。半日假。便逛到這當兒。你有甚麼高親貴友。放不過你。便喫得張紅臉兒。老實說。你這等向我甩大鞋。鬧裂拉腔兒。就有點使不得。輔臣故意囁嚅道。不瞞主管說。俺有個朋友。在鰲相府內當點差使。今天偶遇着。却被他拉入相府。談了一會子。

一言未盡。只見那主管忽的大睡一口。一伸手指。直摳到輔臣臉上。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感戴皇恩御前供職 晉參經略內室傾談

寫輔臣得意到十二分。沈溺富貴之始。莫認作寫主管勢利。

且說那主管戟指輔臣。冷笑道。人要撒謊。也須有個邊沿。你這等瞞天大謊。只好去哄鄉下老。你就會有朋友在鰲相府麼。輔臣唏噓道。呵。那鰲相府也不在天上哩。主管怒道。你還要嘴。正亂着。恰好主管僕人來請吃晚飯。輔臣便趁勢溜回己室。一歪身臥在榻上。只覺一身飄飄然如駕雲霧。沈靜少久。方將今天這段奇遇。細細揣擬起來。又想到鰲相吩咐。明天須覲見天字第一號的人物。喜極之餘。反覺週身八下裏不得勁兒。越待合眼皮。越如棍隻的一般。但見那案上殘燈。燄由紅而紫。由紫而碧。末後竟縮的豆兒大。忽的拍刺一爆。

所志大  
不同其  
逐世利  
一正是  
映輔臣  
旁則嗜

何前倨  
恭若是  
後

結成個大花兒。顛巍巍鬼眼一般。便聽得隔壁火伴睡語道。明天咱們是東陽居的黃悶肉。鬧他一傢伙。人生一世。真不過吃喝頑樂。等鑽到土饅頭裏。便是蓋世英雄。也是一堆黃土哩。輔臣聽了。不由暗暗點頭。直至四鼓後。輔臣方朦朧睡去。恍惚中耳邊人語道。我說王某人氣象濶大。福態福相。果然被我說着咧。我便慢慢拍醒他來。他便一百個怪我。也說不得咧。這是御前差使。可耽擱的哩。說着便有一手輕輕拍來。輔臣睜眼一看。天光大亮。榻前站定主管。早笑吟連作大揖。沒口子稱賀道。呵。王老兄。直這等見外。有如此天大喜事。怎的不早說。也教兄弟多歡喜一夜。刻下鰲府總管已在客室相候。快請升罷。說罷。喝僕人端早點。打臉水。忙成一片。百忙中還要替輔臣披大衣。輔臣一面結束遜謝。一面道。不能罷。主管可聽仔細。那鰲

府總管準是尋俺麼。俺不會有朋友在相府哩。主管跳笑道。了不得。王兄再這般說。我便是個王八大蛋。咱哥兒們偶然鬧個俏皮科。還值得向心裏去麼。說罷。笑迷迷拖定輔臣。便到客室。自己却逼定鬼似的。站在一旁。那寵僕向輔臣道。相爺就要入朝。咱們快去罷。說罷起出。與輔臣各上鞍馬。鞭絲一漾。如飛而去。將個主管驚得點頭啞嘴不提。且說輔臣與匆匆到得府相。寵僕入稟。鰲相點頭道。如此便可入朝。卽命輔臣步行隨後。這時輔臣逐處留神。只見天街曉靜。宮樓氣佳。金闕觚稜。遙遙在望。好一片皇居壯麗。氣象萬千。不知不覺。身心肅然。只低頭疾趨。少時鰲相下馬。步入朝門。便命輔臣恭立門外。聽候宣召。自己却趨入朝房。耽擱良久。等百官早朝散班。他方趨入。就便殿獨對。俟皇帝垂問政事稍閒。他方從容奏道。前時皇上垂

皇恩初沐

問勇士馬鶴子王輔臣。此人已經覓到。現在朝門外待命。皇帝喜道。卿辦事倒是敏捷。說罷傳旨。命輔臣進見。須臾當值官帶進。匍匐殿外。那裏敢仰視。皇帝一望輔臣精神容貌。都是絕頂。便知是矯矯虎臣。名不虛傳。不由天顏大悅。略問出身履歷。十分太息道。這等人豈可辱在庫役。說罷親降天語。立授輔臣爲御前一等蝦。這蝦是個滿洲名兒。其實便侍衛之職。是甚時輔臣碰頭謝恩。仍跟鰲相出來。直到朝門外。方敢舒這口氣。謝鰲相提拔之惠。自不消說。從此輔臣又換了一番境界。每日價小心供職。在仕路中又增了許多閱歷。除在十丈軟紅中。馳逐結納外。便是燕市縱酒。徵歌選舞。漸漸成了個風流倜儻的英雄。却是那性子兒也漸漸縝密。許多長安中公卿遊俠。沒一個不歡喜他。過得年把。自在得很。那知人時氣來了。城牆都擋

不住偏逢這年。皇帝命洪承疇經略河南。這承疇本是明臣歸附。材略無雙。名播天下。更兼用兵如神。只就是臣節上差一點兒。所以皇帝有些信不及他的忠盡。於是宸心中擬定兩個人。跟侍他去。一來示殊禮寵遇。二來是暗暗監察於他。自古來梟雄猜忌之主。多有這番作用。那兩個人。一爲御前侍衛張大元。那一個便是王輔臣。詔命既下。輔臣不敢怠慢。便先去尋張大元。商量着進謁承疇。這大元本是世家子弟。在御前當着多年。這當兒又奉欽命。那裏將承疇看的眼裏。當時哈哈笑道。我看皇上是合老洪開頑笑。憑他腦顛兒。禁的住咱兄弟伺候他麼。王兄高興。便先去尋他談談。俺等他陛辭起程。當兒去望望他。就給他面子不小咧。輔臣聽了。不便再說。只好走回寓。具了公服職名。恭敬敬走去謁見承疇爲人。本是命世英雄。又飽

經憂患世故。當時不衫不履。正在內室中。合姬妾們圍棋消遣。一見輔臣職名。登時一迭聲便叫快請。衆姬妾便要迴避。承疇道。不須不須。這時輔臣。方在外室屏息恭候。便見一俊僕跑入道。經略命內室進見。輔臣聽了。十分聳異。只得曲曲灣灣。隨俊僕進去。歷過許多門闕。方到內室院落。只見沈沈簾幙。鴉雀無聲。兩廂中茜牕隱約。時聞釵釧相觸。那正室迴廊下。一架鸚鵡。便鼓翼喚道。客來咧。招得廊下侍僕都要笑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綠衣小鬟。跑出高揭珠簾。輔臣方趨躡登階。便見一人。禿了頭兒。大笑而出。生得七尺身裁。花白長鬚。兩隻三角眼。劍眉海口。一片精神。炯炯照人。正是那名滿天下的洪經略。輔臣忙趨進請安。經略哈腰道。不須拘禮。我們裏面細談。說罷。拖了輔臣笑道。我們此後倒可長聚些時了。說罷。挽輔臣走進。輔臣連

忙參略如禮。經略也半跪道。請請足下爲御前人。何須如此。說罷兩人站起。經略命輔臣坐在下首。輔臣悚讓良久。方用屁股尖坐了一點兒。這時左右奔走的。無非粉白黛綠。龍團香茗。流水價遞上。鬧得輔臣起坐不安。目視鼻觀。那旁桌兒上。依然有兩個美人圍棋。一個是澹粧嬌小多姿。那一個生得長身玉立。穿一身淺絳衣。高髻盤雲。十分豐艷。方一手拈子。戲點棋局。秋波漾漾。呆望輔臣。那淡粧的。却望局沉吟。輔臣不敢多看。連忙定神。先謝經略栽培之意。經略笑道。不須客氣。無非大家報效皇上。馳驅王事。又是皇上恤念老臣。命兩侍衛特地扶持。可是那位張侍衛呢。輔臣只得遮掩道。他一兩日也要來進謁。經略道。好好。那位尤其老練。說罷詞氣藹然。輔臣見了。不由佩服人家氣度。覺得從前八王子。也沒有這等冲淵。那茅包似的。



姜總鎮。更是破鞋子。提不起咧。方要敷衍幾句口事話。不想經略詞鋒。颯起。只詢他從前武功戰事。樂得老頭兒手舞足蹈。一會兒又詢他在都居住瑣瑣等事。便又似老婆兒一般。熨貼的了不得。便連圍棋美人兒。都聽得玉齒粲然。忘其所事。這時左右小鬟。已換過兩遍茶。經略忽笑道。足下雖賦鰥魚。也應討個身邊人。服事起居。你看老夫。偌大年紀。世情都淡。却還放不下這點子哩。輔臣忙道。這正是經略厚稟。福壽之徵。經略笑道。甚麼福壽。左不過不害臊罷了。一言未盡。只聽身後有人吃吃匿笑。也悄悄的道。不害臊。不害臊。經略暗詫。某麼人合我頑笑哇。回頭一望。不由大笑而起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結英豪寵賜月來姬 捉刺客巧逢金縷女

活畫出嬌  
態之狀

且說洪經略回頭一望。只見那絳衣美人。秋波縈轉。注定輔臣。纖手拈了一把子。只管亂掉。那淡粧的却抿着嘴兒作鬼臉。將指劃腮。悄悄羞他。那絳衣美人省得了。不由紅雲簇頰。索性站起。就棋局一陣胡擄。於是經略大笑站起。携了輔臣道。這妮子却會廝賴。足下便去對一局何如。不久咱們到河南。就沒工夫暇逸咧。絳衣美人方要羞避。却被經略目止住。輔臣沒奈何。只得恭而且敬的與絳衣美人手談起來。這時篆烟微裊。鬢影衣香。輔臣當局神迷。小鬟等眉歡眼笑。經略且負手徐踱。時時與輔臣指點一二。少時枰上一角緊急。那絳衣美人見自己旗勢不佳。忽嚶嚶一聲。翩然推枰站起。輔臣一怔。當兒。他已蓮步細碎。跑入屏後。於是經略大笑。又與輔臣坐談一回。方命左右引輔臣出來。輔臣徐行回寓。恍惚若夢。望望日光。已將過午。

這是洪經  
略籠絡輔  
臣之手段

方解帶徜徉。暗服經略誠坦之度。忽聞門外似有輿馬喧動。須臾侍僕入報道。經略特賜主人美人一名。刻下軟輿已到。輔臣猛聽十分驚喜。忙迎出一望。那絳衣美人早輕盈盈走進中庭。一見輔臣納頭便拜。隨來僕人也便叩頭道喜。倒鬧得輔臣十分惶愧。當時便道。俺承經略如此厚待。便當趨謝。僕人道。經略有命。不須謝得。但取侍衛職名回報就是。於是輔臣命美人入室。自就客室茶欵來。僕方周旋得兩句。又聽得寓門首車聲麟麟。須臾侍僕進報道。經略特賜美人衣裝奩具。現已發到。輔臣越法惶愧。方要向來僕說話。只見數名健役。早吆吆喝喝。將許多箱篋。搬將進來。亂嘈嘈堆積庭中。光輝奪目。輔臣這陣感悅不可言喻。蹀躞之間。來僕起身告辭。輔臣忙交過職名。直送至門首方回。但一面命侍僕安置箱篋。一面徐步入室。那美

人早嫣然一笑。遞上茶來。輔臣這當兒將他飽飽一看。真有傾國之色。不由大喜過望。問知美人姓謝。便給他取名月來。當時月來侍酒之後。自有一番美滿風光。不必細表。於是輔臣這條獐龍。被經略一索拴住。次日輔臣忙去謝惠。經略笑道。英雄美人。合是眷屬。老夫雖無狀。還怕他笑我尸居餘氣哩。輔臣連連遜謝。及至辭出半路上。却遇張大元。問知輔臣由經略處來。便道。我探得他陛辭在卽。今天我也去走走。說罷各散。次日輔臣方纔起身。大元忽氣憤憤的走來。走進客室。劈頭脫下大帽。拍的聲向桌上一擲。恨道。這鳥前程不幹了。也不要緊。輔臣驚道。張兄爲何生氣。大元跳起道。告訴你不得。昨天我去見經略。直候了半日。險些兒餓癟肚皮。歸根兒鬧了道乏兩字。給乾出來。咱們伺候皇上罷了。誰是他的奴才麼。輔臣勸道。張兄莫

怪我說。你若早些日去。一百個經略也見着咧。這時經略出京在即。自然公事紛紛。他爲人甚是和易。沒有怪脾氣。張兄今天再去。一定見着的。大元眯着眼沉吟一回。只得戴上大帽。匆匆而去。這時輔臣一面檢點行裝。一面在京安置月來。也忙得一團糟。過了兩天。方晤大元。一叩他進謁情形。大元掉頭道。左右是見着就得咧。正經的皇上既派咱們跟隨他。咱也須敷衍他個面子。現在他起程在即。咱們便撥向他府中如何。輔臣道。對對就是這樣。過了兩天。張王兩侍衛果然次第都到經略府。一般的出入隨侍。到得經略出京之日。百官餞送。那一番威武風光。好不濶綽。都門外笳鼓喧天。旌旗照野。須臾禮節都畢。張王兩侍衛嚴裝跨馬。簇擁了經略行輿。炮聲起處。大纛一舉。人馬滔滔而去。輔臣馬上願盼。暗想道。大丈夫生世。定當如此。

偷眼一望輿中。經略正執卷流覽。再瞧那張大元。却離輿老遠。只管合別將們並轡笑語。舒適得很。輔臣都不管他。只小心伺候經略。走了幾站。凡經略起居使令。但一動念。輔臣便知。每日價不離左右。有時行經險窄道路。經略易輿而騎。輔臣必下馬執轡。健步如飛。往往馳走四五十里。及至到站歇馬。還躬執廝僕之役。那張大元却大不相同。只管槪頭槪腦。經略等閒也不敢使令他。一日行經某處。本地官餽獻經略名酒十罇。經略見親弁等辛苦。便賜下一半。給他們解乏。偶一忽略。却沒另提出張大元。便是這晚。經略正在室中觀書。便聽得張大元在親弁室中大嚷道。幹鳥麼。俺至不濟。也是駕前人員。你當是你經略的家奴麼。好大膽的混帳東西。你竟敢讓俺同你們喫酒。說罷牽籐攀葛。越嚷越起勁。便聽有親弁悄勸道。得咧。我的張

大爺。這酒乃是經略見賜。便是俺的敬意咧。您高興。賞個臉。不高興便罷。還值得氣得雷禿子般怎的。說罷大家一陣悄悄話。想是將大元勸走。經略聽了。反覺好笑。待了一霎。又聽得酬酢聲動。笑語欸洽。隱似有輔臣語音。這時經略正有些倦悶。於是悄悄走出。留神聽去。一親弁笑道。王老爺。您不怕俺這酒沾污你嘴麼。輔臣忙笑道。得咧。俺那位張大哥。就是那種掂斤播兩的性兒。總覺他值的多。動不動便說駕前人。不知伺候經略。正是報效皇上。今說句粗方比。經略是朝廷柱石。咱大家將這柱石扶持的穩穩的。豈不是報效皇上。便是皇上派俺們來也是此意。俺張大哥。却看擰了題咧。只管自家奴才長奴才短的胡吵。不但輕視經略。失朝廷用人之意。便是自家身分也未免貶低。更再說句痛快話。像經略這等人物。便是在他手下當

一席話面  
面俱到

奴才。且是令人心滿意得哩。諸位不信。但看俺王輔臣。此後便叫俺去作提鎮大員。俺還不願去哩。這一席話。八面都到。直鑽入經略耳中。好不自在。從此越法深愛輔臣。不幾日行抵河南。經略便着手調兵遣將。勦征各處。這時河南羣盜。如劉洪起。袁時中。一輩人。早已過了風頭。死亡殆盡。其餘遺孽。並各處後起之盜。本沒有甚麼大氣脈。况以經略威名。真是先聲奪人。大軍所到。無不望風潰降。這當兒大元輔臣。儘也頗着勞績。一日大軍分隊入林慮山。深剿賊穴。當晚經略正在行帳內。秉燭披覽文件。輔臣方用銅盤端得一碗茶。由帳外走來。忽見一虬髯黃衣袴的大漢。正翹了脚。扒帳縫內望。脊背一晃。便見刀光閃閃。輔臣大驚。一個箭步躡去。先舉杯碗打去。却好那漢聽得響動。一回頭。唳嚟聲。正中面門。碗碎茶流。鬧得熱血淋漓。大漢



吼一聲拔刀斫進。輔臣銅盤起處。早已格開。一挫身竟取敵人中路。手勢便如風雨般急。那大漢愣怔怔。但是瞎斫。少時輔臣喝聲著。一足飛起。大漢應聲跌倒。方要扎掙。輔臣一盤削去。吡喇聲斫斷膝蓋。輔臣方要大呼。只聽背後颯的一聲。便是個金刀劈風好輔臣。真是慣家。就勢兒翻手一盤。只聽啞一聲。敵人喝道。不是你。便是我。說罷。刀勢翻飛。直裹上來。穿一身皂衣。身段脚步。甚是伶俐。輔臣匆忙中。展開手段。那敵人真不含糊。竟支持良久。方跳出圈。飛身要跑。却被輔臣攔後腰。抱捉跌倒。拍的聲。踹下一脚。敵人忽嬌喚道。呵。我的媽呀。就這聲裏。帳外衆衛兵。火燎高舉。如飛而至。當時將兩賊綑縛。停當。仔細一望。却是一男一女。那大漢獐惡不堪。那女子只有二十四五歲。一張俏臉。且是俊秀。被踹的裂了小嘴。只是啣呵。輔臣猛見。

覺得面善。稍一沉吟。忽驚道。你不是俞大娘侍兒金縷麼。女子聽了。秋波凝注。也失聲道。原來是張爺。快救救俺罷。俺到得山寨中。只得三五日。便被人派將來刺經略。究竟這經略或圓或扁。是個甚麼稀罕兒。俺一概不懂。衆衛兵忙喝道。禁聲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。莽態似提刀搶到。不容分說。向女子當頭便斫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六回 定雲南洪經略奏功 鎮曲靖王輔臣專閫

且說衆衛兵驚忙中攔住來人。一看却是張大元。方睡得腫眉塌眼。有的便回頭匿笑。有的便道。這死虎却不勞尊駕來打。且請經略發落。是正經。於是輔臣先入帳回明。給經略道驚。然後出帳分咐道。帶進來。衆兵一聲諾。長刀交投。早將兩盜擁進。那金縷一望經略。却是

個布衣樸素的老頭兒。不由嚷道：你們別捉弄俺那經略。至不濟。不像關爺。也像岳爺。如何却像土地老兒。左右忙喝道：悄沒聲的。金縷更不害怕。水零零兩眼。只管打量經略。却低頭咕嚕道：都是黃六子使促狹。讓俺來。却得罪這位老人家。說罷不待經略問。便一氣兒訴道：俺叫金縷。從先伺候過俞大娘。說着一望輔臣。又道：俞大娘被你這位張爺氣走後。俺便流落下來。在江湖中賣了兩年藝。也沒結果眼兒。便是前幾天。纔有人將俺引到林慮山寨黃六子處。他們說您的話。就不用題咧。說您是負國奸賊。又在新主手下。當大劊子手。大殺遺民百姓。熬得頂子紅到家。心也黑透底。咱們都是明朝的搶哥兒。你若能取到洪老頭的腦袋瓜。怕不千載留名麼。俺就上了他們這大當咧。今話既說明。你老人家也沒掉根毛兒。可沒有俺的事咧。

金縷慙慙  
可掬却爲  
下文伏線

黃七倒也  
是好漢

快放了俺去罷。這繩子勒的人生痛。您不信。俺這手腕上。勒進條溝去咧。說罷蓮步細碎。竟湊向經略座前。左右要笑不敢。連忙攔住他。經略却毫無怒容。只命他退後。忽的霜威凜然。喝問那大漢道。你這厮怎說。那大漢昂然道。咱老子便是黃七爺。俺哥子合你勢不兩立。今行刺不成。不必多話。給你顆腦袋。就是。經略怒道。鼠輩安敢如此。說罷袖兒略擺。左右虎狼似將黃七推出。須臾獻首帳前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咕咚一聲。金縷驚跌在地。趁勢兒膝行而前。一把抱住輔臣的腿。再也不放。便如花枝經風。抖顫不止。於是經略含笑。屏退左右。便命輔臣提將他上來。端相他面孔良久。笑道。此女骨相端正。確非積匪。因將他所述俞大娘等語。詰問輔臣一遍。便笑道。金縷。你如能洗心革面。俺便將你賜與他如何。說罷一指輔臣。金縷大喜叩謝。輔臣

方要推辭。經略道：「如今用兵之際，武人內助，少不得這樣人的輔臣聽了，不敢再說。」當時與金縷解縛，引歸己帳。當夜反鬧的輔臣，在經略帳外秉燭達旦。次日張大元知得了，甚不服氣，只吵着經略偏向輔臣。這等有趣俏事兒，如何不照顧俺張老元衆人聽了，都各暗笑。恰好過了兩天，經略專弁入都，輔臣便命金縷隨行尋謝月來同居去了。這裏經略用兵兼旬，方將林慮山剿平，賊首黃六就縛。問起口供，自承遣人刺經略不虛。從此經略視輔臣便如左右手一般。這當兒，經略捷書屢上，沒一次不叙功與張王兩人。張大元越法得意，往往酒後大言道：「俺們從軍定亂，使出喫奶的力氣，不用提冲鋒陷陣，日曬風吹，便是活馬溺，也不知喝了多少。論理說不當題奏俺一處提鎮麼？」這口風兒吹入經略耳內，經略只付之一笑。一日從容對輔

臣道。現在各處頗有提鎮缺出。他等勞苦日久。甚令人過意不去。吾想將你提奏出。自領方面如何。輔臣懼然道。經略待輔臣便如子弟。輔臣情願一生服事。不願他去。說罷雙淚忽落。經略歎道。使我有子如王輔臣。一生願足矣。說罷不由起拊其背。從此輔臣越法勤慎。當差。經略肚內早暗暗定了計較。這時經略轉戰頻年。又拜七省經略之命。湖廣雲貴各地都在內。輔臣功績越高。自不消說。恰好夷陵地面。爲川湖間扼要之地。真個是番漢雜處。人情狡悍。經略見此處須大大的控制鎮壓。便上疎廷朝。題請設鎮。趁勢兒保薦了張大元。大元知得好不高興。便是左右人都暗詫經略。爲何忽厚待大元。那知經略正是爲輔臣地步。於是張大元興匆匆辭別經略。走馬上任。輔臣見了。通不理會。趁空兒却請假還京幾日。路經岳州。親拜舊主張

歸結張官兒

人亡物在  
安得不使  
輔臣傷心

夫人於堂下。原來那張官兒上年時病歿。咧。輔臣知得甚爲傷感。提起雲姑死節。夫人流淚道。往年我風聞此事。却沒處探你消息去。你這番可有功業可作了。正說之間。樊建業走來。越法蒼老許多。於是輔臣退出。合建業叙舊良久。建業仍是直檄檄的樣兒。輔臣道。樊兒隨我去如何。大小掙個前程。豈不甚好。建業嘻開嘴道。不忙哩。等你有衙門時。俺再去。說罷。起沽濁酒。與輔臣痛飲起來。三杯落肚。他不由想起雲姑。便道。那年你夫婦去的時光。只如昨日。如今只有你來咧。這句話不打緊。招得輔臣涕淚紛紛。一定要望望雲姑住室。建業沒奈何引他去。只見凝塵滿壁。玉人何處。只有壁上一條條掛麻痕。還是雲姑績麻舊迹。輔臣一見。不勝悽咽。便登時罷酒。合建業悽然而別。到得京中。見月來金縷相處甚好。因軍務倥傯。不敢多延。便忙

忙整頓歸鞭。回得經略大營。恰值大軍將發雲南。因這當兒。有明的遺臣故將。大半逃竄到那裏。潛茲號召。洪經略兵到。又會合了平西王吳藩三桂。兩下裏一搜勦。不消說滾湯潑老鼠。次第都平。輔臣威名也便大著。那平西王本是英雄名將。一雙眼好不認得人。當時甚愛輔臣。時時誇獎。無奈礙着洪經略。不好意思。價籠絡來引爲己助。却是暗暗的時有贈賞。這當兒。洪經略規畫軍事。又添設援剿五營。這五營所駐之地。都居扼要。惟有右營轄管雲南迤東地面。便駐在曲靖府。更爲緊要之所。這員總兵官兒。是不易人地相宜的。於是經略麾下。許多資深舊將。都仰了長賴兒。望這缺。那知經略早早悄悄兒題奏上去。既至朝命下來。不由都大家喪氣。原來簇新新一個右營總兵官。給了王輔臣。大家談起。方知經略先前題奏張大元。便是



反照後文  
輔臣善事  
吳藩張本

給輔臣開道兒。咧。當時輔臣無法推辭。便面謝經略。感激泣下。經略道。你的才調。足可獨當一面。我這裏軍務。不久也便收束。老夫拭目看你建功立業罷。輔臣聽了。不勝戀戀。當不得赴任有期。只得逐日價忙綠衣裝。並應交代等事。這時輔臣交結越廣。經略麾下衆朋友。不消說。便是吳藩部下新朋友。又添許多。逐日酬餞之繁。直忙過十來日。方稍靜下來。這日輔臣登程。拜別經略。經略又囑付許多說話。只見輔臣顏色。不勝悽惶。幾次舉步又止。經略倒笑道。人生離合有分。你便去就是。一言未盡。只見輔臣就經略室內。捫擋一番。經略見了。不由慨然泣下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七回

享富貴英雄溺世俗

招隱逸仙俠表深情

且說洪經略見輔臣自取箕帚。就室內掃除一過。方太息泣下。一望

輔臣已淚人兒一般。哽咽道。輔臣此去。如失慈父。雖欲終事經略。盡  
厮僕之職。怕不能夠了。說罷掩面出室。登程而去。鬧得經略心頭十  
分熱刺刺的。過了兩天。還對人歎念輔臣不置。便一面措置軍事。一  
面暗遣人綴行於輔臣之後。探他到曲靖後。怎的佈置。不斷的時時  
報聞。過得年把。知他措置有方。軍威甚好。並且極愛士卒。時常價道  
及經略之德。便唏噓不置。經略方纔放心來。這時雲南亂事。漸次  
都平。經略回朝有日。便致書輔臣道。

僕頻年戎馬。相士孔多。然屈指英爽醇謹。無如足下。今曲靖之鎮。  
聊展驥足。此後騰驤。指顧間事。今世賢傑。平西亦錚錚者。僕還朝  
後。便當接統君部。幸善事之。以期共濟皇路。餘事君自解了。無俟  
僕言。不盡縷縷。承疇白。

深溺世俗  
不可拔足  
矣

輔臣接到書。十分得意。便一面專人恭送經略。這當兒他手中頗積金貲。那餽獻之盛。自不必說。又一面將經略之書。傳示將佐。大家見了。自然諛讚一陣。有的便道。洪經略雖然恢宏濶大。却是比起平西王來。似乎還勝一籌。總鎮長才。此後越法可布展了。輔臣聽了。越法欣喜。這當兒月來金縷都已隨任。輔臣高興之下。便合他們曲室小宴。三杯落肚。不由左顧右盼。哈哈大笑道。人生萬事。莫非緣法。俺王輔臣落魄半生。不想還有今日。不但這身榮耀。出自經略。便是你兩個也都由經略見賜。却是如今他還朝了。說罷竟倚醉將金縷抱置膝頭。端相他嬌模樣。舉杯一飲而盡。金縷却愁愁的似笑非笑。只管發愣。輔臣笑道。你爲甚不快活。一定是經略去了。你有些戀。金縷嗔道。你沒的說。若這樣。俺月來姊。還是經略房中人哩。他爲何依然

可惜輔臣  
不聽金縷  
之言

笑婆兒似的。月來笑道。愁妃子。俺不像你。無端的啾啾唧唧。金縷道。你不曉得。俺方纔想經略已經還朝。咱們這當兒。也收拾收拾。走他娘的。左右官也作咧。金銀也有咧。甚麼世面。也都見過咧。還待怎的。將來便弄到經略分兒。不過頭早白些兒。趁這當兒。丟掉這裏。你道好麼。輔臣聽了。不由好笑。方待打趣他。只見左右進稟道。方纔府尊出斬盜囚。內中有個半瞎眼的老強盜。他就是總鎮的好友。定要見總鎮一面。然後就刑。府尊原不理他。一迭聲喝命速決。那知刑刀下去。啍嚓聲都捲了刃。他笑道。俺這顆乾癟頭。若非王總鎮來見俺。是弄不掉的。所以府尊特地相請。說罷遞上太守職名。輔臣聽了。心下大疑。登時喊命備馬。帶了數名護兵。直赴刑場。這當兒。太守駐轎場外。當時兩人各下轎馬。厮見過。太守劈頭道。真是奇怪事。這老盜

吳求者無  
求者

原非正兇。他不過入夥不久。給人家看看堆兒。把把風。兄弟原想開脫他。倒是他直替盜首認罪。甘心就死。方纔又鬧得奇怪。不過輔臣道。俺已聞得。他說是俺好友。可是那個呢。太守道。他自供名吳求。輔臣聽了。越法摸頭不着。剛合太守一脚踏進刑場。只見值役人等一陣大鬩。登時將個劊子手給捉住。便有值刑吏人。前稟道。那吳求等得不耐煩。忽然渾身一抖。綁扣俱斷。奪過劊子的刀來。竟自刎。劊子手嚇得只管叩頭。太守情知有異。喝命起去。自與輔臣走去看。那吳求可不哈蟆似爬在地上。面孔搶地。已死得停停當當。於是太守道。這厮既死掉。兇模兇樣。王兄不必看他。那知輔臣好奇心起。便命人翻轉囚尸。仔細一望。不由大驚道。怪怪。這是俺素識的非常劍俠瞽先生。他爲何竟至如此。一面說。一面不信起來。便灣下身。

從頭到脚。將囚尸撫摸一遍。覺得冰涼挺硬。再端相尸面。依然是瞽先生。鬧得輔臣。呆在那裏。良久方神復。便向太守略說瞽先生之爲人。大家歎異。輔臣却不勝悽惶。立命備上好棺木。將瞽先生掩埋了。回到鎮署。還是詫異不已。便是這晚。輔臣方秉燭悶坐。只聽得虛庭中飄風拂拂。忽的簾兒一啟。一人含笑而入道。別來無恙。王總鎮你快活極咧。還認得俺瞽先生麼。輔臣猛見。不由失聲絕叫。一把拖住。又分明是溫和生人手兒。瞽先生笑道。不須驚詫。俺不會死的。所以作此狡獪。亦數所當然。快拿酒來。待俺與吃杯別酒。還有要言奉告。說罷一搔囚首。直路上座。輔臣又驚又喜。不欲僕人來擾。自起取酒饌。兩人飲酒數盃。輔臣剛要述自己情形。瞽先生搖手道。俺俱知得。這般世味。料想你都領略了。卽此退步。正是火坑拔脚。你可有些意。



燭光一搖。庭樹葉墮。再覓瞽先生時。早已踪跡不見。次日輔臣向太守一說這事。開棺一看。那裏是甚麼囚尸。却是根明杖兒。這事兒播揚開。早驚動吳藩。他幕下劍客雖多。却没有這等出類拔萃的。趁輔臣來參謁。便詳問其事。越法重愛輔臣。當時禮貌有加。待輔臣便如子姪一般。凡有美衣美食。無不留賜輔臣。久而久之。藩府中內外人。並吳藩姬妾都曉得咧。有時互相嘲笑。便笑道。你待講吃講穿。可有人家王總兵那顆腦袋。偏搭王輔臣更會巴結。其趨承之法。一如待洪經略。不消年巴光景。將個吳藩恭維得無可無不。於是曲靖軍頭。甚是有聲。一時急進功名之士。無不爭趨麾下。輔臣待士濶大。人樂爲用。却是其中未免魚龍混雜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一日輔臣正在閒坐。只見左右傳進一角公文。輔臣一看。不由雙眉軒動。欲知後事如



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八回

恩叨金殿坐鎮平涼

禍起邊荒悲歌末路

且說輔臣一看公文。却是吳藩命他酌帶軍隊。會合各路將領去征剿烏撤匪亂。當時不敢怠慢。便酌帶麾下。尅日出發。到得集軍之所。各紮營寨。諸將會見了。各按平西所授方略進行。不消數月。匪亂將次肅清。這時諸將中除輔臣外。便是悍將馬一棍。合吳藩姪兒吳應期。一棍老將是氣力上掙的聲威。應期雖也精悍。未免因吳藩靠山。大家讓他一籌。一日馬一棍就本營盛設宴客。諸將咸集。長筵既列。大家且就旁廳。品茗談笑。少時一棍盛服而出。他生得本高大魁偉。一張鍋底臉。趁着絡腮鬚。兩隻眼睛。賽是銅鈴。穿一身淺黃衣。皮帶皮靴。據在那裏。玄壇爺一般。比較着輔臣。越顯精俊。儻輔臣挨座。

却猴着一人。却是某營李總兵。此人本籍山東。綽號大槓頭。牛性不過。大家矚目。方互相高談。只見左右飛報道。固山吳爺到咧。原來吳應期方爲固山總兵。人稱爲小吳將軍。當時賓主起迎。早見應期楊袍而來。趨步從容。別有雅致。背後兩個俊僕。一色的錦衣花帽。大家都知是應期隨營侍妾。也不以爲異。於是大家厮見過。應期一眼望見輔臣。便趨進握手道。前些日王爺給小弟家諭。還道及老哥哩。輔臣方要遜謝。李總兵却揷嘴道。不錯不錯。衆人聽了。都各好笑。逡巡之間。大家又飲過一巡茶。即便開筵就坐。事有湊巧。輔臣應期正合李總兵坐在一搭兒。李總兵高起興來。一面東拉西扯。一面伸頸轉項。四筵亂望。如猴兒坐殿一般。一張屁股那肯安坐。於是鼓吹儻倅。觥籌交錯。大家都是武將加鋒。這場酒倒吃得豪爽快活。須臾酒過。

飯到。主人馬一棍叉起致不腆之辭。衆人謝酒罷。用飯各散。過得年把。忽然朝命特下。欽點王輔臣爲陝西平涼提督。這平涼爲邊地重鎮。局面濶大。是秦中著名肥缺。原來輔臣重金。早已徧賂朝端。俗語云。錢到公事辦。皇帝耳輪內。自然吹入王輔臣三字。所以響亮亮放個大炮。當時報至雲南。吳藩正在進膳。猛聞之下。不由投箸長歎道。這小子多少家私。便如此胡幹。他這筆錢化的不菲哩。及至輔臣來辭。入都覲見。吳藩相待越法厚摯。特贈二萬金以充路費。臨別之頃。吳藩執手泣下道。你到平涼後。千萬莫忘老夫。輔臣也不勝唏噓。慨然而別。便盡室北上。十分高興。不想在京一住半年。通沒人帶領覲見。原來輔臣賂金大半偏在內監等人。至於閣部九卿大臣等。他却不甚注意。因此禮兵二部互相推核頭車。一邊道提鎮引見。是兵部

溫諭有加  
喜何如之

事一邊道。事關儀制。當在禮部。如此一來。輔臣便沒結果眼兒咧。只好不哼不哈。隨衆常朝。一日皇上賜羣臣茶。恰好一內監素識輔臣。趁行茶至前。便悄悄寒溫了兩句。知他入都已久。過了兩天。恰好皇上燕居。忽想起輔臣。偶念誦道。怎的平涼提督。日久不來覲見。那內監趁勢跪奏道。皇上前天賜茶時。奴婢親見他在班行中。於是皇帝大悅。登時詔見。輔臣承命。悚惕而入。舞蹈畢。跪在殿前。真個精神出衆。對答音吐。有如洪鍾。皇上喜道。朕有虎臣如此。尙復何憂。說罷。面加溫諭。自有當值官引輔臣碰頭而出。鬧得諸大臣摸頭不著。暗地探聽聖恩隆沃。不時價有賞賜。輔臣每入對。語必移晷。於是大家互相揣測。或以爲是吳藩的力量。從此馬鷄子之名。越法大著。轉眼間時至隆冬。輔臣累拜貂狐之賜。不必細表。有一日皇上諭輔臣道。朕

冤家遇見  
對頭

何其巧合  
如是

意留你在朝。旦夕接見。無奈平涼是邊庭重地。非你去不可。昨天已命欽天監爲汝擇吉起程。輔臣聽了。但有磕頭謝恩。退回己寓。十分感激。次日方命月來等整備行裝。星夜赴任。那一路上風光烜赫。自不必說。抵任後。果然先聲奪人。坐鎮秦中。十分安謐。這時與輔臣齊名的。還有個河西總鎮張勇。原來張勇這時業已積功仕至這等分位。輔臣合他厮見了。自然心頭還有影綽綽舊事結兒。却是兩下裏都不道破。因此兩雄暗角。外邊人也微微聞得。不想事有湊巧。偏偏張勇數年前收一愛姬。你道是那個。便是當年氣走赤楓寨的俞大娘。這時聞得王輔臣。便是當日的張安。他如何不舊恨鈎起。偏搭着又知金縷在輔臣處。一日竟遣人風示金縷。要他來謁見。却被輔臣罵了個狗血噴頭。來人鼠竄而去。從此兩下越如火。這且慢表。如

今且說吳藩自鎮滇以來。久有不臣之心。整年價潛蓄勢力。久而久之。黨羽所被。遠及數省。朝廷知得了。便有人建削藩之議。詔吳藩還京。事兒是越擠越滋。吳藩年雖遲暮。雄心尚在。及至康熙癸丑之年。他便聯合煽動了耿尙二藩。反將起來。第一注意的進兵要路。便是陝西。因地勢爲天下之脊。北犯京師。必須此處得手。恰好輔臣是自己舊部。張勇亦向承禮遇。於是訪得輔臣舊友汪軍官。名士榮。付他秘札二函。一付輔臣。那一函便由輔臣轉交張勇。其中詞語。無非勸張王從亂。士榮楞怔怔。以爲是美差。便星夜費去。馳赴平涼。這時輔臣早料到這步棋。當時一見士榮名刺。便知就裏。於是大陳兵仗。自轅門直接鎖衙。密層層劍戟如林。將弁鵠立。司客傳呼之間。士榮已潤步而進。自以爲是個辯士脚色。纔進中門。便見輔臣岸幘出迎。搶

上前哈哈大笑道。今日甚好風。吹得故人到此。於是攜手入室。賓主落坐。這士榮本是粗人。不曉得看風頭。三言兩語罷。便將吳藩秘函兩封。雙手呈上。並道囑轉致張勇。輔臣看過給自己之函。只樂得手舞足蹈。點頭道。還是平西念舊。士榮咕起眼道。王哥你倒底怎樣。輔臣道。好好。這有甚說得。汪兄且就客館。俺自有道理。士榮這呆鳥。那知就理。當夜正睡在五更頭。忽的一聲喊起。被人一索細翻。推入囚車。登時起程北上。原來輔臣早分佈停當。令他心腹王吉貞。費逆書兩通。並解逆使士榮。連夜進京。士榮這時方知上了個惡當。不消說到得京師。喫了一副。皇上嘉獎輔臣。自不消說。這其間却惱了個張勇。既知這事。不由拍案大怒道。你便要作忠臣。露臉面。也應該知會我。一同遣人解逆使纔對。今瞞過我。獨自戲好兒。令朝廷加疑於

倉猝事變

我簡直是賣了我咧。俞大娘道。王輔臣那厮。是反覆無常。沒主心骨的。咱們且看他後來罷。於是張勇專留意輔臣動靜。不想過得年餘。吳藩兵勢越大。各省從逆的。不一而足。恰好這時朝廷所派經略某人。駐節平涼。輔臣部下諸將。早被吳藩的大元寶打動心。便暗地裏歃血定議。擁輔臣作亂。趁經略到來。便剋期起事。這夜輔臣微有風聞。方沈思弭亂之計。只聽各營中號炮連連。喊殺如雷。登時滿城中火光亘天。人馬大亂。輔臣大怒。方仗劍要下令備警。只見三五名心腹將弁。大呼仗劍直闖入內室。亂噪道。主帥不好。刻下各營嘩變。欲甘心主帥。其勢正銳。且避風頭要緊。說罷不容分說。將輔臣擁入一將營中。但聽得外面越法鍋滾豆爛。直殺到天明。方纔少靖。輔臣方要查問亂作之故。只見各營諸將。全幅嚴裝。魚貫而入。最怕人的是



早知今日  
悔不當初

當頭一將。拾定個血淋淋的首級。輔臣望見。不由暈絕於地。原來那首級正是某經略。當時諸將救甦輔臣。輔臣知反勢已成。惟有閉目長歎。沒奈何強起視事。這時諸將七言八語。你道先據這裏。我道先取那裏。只吵得輔臣發昏。輔臣且甚明地勢。知當疾取西安。無奈對頭張勇。虎也似雄據西半壁。輔臣若捲甲而東。他立時尾擊於後。因此便躊躇下來。日復一日。只在平涼一帶打旋渦。朝廷大兵早已四面雲集。這時新經略圖海。是有名宿將。麾下將佐。皆是健者。量輔臣螳臂之勢。如何當車。長圍既合。諸將弁兵馬損折大半。那一時殺戮之慘。一言未盡。輔臣困守孤城。數月之久。偶想起瞽先生招隱一番話。不由泣下沾襟。一日從容置酒。向月來金縷歎道。當年大同死節的。而今沒這樣人了。金縷聽了。只是憨笑。少時招月來起出。須臾人

報兩姨娘率領他姬五六人都自經而死。輔臣大驚。這當兒勢危萬分。圖經略竭力招降。輔臣只得面縛而出。於是平涼事平。圖經略便命輔臣隨營帶罪立功。轉戰經年。陝亂肅清。皇上這時方竭兵力對付吳藩。即時下詔。撤圖經略還朝。並召輔臣入京授職。更賜御翰道。平涼之變。諸亂弁脅汝。以不得不從。罪在衆人。朕特原汝。輔臣看罷。不由伏地大痛。一連三日。不進飲食。只將酒來。拚命痛飲。知圖經略起節有期。他忽的佯狂高歌。一日夜半起行室中。忽一聳身。躍上屋梁。自語道。憑俺本領一百個也去了。只是皇帝這道御札。真要人命。說着大歎道。算了。算了。翩然躍下。於是輔臣百事不問。日召左右人。關飲。所有心愛之物。隨手賞賜。一日。命司計吏取庫銀。分包作許多封。至多百金。少或數兩。一一標識。却留了二萬餘金。用印條封好。註

了簿籍。對左右親弁道。吾久爲提督。應有餘貲。留此正爲不累你等。說罷將諸人喚齊。分咐道。你等東西南北。隨我奔走。真辛苦得很。今我不由自己。將與你等長辭。且分將微物作個紀念罷。並且便須遠去。各謀生路。說罷隨其人之功績高下。各給銀一封。衆人聽了。都各痛哭。輔臣揮手道。速去速去。說罷步入室中。又命酒高歌起來。少時忽起拽拳脚。打了一套。自歎道。法暉長老。你弟子真辱沒煞人了。說罷兀坐下。捧起巨杯。一飲而盡。忽一眼望見承饌銀碗。重可二十餘兩。沉吟道。此物該給那個呢。恰好一篷頭小童。送上茶來。輔臣笑道。你在此幾年。娶過媳婦子麼。童子回道。不曾娶。輔臣道。好好。便給你此碗。去聘個媳婦子。小童喜得流水價叩謝。輔臣倒哈哈大笑。如此光景。過了兩天。輔臣一看門下左右。還有七八人。當夜輔臣遶室週

其語可憐  
其情可憫  
令人不忍  
卒讀

行。幾乎履穿。便命置酒。將七八人都叫來。大家不分上下。團團一坐。猜拳拇戰。直鬧到夜半。輔臣起視空庭。只見明星熒熒。風露浩然。徘徊良久。拂衣入室。泣對左右道。俺起身戎馬。重受聖恩。前受迫衆。將出於不義。卽皇上憐而生我。我何面目。再對朝廷。但是刀死藥死。皆有痕迹。將遺累經略督撫並汝等。我算計已就。待我大醉後。紙蒙我面。含冷水一噴。便與病死無異。汝等便以痰厥暴死。上聞就是。左右聽了。齊聲哭諫。輔臣大怒。登時要抽劍自刎。左右沒奈何。只得如命。更鼓四敲後。榻上早臥着個死奄奄的王輔臣。一代大俠。只因耽溺於功名富貴。便加此結果。咧。只可說是萬般皆是命了。當時聞者皆驚。暨圖經略還朝。怎的奏上。都不必細表。且說平涼城西。有一座虎墩山。地勢高敞。當年輔臣時。就山下操練兵士。圖經略聞輔臣死後。

可憐他是個武俠漢子。便命將輔臣遺蛻。葬在那裏。高塚巍然。暉映山色。倒成了小小古蹟。人憑弔而已。

